

目 录

- 引言 /1
- 两汉魏晋时期的典型战例 /1
 - ① 后将军平羌战湟中 /1
 - 老将出马，群羌惊心 /1
 - 主伐首恶，分化胁从 /5
 - 贵谋贱战，以全取胜 /8
 - ② 西海郡城攻守战 /10
 - 引诱献地，盲目建郡 /10
 - 程永弃城，窦况立功 /12
 - ③ 金城郡之争与唐翼谷之战 /14
 - 金城郡窦融破封何 /14
 - 唐翼谷马援巧破敌 /18
 - ④ 魏蜀争夺羌地之战 /22
 - 苏则、张既平河西 /22
 - 郭淮施计胜白土 /25
 - ⑤ 炽磐偷袭南凉城 /30
 - 施隆恩南凉释炽磐 /31
 - 忘恩义炽磐灭南凉 /33
- 有关吐谷浑、吐蕃的著名战事 /39
 - ① 树敦城、贺真城双双遭劫 /39
 - 为抢财宝，木杆出不义之兵 /39
 - 镇南轻敌，史宁施骄兵之计 /43
 - ② 覆袁川伏允金蝉脱壳 /46
 - 裴矩献谋，隋朝欲灭吐谷浑 /46

隋炀帝西巡，伏允逃出包围圈/48

③五路唐军大战吐谷浑/52

昏聩伏允，拘人启衅/52

李靖挂帅，出师西征/54

烧草逃命，分兵追击/56

④薛仁贵败绩大非川/61

吐蕃的兴盛与吐谷浑之亡国/61

唐军西征，名将挂帅/65

輜重失，马颠蹶，唐军惨遭失败/67

⑤哥舒翰强攻石堡城/70

石堡城巡礼/70

王忠嗣违令获罪/73

哥舒翰应命攻城/75

三天攻不下，提头来见/77

●宋、唃、金、夏之间的争夺战/81

①宗哥河畔唃廝囉巧败李元昊/81

唃廝囉建都青唐城/81

苏奴儿兵败耗牛城/84

李元昊诈和破坚城/86

暗移旗溺敌十八九/87

②元符年间宋军与河湟吐蕃的争夺战/89

王赡献谋西取湟中/89

瞎征无奈宗哥降宋/92

青唐吐蕃公然叛宋/93

王愍孤军死守湟州/94

种朴中伏战死一公/96

③崇宁年间宋军再次西进湟中/98

激战巴金城/98

强攻湟州城/100

会战葛陂汤/102

青唐城不战而下，高永年轻敌殒命/105

④祈安城结什角突围/107

庄浪族叛服无常/107

结什角探母遇害/109

●明清时期的主要战事/113

①李英率部征讨安定、曲先卫之战/113

战事来由/113

李英其人/115

战事经过及结果/116

②捏尔朵峡、康缠沟激战/119

何为“西海蒙古”/119

永邵卜把尔户部初败捏尔朵峡/122

西海蒙古再败康缠沟/125

③生擒却图汗的“血山之战”/128

教派纷争，各寻靠山/128

却图、顾实两汗争雄/130

交战湖滨，血染山红/132

④清军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战/134

心怀不满，悍然举兵/135

大军云集，诸川先平/137

长途追歼，易服逃命/140

⑤清军驱剿北迁藏族之战/142

占地不公，战端不息/142

沙卜浪族惨遭屠焚/144

长龄驱剿与那彦成整顿/147

●参考文献/151

引 言

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生活在青海省这7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信心百倍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当前，青海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各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前的青海，可以说是历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回顾历史，我们的先民远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这样幸运。打开历史画卷，我们在看到各个历史时段青海各族先民筚路蓝缕、开发建设、和睦相处画面的同时，也会看到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场面。

青海历史的一大特点是战事频繁剧烈，战争类型多样。许多朝代几乎连年发生战乱。战争的性质有历朝历代出于国家防务安全的需要，对周边民族或其他势力袭扰边疆地区的行为给予反击之战；有历代中央王朝平定地方叛乱之战；有各族受压迫群众被迫揭竿起义，统治阶级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之战；有民族或部落之间互相争夺地盘之战；有历代中央王朝征服边远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之战等等。历史上的许多战事的起因、发展过程比较复杂，往往一次战争却兼有上列多种类型的特点，或有的先属此类，后转化为彼类，情况各异。无论属于何类性质的战争，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

破坏。战争的结果，许多历尽艰辛积累起来的财富毁于一旦，无数百姓无家可归，大量生命财产死于兵燹(xi n)，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停顿或倒退境地。战争往往只给少数人带来好处，让广大的老百姓遭殃。所以老百姓害怕战争、厌恶战争、诅咒战争，他们爱好和平、希冀和平、追求和平。然而，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正义之战最终会给大多数人民群众带来好处，所以，又不能一概地反对战争。这本小册子所记述的就是青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主要战事。其中历代农民反封建压迫的战事因有专册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虽然我们不喜欢战争、不希望发生战争，但历史上的战争是客观存在的。透过这些战争，我们可以了解青海的历史。每一次的战争为什么发生？发动战争的一方想达到什么目的？战争的结果怎样？战争过程中双方使用了哪些谋略？它们在军事艺术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发生在青海的许多战事，不仅影响着青海地区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要了解历史，军事斗争的历史是回避不了的。

由于青海是历史上战争频发地区，自古流传下来的描写青海的诗中有不少是从军事方面着眼进行描述的。一代诗圣杜甫有诗云：“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柳中庸《凉州曲》中说“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王昌龄《从军行》中有“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句子。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有“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的诗

句。这些诗句传递给我们的是荒芜、凄凉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感觉。作为青海人，从感情上讲，我们宁愿听到赞美的诗句，也不愿意接受那种把自己的家园描绘得那样荒败萧瑟的诗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应当说，青海曾经确实如同上述诗句描写的那样荒芜、凄凉、令人毛骨悚然。但那是历史，那是过去。“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如此美好，广大人民群众告别了兵荒马乱，迎来了安宁祥和；告别了凄凉悲苦，迎来了繁荣幸福。这本《古战场巡礼》，又把我们带进历史，带进战争，带进兵荒马乱。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回顾历史，不害怕提起历史上的战争，不回避青海过去曾经有过的凄苦，通过回顾历史，更深切地体会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不畏强暴、勇于斗争、自强不息的品质是怎样锤炼出来的，从而懂得今天安宁祥和的得来是多么的不易，也从而更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热爱，加深对青海的热爱，增加建设美好家园的力量。

两汉魏晋时期的典型战例

一、后将军平羌战湟中

老将出马，群羌惊心

这里说的后将军指的是西汉名将赵充国。赵充国（前137～前52年），字翁孙，生于陇西郡上邽县（今甘肃天水），后迁居金城郡令居县（今甘肃永登县），年青时当过骑兵，因身强力壮，弓马娴熟，又家世清白，被选征为护卫皇帝的羽林兵。赵充国为人深沉、英勇，很有胆识，他从小爱慕将帅风度，刻苦钻研军事战略、用兵之法，尤其对四方少数民族的情况了如指掌。汉武帝在位时（前140～前87年），赵充国曾以假司马的身份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北击匈奴，返回途中，不慎被匈奴包围。汉军被围后，数日无粮可食，死伤日益严重。如果这样困守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危急关头，赵充国挺身而出，向将军请命，要求率领精壮兵士100多人充当突围的前锋。得到准许后，他披挂上马，率敢死之士，乘夜突破敌兵设置的重重障碍，冒着敌兵的“枪林箭雨”，左冲右杀，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贰师将军率领大军紧跟其后，才突出重围。突围成功后，赵

充国成了血人，经查看，他竟身负创伤 20 余处。贰师将军十分感动，如实向汉武帝禀报了赵充国的英勇表现。武帝立即接见了赵充国，并亲自察看他的伤势，一边察看一边禁不住啧啧赞叹，当即授给他中郎的官职，后来他因功升为车骑将军长史。汉昭帝时，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的身份平定过氏人的动乱，以功升为中郎将，后改任水衡都尉。后又率兵讨伐匈奴，因立下了虏获匈奴西祁王之奇功，升任后将军。这时的赵充国，身经百战，战功赫赫，他的杰出军事才能逐渐得到了发挥，成为朝廷重臣。昭帝死后，赵充国参与了霍光拥立宣帝的定策，受封营平侯。赵充国老成持重，多谋善断，以善于用兵威名远震。有一年，匈奴调集了 10 万兵力打算进攻汉边，汉宣帝派赵充国率 4 万骑兵驻防在北部边境 9 郡。后匈奴单于得知汉朝已有防备，且守边将领是赵充国，吓得不敢前进，只好退兵了事。

那么，赵充国为什么要平羌呢？这还得从古羌人的历史说起。古羌人是很古老的民族，是华夏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商周时期广泛分布于今山西、河南西部及其以西地区，青海河湟地区曾是羌人分布的中心地区。战国初，河湟羌人主要靠狩猎为生，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尚不发达。秦厉共公时（前 476 ~ 前 473 年），有个叫爰剑的人，不知是哪个支系的戎人，被秦国捉去当奴隶，后逃到河湟地区，将他在秦国学到的较为先进的农牧业生产知识传授给河湟羌人，受到羌人的拥戴，被推举为首领。羌人称奴隶为“无弋”，后来他被称为无弋爰剑。无弋爰剑的后代世世担任部落大首领。到他的曾孙忍当大首领时，人口众多，势力渐强。但当时秦献公称霸，秦国向西用兵，河湟羌人为避秦军之逼，一部分部

落分别向南、向东南、向西南迁徙，离开青海，忍和弟弟舞留下来，并多娶妻妇，多生子，羌人仍保持了兴盛的势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兵不西行，羌人得到了更大的繁息和发展。西汉初，北方匈奴日益强大，羌人只得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时（前 140 ~ 前 87 年）派卫青、霍去病等率军反击匈奴，将匈奴打得一败涂地，汉朝在今甘肃河西地区设置郡县，隔绝羌胡。元鼎六年（前 111 年），羌人与匈奴联合进攻汉边，汉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进击羌人，羌人战败后，从湟水流域退到环青海湖地区。汉朝开始向湟水流域迁移汉族农民，并在令居（今甘肃永登）设护羌校尉，管理羌人事务。汉宣帝初年（前 73 ~ 前 65 年），匈奴与羌人暗中联系，图谋再次联合攻汉。汉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观察羌人动向，先零羌首领向义渠安国请求说：“我等离开家园已数十年，请大人允许我们渡湟水，在无农田的地方放牧度日。”义渠安国将此事奏知朝廷后，赵充国听出苗头不对，认为不能答应先零羌的要求。但羌人不管朝廷答应不答应，纷纷向湟水流域迁徙，朝廷阻止不了。

元康三年（前 63 年），先零羌与其他羌种公开建立联盟，对天起誓，开始做大规模进犯汉边的准备。朝廷再次派义渠安国率兵观察，以分别善恶，阻止羌人联合举事。可是义渠安国是个无勇无谋的大草包，他来到湟中后，将先零羌大小首领 30 余人召集到一起，以这些人狡黠、不顺从为由，下令将他们全部斩首，还纵兵捕杀普通羌民，共杀死无辜羌人千余名。于是各部羌人怒不可遏，就连先前已归顺汉朝的许多羌人部落也在归义侯杨玉等的率领下纷起反汉。愤怒的羌人攻城掠地，

杀害官吏。义渠安国所部被打得无处躲藏，狼狈逃回令居，急忙向朝廷报告军情。

这时已是神爵元年（前 61 年）初春，汉宣帝急忙派御史大夫丙吉问老将军赵充国，要平息羌变，派谁为将合适。赵充国回答说：“再没有比老臣我更合适的人选了。”这年赵充国已是 76 岁高龄的人了，宣帝有些不忍心，但又感到老将出马最为放心，便问：“将军以为派多少军队为好？”赵充国答道：“百闻不如一见，等臣到了金城，再将作战方案禀报陛下。不过，几股小羌逆天背叛，成不了大事，不久定能平息，请陛下放心。”

赵充国于这年六月来到金城郡（郡府在今兰州西固一带），调齐 1 万骑兵，打算渡黄河西行。他担心万一在渡河时，羌人来攻，于是派出 3 000 人乘夜衔枚先渡，这支先遣队一过河马上设置营寨，以防羌人袭击。到天亮时，这 3 000 人全部过了河，在他们的掩护下，大队人马按计划顺利渡过了黄河。这时，有数百名羌人骑兵在汉军附近往来驰突，赵充国对部下说：“我军渡河疲劳，不能追击羌骑。这些人十分骁勇，说不定是来引诱我们出击的，不要理睬。攻敌要以消灭为目的，不能贪图小利。”于是，他继续领军西行。快到四望峡（今乐都老鸦峡）时，派出的侦察骑兵回报说，峡中没有发现羌人。于是汉军连夜行军来到落都（今乐都）。

在落都扎寨后，赵充国对部下军官们说：“我早就说过羌虏不会用兵。假设他们派出几千人守住四望峡，我军怎么能进得来？”尽管羌人不是对手，但赵充国并不懈怠，仍然周密谋划，行动十分谨慎。他带军队来到

西部都尉府（约在今平安县），整天以酒食招待军卒，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军卒士气高昂，愿听他的调遣。

先零羌首领知道汉军已开至湟中，但却迟迟不见出击的动作，也不知汉军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多次率军挑战，汉军只是坚守不战。求战不得，羌人众首领有些沉不住气了，互相抱怨道：“说叫你们不要反，不要反，偏要反，如今汉天子派来了个赵将军，八九十岁了，非常会用兵，眼下想求一战而死都办不到，怎么办？”可见羌人很惧怕赵充国，且内部已经有了矛盾。

主伐首恶，分化胁从

赵充国不仅是经验丰富、善于用兵的军事家，而且是通晓边情、善于治边安边的政治家。他这次率兵平羌，并不特别刻意于用武力消灭多少敌人，而着重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使边境长治久安。他认为，不战而能制敌才是最高明的军事家。在他来到西部都尉府之前，西部都尉已扣押了一名叫雕库的羌人人质。经赵充国过问，才知雕库是干（qi n）羌的小首领，是奉大首领靡当儿之命向都尉报告先零羌将要反汉的消息来的。他报告之后几天，羌人果然反汉。雕库那个部落的人有一些混在先零部落中，都尉就把他作为人质留下了。赵充国认为雕库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扣押，他将雕库予以释放，让他回去告知罕羌、干羌部落的人，皇帝派来的军队，只讨伐带头反汉的罪人，胁从者不予追究。若羌人自愿归降或捕杀有罪者，不但本人无罪，还可以得到奖赏。赵充国想通过政治措施，争取达到破坏诸羌部落联盟的目的，等首倡反汉的先零羌松懈疲惫之极时，再出其不意，举兵攻击之。

当时汉宣帝为讨伐河湟羌人，已调集了各地步、骑兵共6万人，其中万余骑兵驻扎在武威、张掖、酒泉3郡，其余在金城郡及其以西驻扎。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朝廷，提议出奇兵攻击鲜水上（青海湖北）的罕羌和犂羌。汉宣帝征求赵充国的意见。赵充国表示反对，认为迂回千里带着輜重追击羌人必然劳而无功，还会给羌人留下笑柄。再说，河西各郡还有防备匈奴的任务，郡兵不能轻易南发。这次反汉是先零羌首倡的，罕羌、犂羌都是胁从，我军应集中兵力讨伐先零羌，对其他羌人部落应当原谅其过错，并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让他们悔过，这才是“全师保胜安边之册”。可是汉宣帝决定采纳辛武贤的建议，下诏书责备后将军赵充国不想尽快出战是拖延时日，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命令他率军西进，配合辛武贤等在青海湖北攻击罕、犂羌。并说天象也有利于出兵。赵充国受到皇帝指责，并不放弃己见。他以为将军在外，虽受诏命，但只要能安国家，就应按便宜行事。于是他冒着“抗旨”的巨大风险，再次上书宣帝，提出集结兵力随时准备攻扰汉边的是先零羌，而罕、犂羌暂时还没有反汉行动。如果放着有罪的不打，而先打无罪的，只能促使诸羌联盟更加牢固。各羌部落如果团结一致，眼下可拥精兵2万余人，以后还会不断增多，那样的话，朝廷用兵就不是一二年的问题，而是一二十年的问题了。他坚持先出击先零羌，那样，罕、犂羌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不降，收拾完先零羌之后再对付他们也不迟。赵充国的奏折于六月二十八日报上去，七月五日，汉宣帝诏书来了，表示同意按后将军的意见办。

于是，赵充国起兵出击先零羌。先零羌一开始急于

与汉军作战，但多次挑战，汉军就是不应战，渐渐地羌兵士气低落，戒备松弛下来。这时汉军突然来攻，只见老将军赵充国麾下军容威严，军中战马矫健，军旗鲜亮，兵器锐利，众军士精神抖擞，喊杀声震天。羌兵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不敢上前应战。机灵些的撂下兵车辎重，掉头先逃命去了。先零羌仓惶渡湟水逃命，可是道路狭窄，逃跑速度不快。赵充国命令部队缓缓追赶。部下有人不解地问：“追敌利在神速，今天为何如此迟缓？”赵充国说：“这些败军不能追得太快，慢一点追，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往前跑；追得一快，他们就会掉过头来与你拼命。”这一战，羌人渡河时淹死数百人，跑不及被斩首或投降的 500 余人。汉军虏获马牛羊 10 万余头，收捡羌人丢弃的战车 4 000 余辆。

汉军在追击先零羌的过程中，来到罕羌居住的地方。赵充国下令军士不得践踏罕羌的庄稼，更不准在他们的农田中放牧战马；路过罕羌村落时，不得纵火焚烧他们的房舍帐篷。罕羌见汉军对他们秋毫不犯，十分惊喜，他们奔走相告：“汉军果然不打我们。”罕羌大首领靡忘闻讯后十分感激，他决定降顺朝廷，不再追随先零羌与汉朝为敌了。他先派人带话给赵充国，表示要返回故地，不再参战，后又亲自来见赵充国。赵充国招待饮食，让他回去说服部下和其他羌种都尽快脱离先零羌。听说后将军要将靡忘放回去，部下不少人持反对意见，说“此人是反虏，不能随便遣返。”赵充国说：“你们想的只是保自己的官帽，不是为国家利益着想。”话未说完，汉宣帝派人传来圣旨，说将靡忘释放，叫他立功赎罪。后来罕羌自动放下武器，归降了朝廷。

贵谋贱战，以全取胜

这年秋天，湟中羌人先后来降者已达万余人。赵充国料定羌人必败，想建议朝廷撤回骑兵，只留万名步兵屯田。但奏章还没有上，汉宣帝的命令已经下达，要求各部于十二月进击先零羌。赵充国不顾个人安危，又上书陈述见解。他说：目前动用大军平羌，每月用粮约20万斛（每斛约60斤，共合1200万斤，约折合今600万斤），消耗草料25万余石（每石120斤，合8000万斤，约折合今4000万斤），用盐1693斛。战争一天不停，百姓徭役一天不息。如果再打下去，万一其他地方如匈奴、乌桓猝然有变，国家的安全就值得忧虑了。要是撤回骑兵，留万名步兵屯田，可以大幅度降低军费支出，也省去了民间运输物资等的徭役，屯田还可以自己解决粮草问题，“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目前先零羌所剩精兵不过七八千人，远离家园，又冻又饿。追随先零羌的其他种落不断叛逃，顶多到来年，战事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在奏章中，赵充国为皇帝详细谋划了屯田的步骤、方式，列举出屯田的十二大好处，并回答汉宣帝的各种疑问，共三上《屯田奏》。每次奏折上来，宣帝都交给众大臣讨论，最初赞成赵充国观点的人只占大臣总数的3/10，中间达到5/10，最后达到8/10。汉宣帝终于被赵充国说服，也被他的高超见识和高风亮节所感动。这年冬天，宣帝先下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中郎将赵卼（ng，赵充国子）出击羌人，取得小胜，然后又下令罢骑兵，只留赵充国率步兵屯田。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前来降附的羌

人总共已达 31 200 人，除去被斩及饥冻淹死者万余人外，逃亡未降者不过四五千。罕羌首领靡忘等表示愿意负责招降、收捕未降之人。赵充国奏明朝廷，请求撤回屯田军。这时，金城郡治所已由今兰州西移至今青海省民和县境，该郡原辖 6 个县，这时已扩到 13 个县，其中允吾（yányá）、破羌、安夷、临羌等县均位于湟水流域。随着地方政权的扩建，郡县兵的组建，地方军事震慑和行政管辖能力有所增强，赵充国及其所率屯田兵士完全可以放心地撤离湟水流域了。由于屯田的成功实施，由于整个湟水流域纳入西汉郡县统辖体系，逃亡羌人见没有可乘之机，便相率于这年秋天前来降顺。羌人首领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同将先零羌大首领犹非、杨玉的首级斩下，与靡忘等率煎巩、黄羝羌 4 000 余人降汉。汉廷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封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封靡忘为献牛君，并设金城属国安置降顺的羌人。

西汉宣帝时的这场汉羌战争因先零羌联合其他羌人部落反汉而起，历时两年，最后以汉胜羌败而告终。老将军赵充国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他不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目标，他追求的是羌人服输、服气、服贴，从而达到边疆长治久安的目的。他认为“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因而应当“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平羌之战的最高境界是“全师保胜安边”。通过这次战争，西汉将其统辖的版图向羌人聚居的河湟地区推进了几百公里，这对该地区此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没有留下不良的后遗症，战争结束后半个多世纪内，这一地区再未发生大的动乱和纷争。赵充国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出

来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安边思想为后世树立了光辉典范，留下了千古美名。

二、西海郡城攻守战

引诱献地，盲目建郡

西汉末年，安汉公王莽秉政。王莽以外戚身份利用辅政之机，翦除异己，笼络亲党，最终盗窃了汉家天下，建立了短暂的新朝。王莽长相难看。史书上说他生得大嘴短下巴，“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爱穿厚底鞋，戴高顶帽，平时所穿衣服内装有轻便的毛，撑得衣服又宽又大，使他整个人显得比一般人魁梧，走路来故意挺着胸，两眼远视，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有个待诏黄门的人经常见到他，别人问王莽形貌如何，他说：“莽所谓眦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后被王莽知道，将他杀了。但那以后，王莽常用屏面（扇子之类）遮住自己的脸面，非亲近之人不能随便看到他的面目。王莽为人好大喜功，如同在穿着打扮上虚张声势一样，他为了炫耀威德，粉饰太平，想在青海湖环湖地区设立西海郡。环湖地区当时是羌人居地，根本不具备建立郡县的政治、经济条件。但王莽不管这些，他想设个西海郡就一定要设。但他也明白，羌人在这里生活得好端端的，不会轻易让他在这里建什么郡县。

怎样才能叫羌人把这块地方让出来呢？王莽想：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能不能用金钱收买羌人头目，让他们把这块地方献出来呢？王莽真的就这么干了。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多带金钱

财物，来到青海湖地区，召集羌人大小头目，按他们的身份等级，分别送上数目令他们十分满意的钱物。卑禾羌大头目良愿得到的钱物最多。平宪便极尽花言巧语之能事，连哄带骗要叫羌人把环湖地区让出来，说国家要在这里筑城池，设郡县。并说只要听安汉公的话，将来此公当了皇帝，他们必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云云。在平宪等的威逼利诱下，良愿等逼迫让出了环湖地区。于是平宪上奏朝廷说：

“羌人首领良愿等部共有12 000人左右，他们都甘愿当圣朝臣民，情愿献出鲜水海（即青海湖）、允谷（即今共和县沙珠玉河流域谷地）、盐池（即今茶卡盐湖）等地方，平地美草由汉民居住，他们自己则居住在山高路险草场不好的地方作为藩蔽。问他们为什么要献地降汉，他们回答说：‘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有的庄稼高达丈余，有的一粒谷能碾三粒米，有的庄稼不种自生，有的茧无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l 甜美）泉自地出，凤凰来仪，神爵（雀）降集。自安汉公辅政四年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所以思乐内属’。请朝廷考虑怎样利用这片地方，使百姓各有生业，并设置属国加以领护。”

朝廷将平宪的奏章转给王莽，王莽又上奏太皇太后王政君说：“太后秉政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远在万里之外习俗各异的少数民族无不慕义。南有黄支自三万里外贡献生犀，北面匈奴单于取消二名恭顺我朝，东有东夷王渡大海来献国珍，今西域良愿等又献地愿为臣民，昔唐尧威加四方，也不过如此。今我朝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却没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太后王政君被王莽吹捧得晕晕乎乎的，

她觉得设个西海郡也不错，便准了王莽之奏。

公元4年冬，汉设西海郡，郡治在龙耆县。龙耆又作龙夷，址在今海晏县城东约250米处的三角城。西海郡下辖5县，除龙耆县与郡同城外，另外4县县名失载，但县城故址均被发现，它们分别是：位于青海湖北的今海晏县尕斯库勒古城，位于湖西北的刚察县北向阳古城，位于湖西南的兴海县支东拉加古城（在今塘格木农场九大队北）和位于湖东南的共和县曹多隆古城（今为龙羊峡水库所淹）。西海郡设立后，王莽又增立新法50条，触犯新法者被强制迁到西海郡。一二年内被迁到环青海湖地区的内地汉族人达到万余，被迁来的汉族和地方官员、郡县兵等大多被安置在郡城居住，也有的被分散安置在各县城。这些“犯法者”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之环青海湖地区的农耕条件比内地差，他们的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对王莽充满了怨气。当地羌人由于逼迫离开丰美的水草地，来到险阻之地，内心也十分不满。西海郡从设立的第一天起，不稳定因素就很严重。

程永弃城，窦况立功

西海郡设置两年后，羌人的怨气越来越大，又得不到及时疏导化解。到王莽居摄元年（6年），众羌人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准备，终于在首领庞恬、傅幡等的领导下，开始攻打西海郡城，想夺回自己的家园。

当时西海郡的太守是程永。此人胆小怕事，又无军事才能。本来归他支配的郡兵也有好几千人，分别由2名郡都尉带领，一部分驻在郡城，一部分驻在郡城西的都尉府（可能在今刚察县吉尔孟古城）。如果他防范意

识强或提前得到情报，完全有实力阻止羌人攻城，或击败羌人。但程永对庞恬等的行动一无所知。直到羌人兵临城下，程永才慌了手脚。他见羌人人数众多，西海郡兵已被他们分割包围。羌人怨气很大，攻势凶猛，而郡城这时还没有完全修筑好，防护设施尚未竣工，防守有一定困难，他便仓皇弃城逃跑，后来被王莽问罪斩首。

太守程永逃走后，郡都尉派人向护羌校尉窦况秉报紧急军情，窦况立即差人向朝廷告急。王莽急令窦况率大军西进。窦况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自幼习文练武，颇有谋略。他调集金城、陇西等郡步骑兵数万人赶到西海郡，在郡城附近驻扎下来，派人与西海郡都尉所率残兵取得联系，准备进攻羌人。庞恬、傅幡带领羌人攻占郡城和部分县城后，杀了一部分官民，这时见窦况大军压境，自料不是对手，便派人往见窦况，表示愿意归降，但请求朝廷允许他们回到水草丰美处放牧。窦况答应卑禾羌等的要求，但表示决不放过庞恬、傅幡等带头闹事者。庞恬、傅幡负隅顽抗，被汉军击败斩首。

窦况率军收复西海郡后，调集更多的军民加紧修筑郡县城池，建立健全烽燧亭障制度，强化防范体系，史称这一时期青海湖地区“边海亭燧相望焉。”20世纪在环青海湖地区发现的7处汉代城堡遗址，均基址宽厚，夯筑坚实，印证了史书的记载。战后，窦况践诺前言，部分地满足了卑禾等羌返回原地居牧的要求，使羌人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

王莽末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爆发，新莽政权摇摇欲坠，已无力经营远在边陲的西海郡。西海郡的官员和驻军陆续退回内地，使防务空虚，羌人趁机占领了西

海郡地。

西海郡从始设到废止，前后存在了约 19 年时间。西海郡的诞生是王莽把政治大事当儿戏的产物，势必会引起社会动荡。西海郡之设受到史家讥笑，但汉帝国把郡县制首次推广到青海湖地区，把自汉武帝以来的大片“塞外”之地直接控制于中央王朝版图之下，其历史意义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十分深远的。羌人先献地后夺地，与汉军发生西海郡城攻守战，这场战事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三、金城郡之争与唐翼谷之战

金城郡窦融破封何

王莽垮台以后，四方少数民族纷纷内扰，而中原内战不已，全国尚未统一，无人禁止得了。这时，环青海湖地区的卑禾等羌人返回西海郡，并且与其他原来居住在金城郡、西海郡辖区以外的“塞外”羌人联合起来，图谋入居金城郡辖区。

先零羌是河湟诸羌中最大的一个部落集团，西汉时曾多次带头反汉。自后将军赵充国平定以先零羌为首的河湟诸羌获胜后，先零等羌与汉朝的关系比较融洽，双方平安相处达半个多世纪。王莽统治时期，政策多变，不仅沿边汉族人民怨声载道，羌人也十分不满。王莽败死后，先零羌人又活跃起来。这时，先零羌有个分部落，其首领名叫封何。此人生得粗壮高大，弓马娴熟，为人勇猛好斗，他联合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互相解

除怨仇，拘押人质，对天盟誓，要共同进攻王莽所任命的金城等郡地方官，攻夺城池，壮大自己的声势。

刘玄更始元年（23年），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隗嚣（wēi áo）起兵10万反王莽，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大尹王向以后，派手下将领分头攻取陇右各郡，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全都顺利攻下。各郡、县官由隗嚣分派委任。金城郡虽然被隗嚣的部将攻下，但该郡境内羌人众多，势力很盛，郡辖之县大部分已被羌人控制。更始二年，隗嚣西入长安，先零羌封何乘机纠集众羌攻击金城郡，城中守兵不多，封何等连攻数日，城破，金城太守被杀死，封何控制了整个金城郡的局面。更始三年（25年），隗嚣从长安逃回天水，招集旧部，自称西州上将军。隗嚣虽拥兵称雄，但不敢发兵征讨先零羌，便遣使带上厚礼往见封何，对封何好言抚慰，多加奉承，并表示愿与羌人结为同盟，同进同退，共图天下。封何接受厚礼后，答应听从隗嚣上将军的调遣。

正当隗嚣打算调发封何所率羌兵以拒汉的时候，没想到金城郡被窦融给端了。

这里说的窦融（前16～62年），是扶风平陵人，字周公，即前文提过的任护羌校尉时曾率军收复西海郡的窦况之侄孙。王莽时期，窦融曾当过强弩将军王俊的司马（主管军事的属官）。王莽末年，窦融曾随太师王匡镇压农民起义，后又跟从王邑征讨刘秀，在昆阳大战中吃了败仗。王莽败亡后，窦融投降更始军，在大司马赵萌部下担任校尉，后被推荐出任巨鹿（郡治在今河北平乡县）太守。窦融见更始政权不稳，东方纷扰，不愿出关。他的高祖父曾任过张掖太守，从祖父（即

窦况）曾任过护羌校尉，堂弟当过武威太守。窦氏家族对河西很熟也比较有感情。窦融对众弟兄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一旦有事，足以自守，是个可以安家的地方。”兄弟们都同意他的看法。于是窦融辞去巨鹿太守，谋求镇守河西，恰好被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便高高兴兴带着家属西行。到张掖后，结交地方豪杰，善待羌人，很快收揽了河西民心，被酒泉、金城二郡的太守及张掖、酒泉、敦煌的都尉等推为代理河西五郡大将军。刘秀称帝后，窦融没有采纳隗嚣继续割据一方以观天下之变的游说，经过与部下认真讨论，他周密思考后，决意投顺于汉。刘秀十分高兴，赐书称赞窦融安定河西，有远见卓识，并赐黄金 200 斤，授给凉州牧之职。窦融致书隗嚣，批评他已经派儿子委身于汉，又出尔反尔，公然与汉为敌，是不识时务，不顾民生之举，要他深思逆顺之道。隗嚣不予理睬，窦融便与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太守共同秣马厉兵，向刘秀上书，请求出兵夹击隗嚣，实现统一。

刘秀对窦融愿出兵夹击隗嚣的举动极为赞赏，并于光武六年（30 年），赐给窦融宗族图谱及有关历史书籍，说窦融是文帝窦后的后裔，窦氏是显赫的外戚家族。而自己是窦后所生景帝之子安王之后，双方关系很亲近。还说汉兵即将西进，要他做好东进的准备。

窦融得到刘秀的诏令，立即与武威太守梁统、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曾、敦煌太守辛彤共同率领郡兵数万从河西出发，南越祁连山，直奔金城郡。随行的还有窦融任命的金城郡太守库钧（因郡城受封何控制，尚未赴任）。

封何与隗嚣结为同盟后，有恃无恐。他得知窦融率大军东进的消息后，已经派人向隗嚣作了报告，并请求急速派兵来救，所以并不害怕。他想，金城郡城十分坚固，只要他能坚守半月，隗嚣的救兵一到，他率兵从城中杀出，与救兵夹击窦融所率联军，定能取胜。可是，封何的算盘打错了，这时的隗嚣与东汉的关系越闹越僵，他自顾不暇，怎能抽出兵力顾及封何的死活。窦融派部将在城下挑战，让封何赶快出城投降，可饶他一死。封何左等右等，等不来隗嚣的救兵，这才慌了。正想投降，部下有人先他一步偷偷打开城门，将河西兵放入城中。窦融挥军杀入城中，斩羌兵千余级，其余羌人纷纷请降。封何被生擒，窦融下令将他推出斩首。然后让金城太守库钧上任，安抚百姓，维护城中治安。这一仗，窦融共获牛马羊万余头，谷数万斛。

消灭了先零羌封何的势力后，窦融等率得胜之师沿黄河列阵演练，以夸示军威，同时等候与光武帝的车驾会合。但这年刘秀因故没有西讨隗嚣，等了数日，窦融等率军返回河西。

光武八年（32年）夏，刘秀亲统大军西征隗嚣，窦融再次率河西五郡兵及降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带輜重5 000余辆，与汉军会师，大败隗嚣。窦融因功被封为安丰侯，食邑安丰等四县。河西其他将领如武锋将军竺曾被封为助义侯、武威太守梁统被封为成义侯、张掖太守史苞被封为褒义侯、金城太守库钧被封为辅义侯、酒泉太守辛彤被封为扶义侯。后来窦融的后裔发展成显赫的外戚家族，对东汉的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翼谷马援巧破敌

唐翼谷又作唐谷，约在今乐都县以西或以北。唐翼谷之战发生在东汉初年。那时金城郡及邻近的陇西郡（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南）常受到先零等羌人的攻扰，于是中郎将来歙（x）向光武帝刘秀推荐安边名将马援。他认为陇右“非马援莫能定”。唐翼谷之战就是马援率领汉军与羌人交锋的一次战事。

马援是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文渊，自幼胸怀大志，勤奋好学，12岁失去双亲，但学文习武不止，后来文韬武略过于常人，终于成为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马援早年曾当过“郡督邮”的官，因出于义气私自放走所押解的犯人，潜逃到今甘肃庆阳一带，遇赦后在当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致富。他认为富裕了就要赈济贫困，否则，只是个守财奴而已。于是他把牛羊数千头、谷数万石尽散给乡邻故旧，自己仍过着朴素的生活。他曾对人说：“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新莽末，他出任过汉中大尹（相当于郡太守），新莽败亡后，避居凉州，曾劝割据一方的军阀隗嚣归附刘秀，隗嚣不听，于是马援转而为刘秀出谋划策，离散隗嚣的部属。马援的政治鉴别力和预见性极强，识断高明，深得刘秀器重。光武八年（32年），刘秀亲自西征隗嚣，来到漆县后，手下众将均认为不宜再深入险阻。刘秀犹豫不决，连夜召见马援，想听听他的意见。马援主张立即进兵，并用粟米制作沙盘，摆成山川道路模型，详细指说敌我进退路径和作战计划，刘秀说：“听你一说，敌人犹如在我眼目中了！”于是下定了进攻的决心，最终顺利讨平了隗嚣。次年，马援升为

太中大夫，协助中郎将来歙（x）平凉州，多次与羌人作战获胜。

刘秀一听来歙推荐的人是马援，深表赞同，便于光武十一年（35年）拜马援为陇西太守，让他致力于平定羌乱。

马援上任后，亲率步骑3000人，在临洮（今甘肃岷县一带）打败了先零羌，获马牛羊1万余头，并迫使早年曾为汉朝守过边塞的羌人8000多人投降。但另有数万羌人组成的武装，聚集在浩门隘（今大通河下游一带），不时四处抢掠。马援与杨武将军马成商议之后，合兵讨击，羌人率妻子儿女携带锅帐、粮食、牲畜等，转移至允吾（yányá）谷（今民和县境内）隐匿起来，马援抄近道突然出现在羌人营地之前，羌人大惊，又向西转移到唐翼谷中。

唐翼谷是今天哪条沟谷，不好确指。因今乐都和平安县境内湟水南和湟水北部有不少山峦和沟谷，能容纳数万人作战的较大的沟谷也有多条。不过，根据《后汉书·马援传》的记载，作战地点在“北山”上，据此判断，唐翼谷很可能在湟水以北。当时羌人进到唐翼谷后，将精壮兵力安排在北山上屯聚起来。马援率汉军随后追来，面朝北山扎下营寨，并摆出要正面进攻的架势。当时从力量对比上讲，羌兵人多，且善于山地作战，但处于守势，数日来东躲西藏，士气低落；汉军人少，但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马援想，汉军长途奔袭，所备粮草有限，利于速战，不宜持久。但如果靠死拼硬打，羌人居高临下，又人多势众，汉军肯定占不到什么便宜。要想获胜，必须智取。于是他亲自侦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制定了声东击西两面夹攻的战术。

这一天，马援将手下将领召集到帐内，分派任务。他将大队人马分为三拨，轮番在山前挑战，发动正面佯攻，虚张声势以吸引羌人的注意力。同时，挑选出六七百名精壮骁勇的官兵，分左右两路，人衔枚，马摘铃，各自避开羌人耳目，偷偷绕道向羌人所占山头的背后运动。等天黑时，举火为号，前后同时发起攻势。分派停当，各自按计行事。

羌人占住山头后，在山上准备了大量石头、滚木之类，严加防守。汉军在山下进攻时，他们往下滚石头、圆木，辅以射箭，以阻止攻击。连日来，见汉军在南面进攻，声势很大，羌人便加强了对这边的防务，而对后面则疏于防范。汉军数百名精壮骑兵何时到了山后，羌人竟浑然不知。这天入夜，南面山下时不时传来叫骂声，和组织进攻的喊杀声，但雷声大，雨点小，略加阻止，他们就败下去了。羌人以为马援用兵不过如此，对这样的进攻，他们一点也不怕。随着天越来越黑，他们只分出一部分兵力应付，大部分准备休息。正在这时，忽见北面山坳处火光冲天，在一束束火把的照耀下，数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呈现在羌人面前，他们似乎从天而降，个个手握兵器，杀气腾腾，在鼓角声的催促下冲杀过来。羌人在后山的防守本来就不强，入夜后更为空虚，这时急忙调集人马防堵，已来不及了。在后山汉军骑兵往上冲杀的同时，马援亲自指挥南面山脚下的汉军大规模攻山。这次攻山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遇反击就退却了，而是前仆后继，正面侧面互相掩护，整体往上推进。尽管羌人不停地往下滚檣石，从山顶向山下放箭，汉军死伤了不少，但汉军攻势不减，仍然顽强地往上攻，羌人难以打退他们的进攻。山后汉军骑兵攻入羌

营，横冲直撞，羌人抵挡不住，纷纷退逃，这样就放松了对正面攻山汉军的阻击。不一时，两路汉军在山头会合，羌人大败，死 1 000 余人，其余伤的伤，降的降，逃的逃。约到半夜时分，战斗结束。马援一清点人马，汉军也有不小的伤亡。逃走的羌人在人数上仍占绝对优势，所以马援也不敢再追。直到这时，将士们才发现主帅马援腿部受了重伤，胫骨处被箭射穿，血浸透了临时裹扎的布片，于是赶快重新包扎敷药。次日，汉军打扫战场，收拾羌人仓皇间遗弃的粮食、锅帐、牲畜、武器等物，旋师返回陇西。

当时朝臣中有人认为，破羌县（在今乐都县境）以西路途遥远，常遭羌人寇掠，不如干脆放弃管辖算了。马援知道后立即上书反对：“破羌以西城池大多完好，这一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如果朝廷从这里退出，听任羌人发展壮大，将有害朝廷不休，湟中不可弃呀！”汉光武帝采纳了马援的意见，令武威太守遣还由湟水流域迁移过去的居户 3 000 余口，并让他们各自回原地居住。在马援的奏请下，朝廷配齐这里的官员，派军民修补城池，修筑坞侯堡垒，开导水田，劝民耕牧，还派羌人首领名叫杨封的劝说塞外羌人来此地和睦相处，使河湟地区一度出现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

马援为官，只管大事，小事让属官去办。他常对属官们说：“我喜欢老子学说，爱清闲。假如遇上大姓欺负小民，奸羌起兵反叛之事，就秉报我，这是太守职责以内的事。其余的事你们处理。”有一次，邻县发生报仇相斗事件，官吏百姓都传言羌人反了，陇西郡百姓惊惶奔入城中，狄道县长慌忙向马援秉报，要求关闭城门，立即发兵征讨。马援正与朋友喝酒，听了县长的话

后哈哈大笑说：“烧当羌怎敢造反，你回去在官舍休息，如果还害怕，就趴在床下躲起来。”后来真相大白，郡中无人不佩服他料事如神。

四、魏蜀争夺羌地之战

苏则、张既平河西

东汉末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青海东部羌、胡及汉族农民也起而响应，后来起义军首领有的在内讧中被杀（如北宫伯玉、李文侯），有的变节，转化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例如韩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派夏侯渊开进今甘肃天水一带，夏侯渊又遣部将张□渡黄河，入“小湟中”，河西羌人尽降。次年，韩遂被部下杀死，并且头颅被割献曹操。从此，河西陇右地区成了曹操的势力范围。

但是，当时的金城、西平（今西宁市）等郡地区并不安定，一些地方豪强自恃家兵、部曲众多，动辄拥兵作乱，妄图割据称雄。西平郡麹（q）氏就是典型的例子。

建安末年出任金城郡太守者名叫苏则，此人字文师，是扶风武功（今陕西武功）人，自幼以学高品优而闻名，在任金城太守之前，先后出任过酒泉、安定、武都太守，均有威名，是百姓称赞的好官。他到金城郡赴任时，这里刚经历过变乱，百姓饥饿穷困，四散逃命，户口只剩数百。苏则挨门逐户访贫问苦，实心尽力安抚他们。他还招怀羌人、月氏胡，从他们那里征集一些牛羊，再从富户征余一些粮食，然后分给贫困户和老

人，以解燃眉之急。不到一个月，逃亡在外的流民大半返回，金城郡户口增至数千家。苏则在百姓中宣布禁令，遵守这些禁令者赏，违反者斩，并亲自教民耕种，当年庄稼丰收，归附者越来越多。

魏黄初元年（220年），曹操死，西平豪强麴演乘魏文帝曹丕新立，举兵叛魏，自称护羌校尉。苏则发郡兵征讨，麴演不敢应战，急忙请降。曹丕于是派人问雍州刺史张既：“金城太守苏则既有绥民平夷之功，闻又出军西定湟中，为河西作声势，其行为十分可嘉。以苏则之功，是否该加爵，望卿直告，勿外宣露。”张既回答说：“金城郡过去遭韩遂蹂躏，死丧流亡，户不满五百。苏则到官后，内抚凋残，外聚离散，如今已有居户千余。另外他还招怀羌人各部三千余落，恩威并施，使他们能为官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谋，苏则立即出军，制其咽喉，破绝贼粮，迫使麴演送质请降。苏则既有抚恤流亡之功，又能亲和戎狄，尽忠效节。以臣之见，理应加赐爵邑，以劝忠臣，以励风俗。”于是魏文帝加苏则护羌校尉职衔，赐爵关内侯。

然而，麴演并不是真心降服苏则，他等苏则撤兵东归后，又与河西张掖、酒泉郡串连，密谋在更大范围叛魏为乱。当时，魏文帝复设凉州，派安定太守邹岐出任刺史。张掖豪强张进对此极为不满，他举兵将太守杜通拘押起来，公然拒阻邹岐赴任。酒泉豪强黄华、西平豪强麴演也各执太守，起兵响应。与张掖、酒泉、西平三郡相呼应，武威郡三种胡也乘乱扰掠，阻断交通，武威太守毋丘兴派人向护羌校尉苏则告急。当时雍州（治长安）、凉州（治武威）豪强大都裹胁羌人、诸胡响应张进等人，各郡官员都认为张进势不可挡。魏将军郝

昭、魏平各率朝廷军驻守金城，但因为魏文帝有命令，不能随便向西进发，所以他们也不打算攻讨张进等。苏则便召集郡中大员及郝昭等与羌人大首领共同商议，苏则说：“如今贼势虽凶，但其党新合，其中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如我们乘此之机进攻，贼之阵营必会分离，分离的部分归我，则我方势力日增而敌方势力日损。我方兵员不断增多，声势也必倍增，乘势攻伐，必能破敌。如果等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无所归依，势必与恶势力相合，善恶合一，势难再很快分离。如今急速西进，虽有违背诏命之嫌，但合乎权变要求，诸位是否同意在下的看法？”郝昭等将军认为苏则说得有理，于是欣然同意发兵救武威。他们先击败三种胡，与武威太守毋丘兴会合后，大军直指张掖，进讨张进。这时雍州刺史张既也派兵西进，为苏则壮大声势。西平麴演听说魏大兵西讨，便率步骑3 000人迎苏则，诈称助苏则讨张进，实则想与张进、黄华夹击苏则。苏则早已识破了麴演的用心，却将计就计，答应与他相见。等见面时，趁麴演不备，将他拿下，历数其罪状后斩首，并将麴演的首级在军中示众，其追随者尽四散逃命。苏则率大军围攻张掖，城破后，斩张进，招降余众。黄华听说麴演、张进俱败，只好释放酒泉太守辛机，遣使请降，于是河西平定。苏则返回金城，进封都亭侯，食邑300户。

第二年，麴演族人麴光又率兵反叛，西平太守严苞被叛军杀死。凉州刺史张既奉命征讨，他手下诸将都主张立即出兵，张既说：“麴光等人造反，并不是西平郡全郡之人造反。如果派大军讨伐，吏民羌胡肯定认为朝廷不分善恶是非，反使他们结为一体，其结果反成了为虎添翼。麴光想以羌胡为援，使羌胡在前面冲击掳掠，

杀掠多者重赏，掳掠到的财物全归他们。我军当务之急不是剿杀，而是分化其势，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能不战而定。”于是公告羌胡吏民，受魏光蒙蔽者概不追究，能斩贼帅首级者有重赏。没几天，魏光被部下斩首来献，其余之人安堵如故。众人都佩服张既以政治分化为先的神效。

郭淮施计胜白土

苏则、张既等为安抚羌人、稳定曹魏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尽了不少力，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不过，蜀汉军民中也有不少羌人，蜀汉也想占有西北羌地。在蜀汉与曹魏的武力较量中，对西北羌人羌地的争夺一直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魏太和四年（蜀建兴八年，230年），蜀将领凉州刺史魏延率军进入羌中（今甘肃甘南和青海黄南州地区），与魏将费瑶等大战并取得胜利，有力地策应了驻在祁山的蜀相诸葛亮的战略行动。此后，魏、蜀的争夺战集中反映在两位将军身上，他们便是魏将郭淮与蜀将姜维。

郭淮，字伯济，太原阳曲（今山西阳曲）人。其祖父任过大司农，其父任过雁门太守。郭淮自幼熟读兵书，后历经战斗，熟悉军事，善于用兵，以料敌准确、作战方法精当、策略严密著称。东汉建安中任过平原府丞，后转为丞相兵曹议令史，曾随曹操征汉中。曹操回洛阳时，留征西将军夏侯渊拒阻刘备，让郭淮担任夏侯渊的司马（主管军事的官）。有一次，夏侯渊与刘备作战，郭淮有病，没有随行。后夏侯渊战死。当时，曹军因新丧元帅，三军失色，人心扰攘。郭淮收集散卒，对

众官军说：“张将军（指荡寇将军张郃）乃国家名将，刘备都怕他几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遂推张郃为军主。张郃发号施令，勒兵安阵，众心才定。

第二日，探马侦得刘备打算渡汉水讨伐曹军。张郃召集诸将议事，多数将领认为敌军人多，加之刘备新胜，士气高涨，只有傍依汉水布阵才能拒敌。郭淮说：“这样布阵示弱于人而不能破敌，并非良策。不如远离汉水设阵，诱蜀军深入，待敌半渡时再出击，这样，刘备必败无疑。”于是曹军按郭淮的意见布阵，刘备不敢渡汉水。郭淮遂让军士作长期坚守的准备，使蜀军知道曹军没有收兵的意思。曹操知道后，对郭淮的做法大加赞赏，让张郃担任主帅，郭淮任张郃的司马。曹丕继曹魏帝位后，赐郭淮关内侯，转为镇西长史，不久又升任雍州刺史。当时安定羌大首领辟蹄率兵反叛，郭淮率军击败之，迫使羌人降魏。郭淮有个习惯，每遇羌人、胡人来降，他都要先派人详细盘问其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男女多少，年岁长幼如何等等，并一一详记于心，时间一长，他对羌胡首领的世系等情况了如指掌，与他们攀谈起来，可说的话头多。这一方面使羌胡产生亲切感，另一方面使他们产生敬畏感，不敢欺他蒙他。久而久之，郭淮被羌胡传得神乎其神。

魏正始元年（蜀延熙三年，240年），蜀将姜维率兵出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今甘肃）人。曾任魏中郎，参天水郡军事，后归降蜀国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认为姜维是“凉州上士”，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很有军事天赋，又心存汉室，是难得的可造之才，便任他为仓曹掾（yuàn，属员），加奉义

将军，封当阳亭侯，后又迁中监军征西将军，并将自己毕生所积累的军事知识全都教给姜维。诸葛亮死后，姜维任右监军辅汉将军，统领诸军。姜维源出羌人血统，熟悉西部风俗，又文武双全，他想以羌胡为羽翼，经过几年努力，为蜀国夺取陇山以西地区。但每当他兴军西举时，总是受到大将军费祎（yì）的抑制。费祎给他拨的兵力从未超过一万。这次他出兵陇西，兵力仍很单薄。魏雍州刺史、扬武将军郭淮知道姜维西来的消息后，即刻率大军来战。姜维自料难以取胜，便主动退兵。郭淮追至彊（qiáng）中，没有追到蜀军，遂顺便讨伐迷当羌，然后回师。

蜀延熙六年（243年），姜维升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魏正始八年，247年），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南安（治今甘肃陇西县）、金城（治今青海民和县）、西平（治今西宁）等郡诸羌部落在饿何、烧戈、伐同、蛾遮塞的领导下，群起叛魏，一面围攻郡县城池，一面派人南招蜀兵。一时间河湟诸郡战云密布，空气紧张起来。凉州休屠胡（匈奴部）著名首领治无戴，听说河湟等地羌人叛魏，很受鼓舞，也率部起兵响应。

魏雍州刺史郭淮这时已成为“持节”主持方面军的大将军了。他长期参与或主持西部军务、行政，多年与西部羌胡打交道，包括数次与他们在战场上交手，见惯了羌胡时叛时服的表现，对这次牵动四五个郡的羌胡反叛大行动，他根本没有惊慌失措。在他看来，羌人、胡人虽然声势不小，其实经不起魏军的征讨，所虑者是蜀军。这次羌胡反叛采取大面积联合行动，并招请蜀军前来相助，目的是驱除这一区域内魏国的势力，迎请蜀

汉军政势力接管这一地区，所以必须认真对待。郭淮估计蜀军出松潘草原，与河湟一带羌人相合，必渡洮河西行，于是他先派讨蜀护军夏侯霸率步骑万余，驻屯在为翹（约在今甘肃碌曲县境）这个地方，这里正好位于洮西，是控制蜀军西进的要冲之地。郭淮率部赶到狄道（今甘肃临洮）时，部将都认为应当先讨定枹罕（今甘肃临夏），因为这里是位于陇西、南安与金城、西平四郡的中心，占据枹罕，有利于内平叛羌、外折蜀军之谋。而郭淮却说：“我料定姜维必定要攻夏侯将军，我如果打枹罕，势必分散兵力，延误时日，夏侯将军可能要吃大亏，所以还是进军洮西为是。”于是向西南方向行军，接应夏侯霸。姜维果然率8 000骑向为翹进军，想一举消灭夏侯霸。等蜀军到达为翹时，郭淮的军队也恰好赶到。姜维因兵力少，怕腹背受敌，不敢恋战，也不敢向西向北深入，只好退兵。郭淮与夏侯霸合兵一处，折回陇西、南安一带，讨伐这里的羌人。羌人战败，首领饿何、烧戈被杀，其余万余户投降。

魏正始九年（248年），金城郡、西平郡羌人在首领蛾遮塞、伐同等的率领下，攻取占据了河关县（在今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河关县始设于西汉神爵年间，县城位于积石峡东口、黄河南岸，该城虽说已有约300年的历史，但城池仍完好，相当坚固，易守难攻。黄河北岸有白土城一座（今民和县官亭镇鲍家古城），略小于河关县城，与河关县城隔河相望，互成犄角之势。河关县城与白土故城一南一北，扼积石峡口而峙立，两城均背靠大山，面向深峡。黄河出峡口东流数里，渐渐宽广平缓，这便是自古以来重要的黄河渡口临津渡。蛾遮塞等率羌人占据河关县城和白土城，等于控

制了黄河天险，占住了有利地形。

郭淮平定了南安、陇西郡羌人后，移兵西行，来到河关县城外。他先派人向蛾遮塞喊话：“饿何、烧戈均已授首，尔等还不早降，更待何时？”蛾遮塞答道：“我有黄河天险之利，城坚粮足，郭将军能破饿何、烧戈，却奈何不了我。你等还不如早早退兵，如果等到姜维大将军一到，想逃走也来不及了。”郭淮指挥魏军试攻数日，果然河关城池牢固，无懈可击。更重要的是，黄河渡口被羌人控制，羌人可以自由往来，互相支援。魏军攻河关城时常遭到从白土城过来的羌人的骚扰，不能专力于攻城。

郭淮毕竟是能征惯战、多谋善断的老将，他见强攻河关县一时难以得手，便想出正面佯攻、侧后偷袭之计。于是他命令大军每日在河关县城外挑战，擂鼓呐喊，虚张声势，他自己也时不时在阵前露面，使羌人的防备不能松弛。与此同时，他派出2000名精锐步骑从黄河下游（约今刘家峡一带）乘夜秘密渡过黄河，悄悄来到白土城，在羌人一点防备也没有的情况下，突然发起攻击，白土城很快被攻破。羌人首领伐同力竭身亡。白土城丢失后，蛾遮塞见被围数日蜀兵全无踪影，只得向郭淮请降。

这时，探马来报，凉州名胡治无戴（匈奴部首领）率兵包围武威郡城，情势危急，望速派兵往救。郭淮知道治无戴与青海湖地区羌人有亲戚关系，他的家属留在原西海郡龙夷城（在今青海海晏县三角城）。于是对部下说：“我等不必远道进攻武威城，我将用围魏救赵之计解武威之围。”说完下令部队直奔西海。

西海郡龙夷城位于青海湖东北金银滩上，城池广

大，但治无戴所留守兵无几。治无戴听说郭淮已派军西进西海郡故城，大为吃惊，再也无心围攻武威城，便连夜南返，想保住家属和辎重。当魏军来到龙夷城的时候，治无戴率领的胡骑也抵达城北之地。郭淮不等治无戴靠近龙夷城，便派军向北迎战。双方在龙夷城北（约今西海镇一带）交战。治无戴长途奔袭，人困马乏，本不是魏军的对手。但这一带是羌人的地方，在羌人的支援下，治无戴等且战且向西撤退，并与在羌人援助下从城中逃出的部分家属汇合。魏军追了一程，见前方有羌兵阻止，不便深入，只好东返。

不久，蜀汉卫将军、凉州刺史姜维率军取道西倾山北麓西来，沿途收容失败逃亡的羌胡。胡王治无戴后来率部降蜀，被姜维安置于蜀国。

蜀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再次率大军出陇西，与魏将徐质交锋，大败魏军，乘胜攻取许多地方，并迁徙河关、狄道、临洮三县羌汉民户入蜀。此后，蜀汉内部矛盾加深，无力再出兵陇右，而曹魏日益巩固了对今甘青羌人聚居区的统治。前后延续约25年的魏、蜀争夺羌人羌地之战终于宣告终结。

五、炽磐偷袭南凉城

这场战事发生在西秦和南凉之间。西秦和南凉都是十六国时期鲜卑人在今甘青地区建立的小王国。西秦是陇西鲜卑乞伏部建立的，都城先后建在今甘肃榆中、兰州、临夏一带；南凉是由河西鲜卑秃发部建立的，都城先后建在今青海乐都、西宁和甘肃武威等地。西秦与南

凉既有和好相处的时候，也有兵戎相见的时期，这里所要讲的乞伏炽磐偷袭南凉都城乐都城之战，发生在东晋安帝义熙十年（西秦永康三年，南凉嘉平七年，414年）。在讲战事之前，有必要先对参战双方恩恩怨怨的有关情况作些介绍。

施隆恩南凉释炽磐

建立西秦王国的是陇西鲜卑。陇西鲜卑是指活动于甘肃陇山以西地区的鲜卑各部，其中包括最有势力的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乞伏部原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公元3世纪中叶，他们从大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山脉）向南迁出，西晋末年辗转迁徙到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一带定居，有10余万人口，势力渐强。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其首领乞伏国仁建立小王国，以勇士城（在今甘肃榆中县）为都。三年后，乞伏国仁病故，其弟乞伏乾归继立，自称河南王，迁都金城县（今甘肃兰州市西固区）。13年后，遭到后秦的打击，乞伏乾归全军覆没，携妻室子女投奔南凉。

这时候，南凉国主是秃发利鹿孤。利鹿孤是南凉的第二任国主，第一任国主是利鹿孤兄长秃发乌孤。秃发部是河西鲜卑诸部中最强的一支，其远祖与后来建立了北魏的拓跋部同源。约公元3世纪上半叶，秃发乌孤的八代祖秃发匹孤率部迁出大阴山，辗转迁徙到今甘肃河西走廊北部游牧，后来其孙辈又迁到河西、陇右地区定居下来，被称为河西鲜卑。秃发乌孤继任大首领后，农战并修，士马众多，民情归顺，势力渐渐强盛起来。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秃发部在廉川堡（今青海民

和县城北史纳古城）筑城屯兵。东晋隆安元年（397年），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大赦境内，建年号，正式建立南凉王国。建国后3年之内，攻取了西平（今西宁市）等郡，占有今湟水流域和庄浪河流域的大片领地，隔黄河与西秦相邻。

秃发利鹿孤得知乞伏乾归兵败来降的消息后，即派其弟广武公秃发 傉（nù）檀前往迎接，客客气气地将乾归一行安置在晋兴郡城（约在今民和县城）中，待以上宾之礼。当时利鹿孤部下有人建议将乾归安顿到环青海湖地区，利鹿孤说：“我正欲弘扬信义以收天下之心，乾归势穷来归，如果徙之边鄙，天下人一定认为我是不可以诚信相托之人，我拿什么吸引人才以成就大业呢？”于是没有听从部下建议。可是乞伏乾归和太子乞伏炽磐岂是甘心久居人下之人？他们父子试图逃跑，南凉加紧了防守。乞伏乾归便对太子炽磐说：“我们父子都住在这里，迟早会被杀掉。而我们全家人一起逃又目标太大，肯定会被南凉骑兵追上，不如我一人去投顺后秦姚氏。你们兄弟几个和你母亲都作为人质留在利鹿孤处，这样，他们就不会疑心我要逃，我就容易找到逃走的机会。只要我到了长安，南凉就不会加害你们了。”于是乞伏乾归将儿子乞伏炽磐等送到西平，他自己仍留在晋兴城中。几个月后，乘南凉兵防范松懈之机，乞伏乾归逃到后秦的枹罕（今甘肃临夏）。又过了几个月，乾归到了长安，被后秦皇帝姚兴封为河州刺史，让他仍统领旧部。留在西平的乞伏炽磐曾逃跑过两次，第一次逃跑被捉住，南凉王利鹿孤要杀他，广武公秃发 傉檀为炽磐求情，说作为人子欲归其父也是情理中事，不如饶他一命，也显得我们大度。于是饶了炽磐一死。两年

后，炽磐再次只身逃跑。这时利鹿孤已死，僭檀是南凉国王，他索性将好事做到底，不但未派人追杀炽磐，还把炽磐未能带走的家眷妻小全部送到炽磐处，礼送他出境。当时炽磐对僭檀的大恩大德感激涕零，表示要永志不忘，知恩图报。但从后来的事实看，秃发 僭檀的仁慈之举，并没有得到好报。他放走乞伏炽磐，等于纵虎归山。乞伏炽磐后来成了西秦国主，对邻国南凉毫不客气，该打就打，该伐就伐，并最终灭了南凉王国，毒死了秃发 僭檀。这是后话。

后秦灭了西秦后，却又重用亡国之主乞伏乾归，让他仍旧统领陇西鲜卑旧部，为后秦守卫陇西，这就为乞伏氏东山再起提供了机会。乞伏炽磐从西平逃出来才五六年功夫，就能招集数万人的军队，与后秦相抗。公元409年，炽磐率部攻占枹罕，并派人通知其父乞伏乾归。乾归乘后秦不备，逃出后秦控制范围，与太子炽磐汇合，于是西秦得以复国。

忘恩义炽磐灭南凉

西秦复国后，国势一天天强盛起来，而这时的南凉却由盛转衰，受到北凉、吐谷浑的攻击。西秦国主全不念南凉在自己穷途末路、危难无助之际的活命之恩，唯恐南凉被北凉与吐谷浑瓜分完，于是也频频出手攻击南凉。东晋义熙七年（411年），西秦河南王乞伏乾归派世子乞伏炽磐率兵1万，从金城县北渡黄河，讨伐南凉。南凉王秃发 僭檀派太子虎台率军万余迎战。又方战于岭南（约在今甘肃永登县境内），结果虎台兵败，西秦纵兵掳掠马牛十余万匹（头）。第二年，乞伏炽磐又率兵从临津渡（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过黄河，

攻伐南凉的白土县城（南凉三河郡驻在地，在今青海民和县官亭镇鲍家古城）。南凉三河郡太守吴阴率军民婴城自守，同时派人火速报告南凉王秃发 儁檀。西秦军人多势众，攻势凶猛，儁檀所派救兵从乐都城出发，还未赶到，白土城已落入敌手。南凉兵不敢攻夺白土城，于是三河郡成为西秦辖地。

南凉连近在肘腋、刚刚丢失的三河郡都收复不了，却于次年调集大军赶到河西走廊讨伐城池坚固、兵多将广、实力比自己强盛得多的北凉，结果当然是连吃败仗，元气大伤。北凉主沮渠蒙逊乘胜南伐，两次包围南凉都城。秃发 儁檀无奈，以王弟太尉秃发俱延为人质，沮渠蒙逊才撤兵北归。

南凉军事上接连失利，经济也遭到困境，农业连年歉收，国中闹饥荒。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夏，南凉王秃发 儁檀对群臣说：“乞伏、沮渠二贼南北逼孤，孤屡反击，无奈天不助孤，隐忍一时，也无不可。小小乙弗、契翰竟然也小觑于我。当前，国内饥谨，今年又无庄稼可收，孤欲乘机西伐乙弗、契翰二部，掠取彼处牛羊以解一时灾荒，众卿以为可行否？”儁檀所说的乙弗、契翰，也是鲜卑部落，居牧在青海湖地区，历来臣属于南凉，近几年势力渐强。其首领见南凉日趋衰落，内部不断发生大臣叛离之事，于是也对南凉派来收税的官员颇不恭敬，公然叛南凉而自立，惹恼了秃发 儁檀，如今面临受讨伐的危险。

南凉郃川护军孟恺听了南凉王的话，离席拱手说：“启禀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西伐。我国连年遭遇饥荒，南有炽磐蠢蠢欲动，北有蒙逊虎视眈眈，国内局势不稳，百姓惊恐不安。如今只有按兵不动，方能保全自

己。陛下如果远征，即使获胜，也有后患。不如与炽磐言和，向他采买粮食，度我难关。对辖境内的百姓和归附于我的各大小部落，以好言抚慰，以广我军资。眼下只有积蓄民力，训练士卒，待时而动，方为上策。”

傜檀听了孟恺的话，不为所动，固执地说：“孤决意西征，卿不必劝阻，以免动摇军心。”转而对太子虎台说：“近年来战事不断，百姓无暇耕种已有多多年，国势衰落，内外俱窘。这次远征势在必行，否则无以改变被动局面。孤走后，你要加意提防，蒙逊撤兵不久，仓促间再来的可能性不大。孤早晚担心的，主要是乞伏炽磐。不过炽磐兵少将寡，也不难对付。孤不过一月就能取胜回来。你小心防守乐都，只要保全城池就可以了。”

次日，秃发傜檀点齐7 000名精锐骑兵，从乐都出发，浩浩荡荡向青海湖方向奔袭。他们一路顺利，10余天后，大破乙弗部，掳得马牛羊40余万头只。正当傜檀沾沾自喜的时候，哪里料到等着他的是可怕的灭顶之灾。

南凉王傜檀亲率精锐西征、都城空虚的消息很快传到河南王乞伏炽磐耳中。两年前，乞伏炽磐之父乞伏乾归被侄儿刺死，乞伏炽磐继立，自称河南王，将都城由谭郊迁至枹罕（今甘肃临夏）。这年正月，他在枹罕南山看见五色云升起，认定那是自己的祥瑞之兆，喜悦无比，曾对群臣说：“孤今年必有所定，霸业可成。”于是令部下加紧打造兵器，修缮衣甲器具，训练士卒，等待四方各国发生可乘之机。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听说南凉都城空虚，他高兴地跳起来，大叫“天助我也！”他想立即出兵袭击乐都，征求群臣意见。群臣大

都认为不可出兵，惟有太府主簿焦袭支持炽磐的主张，他说：“僭檀不顾近患而贪远利，我若突然出兵，断绝其归路，使僭檀不能还救，则虎台孤守穷城，用不着费多大的劲就可轻取乐都。这是天赐良机，万不可失。”

乞伏炽磐说：“卿之所言正合孤意。”当即点齐步骑精锐2万，兵分两路，分别在河州北渡口（今刘家峡水库一带）和临津渡口（今青海民和县官亭南）渡过黄河，不事声张，静悄悄迅速来到乐都，将城包围起来，四面急攻。

南凉乐都城的位置在今乐都县碾伯镇略西大古城村后庄，如今谁如果到这里寻觅城址，他只能看到村舍、农田，看到公路、铁路，满眼都是现代化的景象，1600多年前巍峨雄壮的古城再也见不到了。虽然古城的遗址已不存在，但“大古城”、“北门十字”、“北门壕”、“古城角落”、“南门台”、“营门”等地名流传至今，当地百姓仍能指出古城的大致方位。据史书记载，此城始筑于公元402年，城池宏伟广大，外城之中又有内城，十分坚固。北凉沮渠蒙逊曾率大军围攻四次，均未能攻破。西秦军乘城中空虚来攻，乐都城中，南凉主枏秃发虎台率部凭城拒守。

虎台部下有个叫尉肃的，官衔是抚军从事中郎，他向虎台建议道：“我看炽磐攻势甚猛，而我守军兵寡将少，不敷调配。外城广大难守，请殿下调集国人（指鲜卑人）坚守内城，让臣率晋人（指汉族和汉化的其他民族）在外城拒战。这样，即便外城失守，内城尚在，仍可以保存大部分实力，不致于全盘皆输。这是万全之策，请殿下务必采纳。”

虎台轻蔑地笑道：“炽磐小贼，名微将寡，哪里是我南凉将士的对手。他这样攻城，肯定是劳而无功，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撤兵走人，卿何必太过担心呢？”

虎台是个没什么军事才能的人，以前就没有打过胜仗，这时大敌已兵临城下，他还满不在乎。他不仅夜郎自大，没有把强悍劲敌乞伏炽磐放在眼里，更要命的是猜疑心太重。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他猜疑国内汉族将士有二心，竟然把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汉族将士软禁到内城，不准他们参与御敌。就连邕川护军孟恺这样久经考验的高级将才也被软禁起来。孟恺急了，扑通一声跪在虎台面前，哭着大喊道：“殿下不能这样呀！炽磐无道，乘虚来攻，人神共愤。眼下国家危如累卵，恺等进欲报恩，退顾妻子，在这危急关头，人人愿效死力保家卫国，哪来什么二心呀！殿下为什么要这样猜疑臣等呢？”虎台忙拉起孟恺说道：“我怎么不知君的为人，君乃忠贞之士，我有什么信不过的。我是怕其余的人万一有什么意外，是让孟君对他们加以安抚而已呀。”孟恺绝望地连连摇头，泣不成声。

乐都城本来十分坚固，易守难攻。但这时南凉的精锐之师被僭檀带走，守城的兵力本来就不足，秃发虎台又不信任汉族人，使兵力更加薄弱。加之虎台有轻敌思想，致使防范不严。而西秦兵人多势众，装备优良，士气高涨，志在必得。他们在乞伏炽磐的指挥下，轮番进攻，虚实结合，大量杀伤南凉守兵。他们有的数十人抬着大木撞城门，口号声此起彼伏；有的抬着云梯，冒着矢石，飞速冲锋，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上来，冲上来的扶着云梯敏捷地往城墙上攀爬；有的转动车弩，往城上发箭；有的操纵抛石机，往城头上抛石头；

有的挖地道，想从地下进入城内，再开通竖井，进入城中……远处近处，刀枪撞击声、呐喊声震耳欲聋。经过10天浴血奋战，终于将外城攻破。进入外城后，西秦兵又强攻内城。这时南凉守兵惊慌失措，抗御能力越来越弱。而西秦军队士气更加旺盛，他们强攻两天，又将内城打开了缺口，敢死之士率先拥入，呐喊着占领了城墙。南凉兵死的死、伤的伤，纷纷退逃，逃不及的举手投降。总指挥秃发虎台眼看西秦兵攻入内城，冲进南凉王宫，这才知道乞伏炽磐的厉害，后悔当初没有听尉肃和孟恺的话，就在他惊魂未定纳闷的瞬间，已被西秦兵士捆绑起来。南凉王国就这样灭亡了。

乞伏炽磐攻破乐都城后，立即派出5000骑兵向青海湖方向奔袭，追击南凉王秃发傉檀。傉檀听到乐都失守的消息，大惊失色。他本想动员手下骑兵再攻契翰部，以赎回众将士的妻室儿女，无奈部下已丧失斗志，纷纷各自逃命。傉檀难以阻止，只好只身东返，在西平投降了乞伏炽磐。一年后，被炽磐用药酒毒死。

有关吐谷浑、吐蕃的著名战事

一、树敦城、贺真城双双遭劫

为抢财宝，木杆出不义之兵

树敦城、贺真城都是吐谷浑国的小城，这两个城名可能都是鲜卑语。“树敦”含义不明，其位置据多数专家的意见大约是今共和县的曲沟古城。这座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420 米，东西宽 400 米，城墙系夯筑，残高约 10 米，基宽约 7 米，东、西两面各有 1 座城门，并有瓮城，当地人称之为“菊花城”。根据城中出土的陶器，专家初步认定为南北朝时期的城，很可能是吐谷浑的树敦城。如今这里是龙羊峡水库淹没区。贺真城的位置没有定论。有专家认为可能是今共和县石乃亥乡境内的石头古城，其具体位置在青海湖西南。东距尕日拉村 15 里，北距吐谷浑都城伏俟城 30 里（“贺真”一词据秦裕江先生考证，可能是鲜卑语“三十里城”之义）。此城坐落在长有松柏树的山顶上，因此当地人又称之为“山城”。城的平面依山形地势变化而呈不规则形，东、南两面为山体陡峻的绝壁，故无城墙，西、北两面的城墙以自然岩石为基，用石头垒御而成，城墙残

高3米，基宽3~4米，墙顶至今还能看到了望台、岗楼、雉堞的痕迹，城内有2~5米宽、20米左右深、互相联通的沟壕10余条，还有一口10多米深的石井，井中积水清澈见底。城的面积大约有36万平方米的样子。开东、东南、西南三门。如今这座城的断壁残垣静卧在苍翠的山地上，除牧羊人偶尔光顾外，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可是1400多年前，无论是树敦城还是贺真城都曾是比较繁华、热闹的地方。这里要讲的一次大战就发生在这两座城中。

这次战争中被动应战的一方是吐谷浑。吐谷浑原是人名，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涉归的长子，因他是庶出，涉归死后，由涉归嫡出的次子慕容廆（gu）继任首领。后吐谷浑与慕容廆发生口角，加之草场不敷分配，吐谷浑便率领分给自己的部众西迁，于西晋末年辗转来到今甘川青交界一带居牧。到他的孙子叶延时，建立了国家，以吐谷浑为国名和部族名。吐谷浑国是个草原游牧王国，一开始没有在城中居住的风俗，后来修筑过多处城堡。今青海省贵南县、兴海县、共和县、都兰县境内都有吐谷浑修筑的城堡遗址。到吐谷浑第12代孙夸吕在位时（535~519年），其都城由伏罗川迁至伏俟城（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古城）。树敦城、贺真城有时被当作夸吕可汗的行宫。

吐谷浑人虽然僻居青海高原，但具有开放的观念，喜欢经商。他们乘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因故梗阻之机，积极想方设法使丝绸南路青海道繁盛起来，并通过经商，国内出现一批富商，国家用度也比较宽裕。吐谷浑因发展中西贸易致富，国内多藏金银财宝的名声传出去后，引起北魏等国统治者的垂涎。北魏多次发动讨伐吐

谷浑的战争，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的掠夺吐谷浑的金银财宝和牛羊。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吐谷浑乘西魏在河陇一带的统治不够稳固之机，频频出兵扰掠其边境，双方关系有些恶化。

发动这场不义之战的是突厥木杆可汗，给木杆可汗作帮凶的是西魏凉州刺史史宁。

突厥是古代北方民族，原先隶属于柔然人。公元5世纪末，柔然逐渐衰落。6世纪中叶，突厥因攻打高车人获胜，开始走向强盛。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突厥向西魏求婚，西魏为了借突厥之力牵制柔然，将长乐公主嫁给了突厥主土门。次年，土门率兵击败柔然，自号可汗，553年，突厥向西魏献马5万匹。数年后，土门次子俟斤继可汗位，俟斤又叫燕都，号木杆（又作木汗）可汗。此人生得十分奇异，“面广尺余，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刚暴”，他勇而好斗，又有些谋略，即位后便大事征伐，西破𐱃𐱃（yà d）（古西域国名，都城在今阿富汗北），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不几年，突厥的领土大大扩展，东至辽海，西至西海（今里海）万余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全是其属地。木杆可汗野心勃勃，他听说吐谷浑很富，便起了凯觎之心，想借道西魏的凉州，南下掠夺吐谷浑。西魏权臣、太师、大冢宰宇文泰视吐谷浑为眼中钉、肉中刺，巴不得借突厥之力削弱之，如能灭掉更好。于是派凉州刺史史宁率领骑兵随木杆可汗同行。

史宁是建康郡表氏县（今甘肃酒泉地区东）人，自幼喜武，有胆识，善谋划，参与大小战事无数，熟悉军事权略，临敌指挥，尽如其策，立过不少军功，是西

魏杰出的军事人才，历任别将、直阁将军、都督、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车骑将军、东义州刺史、凉州刺史、骠骑大将军、侍中、都督凉甘瓜三州诸军事等职。柔然遭突厥攻击后，其残部常扰掠河西，史宁率部抗击，每战必胜，前后俘获数万人，以功进爵安政郡公。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吐谷浑出使北齐的使团从北齐归来，途经凉州，史宁听到消息后，率军队在赤泉（今甘肃永昌县西）拦截，俘获使团240多人，抢掠了使团600多头驼马以及数以万计的杂彩丝绢等物，史宁以功升任大将军。一次，史宁派人向西魏权臣宇文泰请示事情，宇文泰将自己穿戴的衣服冠履及弓箭甲槊全都赏赐给史宁，并对史宁的使者说：“请代孤向凉州刺史问好并致谢，孤解衣以衣史公，是信得过史公，希望他善始善终，以无损于功名。”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七月，突厥木杆可汗率大军来到武威与史宁会合，择日出兵袭击吐谷浑。突厥与西魏联军到达番（p n）禾郡（在今甘肃永昌县）时，吐谷浑可汗夸吕得到了消息。他自料不是突厥与西魏联军对手，就组织部落向南山（今阿尼玛卿山）转移。木杆得报后，打算分兵追击，待歼灭吐谷浑部众后在青海湖边会师。史宁长期在河西任官，常与吐谷浑打交道，对吐谷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对木杆说：“树敦、贺真二城是吐谷浑的巢穴，若攻取此二城，等于拔去吐谷浑之本根，到那时，追随夸吕的各部落自然离散，与远途劳师追击相比，此乃上策。”木杆听史宁说得有理，同意了他的主意，木杆还询问了这两座城的方位和防守状况，然后商定分为两路，史宁领凉州兵走南道，即南越祁连山，经西平（今西宁）直攻树敦城；木杆

率突厥兵走北道，即从张掖西南翻越祁连山，经今祁连、刚察等县向青海湖西滨的贺真城进军。

镇南轻敌，史宁施骄兵之计

史宁所率西魏兵先头部队刚过日月山，突然遇到吐谷浑小王娑周王国所率骑兵的阻击，走在最前头的数十名骑兵中箭落马。史宁赶到后，组织反击。这是吐谷浑的小股军队，打不过西魏兵，遭到反击后，纷纷落荒而逃，娑周王国逃避不及，战死沙场。

西魏骑兵在史宁率领下，来到树敦城下。树敦城曾是吐谷浑国旧都，修得比较坚固，易守难攻，城中所藏珍宝很多。此时夸吕不在城中，他临走时委派其小王镇南王镇守城池，归镇南王指挥的兵士有数千人，给养充足，号令整齐。史宁观察良久，认为凭他带来的数千骑兵要靠强攻，短期内拿下树敦城是不可能的。看来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他打算采用骄兵之计，以引诱镇南王出城追击，这样，他就有了进入城中，拿下树敦城的机会。于是，他故意让攻城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给镇南王造成的印象是西魏骑兵不断逃亡，攻城的尽是老弱病疲、不堪一击的兵士。史宁等装出攻了几天毫无效果，便拔起营帐，灰溜溜打算班师返回的样子。吐谷浑守兵没有想到这是史宁的奸计。他们见西魏兵要撤退，十分高兴，转而心想何不把这些疲弱不堪的入侵者消灭在城外，为死去的同胞报仇？于是个个摩拳擦掌，请求镇南王下令叫他们追击魏兵。镇南王毕竟没有征战经验，他也没有识破史宁的骄兵之计，还怕史宁跑远了追不上，便急令众兵士打开城门追击。史宁见镇南王中计，立即调转马头，向城门冲击。西魏军士一改疲弱不堪的假

象，个个精神抖擞，在史宁的率领下奋勇冲杀。只听西魏军号角战鼓齐鸣，喊杀声冲天而起。隐蔽在近处工事中的西魏将士听见号角声，纷纷跃出工事也向城门冲击。吐谷浑军士立即与西魏兵厮杀起来，但他们没有料到西魏兵的战斗力如此之强，抵挡了一阵，见抗不住西魏军的攻势，纷纷回撤。镇南王急令关上城门，以阻止魏军入城，可是为时已晚。史宁及所率部分骁勇之士已经冲入城中，将打算关城门的兵士砍死，魏军后续部队随后跟进。他们入城后，活捉了镇南王，逼镇南王下达投降命令。吐谷浑军士反抗一阵，见主帅被擒，只好投降。西魏军在城中大肆抢劫，无数金银财宝奇珍异物被搜掠净尽。次日，城中百姓被强制随军迁行。劫后的树敦城顿时成为冷清恐怖的空城。

吐谷浑可汗夸吕另外还派了一支军队策应镇南王，这支队伍由其小王贺罗拔王指挥。贺罗拔王曾打算尾追西魏兵，等西魏兵攻城时，与城内镇南王的兵力相策应，里应外合，消灭西魏骑兵。后听说树敦城已入敌手，他便指挥兵士在史宁必经的险要地段设置路障，主要是将带枝杈的树木栽在路上，用木棍树枝等制成栅栏，放在长达 50 里的险要处，企图阻止敌方骑兵通过，以便居高临下，杀伤敌兵，夺回被劫掠的财宝和百姓。贺罗拔王凭借有利地形，一开始的确也杀伤了一些西魏兵，但史宁及其所率的西魏骑兵比吐谷浑人更富有作战经验，双方交战不久，贺罗拔王的栅栏就被西魏兵攻破，吐谷浑人战败，被俘虏和杀伤的数以万计，杂畜数万头只也被掠去。

木杆可汗率领的突厥骑兵杀气腾腾，沿北路很快来到青海湖边松柏掩映的贺真城下。木杆绕城察看半天，

赞叹贺真城选址选得好，造得坚固。但是，不管有多坚固，他都非要攻下不可。木杆在察看的过程中，已经找好了攻城的突破口，也有了破城的主意。吐谷浑人在夸吕可汗的指挥下在婴城固守，见突厥兵靠近时，便用密集的强弓射击，并在陡壁处往下滚檣石。木杆攻了几天，试探出城内守兵不多，而且连日来对方的箭镞和檣石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于是木杆开始使用声东击西的计策。等天气黑下来后，一面在北边有石垒墙处鼓噪呐喊佯攻，暗里却派骁勇善战之士数百人从南面攀爬山崖，利用城内对这边防守的疏忽，攻入城中，打开东南城门。夸吕得到东南角失守的报告后，在亲兵护卫下，仓促从西南城门出城，向南撤退。但其妻儿家小来不及脱身的，都被突厥兵俘获。城中所藏珍宝如同树敦城一样也全部被劫掠。

史宁带领满载而归的西魏兵沿青海湖南岸西行，与木杆可汗会合。木杆见到史宁后，拉着他的手，叹服史宁的神勇和善谋。为了表达他的敬慕和感激之情，木杆将自己心爱的坐骑赠给史宁，并坚持让史宁骑在马上，他自己步行送史宁回到营帐。史宁的军事才能不仅受到木杆的钦佩，也得到突厥众将士上下一致的称赞和敬畏，他们都私下赞叹：“史将军确是中国神通广大、智慧超群的能人呀。”史宁将这次出征所劫掠的吐谷浑人口和金银财宝全部送给突厥，木杆可汗在史宁班师前，再次给史宁个人赠送奴婢 100 人，良马 500 匹，肥羊 1 万只。

在突厥与西魏联军的钳形攻势下，吐谷浑连失二城，损失惨重，但木杆和史宁退兵后不久，夸吕可汗又回到故地，吐谷浑部众也陆续从南山返回，他们掩埋已

故亲人，修复残破的家园，又开始了报复西魏和应对下一次被攻击的准备。

二、覆袁川伏允金蝉脱壳

裴矩献谋，隋朝欲灭吐谷浑

这里要说的战事发生在吐谷浑与隋朝之间。覆袁川即今青海门源县永安河谷，伏允是吐谷浑第20任可汗，夸吕之子。

隋朝建立初期，夸吕还在位，吐谷浑势力比较强盛，乘隋朝经常受到突厥攻击、又要准备对付南朝之机，频频攻掠隋边。隋朝平定了江南的陈朝以后，夸吕再不敢寇边，双方进入和平交往时期。隋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将宗室女光化公主嫁给世伏（此时夸吕已死，其子世伏继可汗位）。次年，世伏死，其弟伏允继任吐谷浑可汗。伏允按吐谷浑“兄死妻嫂”的风俗，请准隋文帝，以光化公主为可尊（可汗妻）。从此，“朝贡岁至”，双方保持着和好关系。

隋炀帝即位后，隋朝与吐谷浑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隋炀帝是个好大喜功、热衷于开疆拓土的皇帝。隋朝经过多年的经营和积累，国力明显上升，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为隋炀帝的开疆拓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和物质条件。北方突厥于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分裂为西突厥和东突厥，西突厥尽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分地区，东突厥在今新疆以东，占有隋朝北部大片草原。突厥由于分裂和不断的纷争，势力日益衰落，隋炀帝便有了打通西域，“混一戎夏”的想法。恰巧当时西域商人前来

张掖地区贸易的比较多，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掌管与西域贸易的事宜。裴矩深知隋炀帝的心思，他利用职务的便利，通过与西域商人聊天的方式作了一番调查，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书中详细介绍了西域各国的物产、山川险易、民俗风情等情况，还提出了消灭吐谷浑、突厥的主张，因为这两个小国拥有并遏制着中西陆路交通，对西域各国来中原朝贡起了妨碍作用。《西域图记》报上朝廷后，引起隋炀帝的极大兴趣，他又召见裴矩，详细询问西域的情况，裴矩大讲“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隋炀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立意征服吐谷浑与突厥，发展丝路贸易，招徕远方奇货。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派司朝谒者崔君肃出使西突厥，游说处罗可汗出兵攻打吐谷浑。处罗可汗虽然答应了，但因臣隶于西突厥的铁勒部（又称高车部）反叛，他自顾不暇，无力出兵。铁勒契苾（bì）哥楞被推举为莫何可汗，建牙帐于贪汗山（今新疆吐鲁番北博格达山）。铁勒曾攻掠隋河西边地，后遣使谢罪，表示愿意臣隶于隋。于是，隋炀帝派遣改任黄门侍郎的裴矩劝诱莫何可汗出兵袭击吐谷浑，并以此作为验证其是否有归降诚意的条件。莫何可汗亲率大军由西北攻入柴达木盆地，向吐谷浑发起攻击并击败了吐谷浑。吐谷浑遭到突然攻袭后，在其可汗伏允的带领下向东逃跑。当时伏允根本不知道隋炀帝已打定了消灭吐谷浑的主意，还遣使向隋朝驻军求救。隋炀帝乘机派许国公宇文述从西平郡（治所在今乐都）出兵进屯临羌城（在今湟中县多巴镇），抚纳吐谷浑降众。又派观王杨雄从浇河郡（治所在今贵德县河阴镇）出兵，欲夹击吐谷浑。伏允

见隋军来势汹汹，恐遭不测，又掉头向西南方向逃遁。宇文述立即率兵追击，攻下了吐谷浑的曼头城（约在今兴海县河卡乡东）、赤水城（今兴海县桑当乡夏塘古城），一路斩杀了3 000多人，俘虏了吐谷浑小王、公、尚书、将军等200多人，男女百姓4 000余人。吐谷浑大败，部落来降者10余万口，六畜30余万头只被隋军掠获。伏允带着残兵败将南逃到雪山（今阿尼玛卿山），故地皆空。但是隋军撤回后不久，伏允又返回故地，收集旧部，集结在今青海省海北州一带。

隋炀帝西巡，伏允逃出包围圈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开始了以征服吐谷浑、打通西域通道为目的“西巡河右”之行。三月，隋炀帝亲率百官、宫妃及各路大军从长安出发。四月，继续从关中扶风向西，跨陇山，经狄道（今甘肃临洮），于二十七日出临津关（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渡黄河，来到西平郡（治今乐都）。隋炀帝一行在今乐都停留数日，令随行军队和地方军列成方阵，听隋炀帝讲军论武。五月九日，隋军大猎于拔延山（在今化隆县北），围猎范围周长约200里。这次声势浩大的围猎活动，实际上是针对吐谷浑的军事演习，也有夸耀兵威的意思。之后，隋炀帝一行经今西宁北上，十四日入长宁谷（今西宁北川），十六日过星岭（今大通县桥头西南中岭），十八日在金山（今大通金娥山）上大宴群臣，稍事休整。二十四日，隋朝大军抵达浩门川（今青海大通河门源县境内段），渡河时，桥坏，几个兵士掉到河中，隋炀帝大怒，将负责修桥的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9人斩首，过了数日，桥修坚实后，隋炀帝才带着宫

妃等乘车过桥，继续前行。

隋炀帝御驾亲征，隋军出动数十万西来，给吐谷浑可汗伏允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上年遭遇突厥兵与隋军的夹击，吐谷浑蒙受了很大损失，至今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眼下又面临大军压境，伏允真有点胆战心惊。因双方实力悬殊，硬打是打不过的，只有据险固守。伏允本打算带领部落往南转移，但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已被隋军牵制住了，只好暂时保据覆袁川一带。

隋炀帝得到报告，说吐谷浑部众就活动在浩门河流域。于是他打算利用隋军人多的优势，就地围歼吐谷浑。他命令内史元寿率兵南屯金山，东西连营 300 余里；兵部尚书段文振率兵北屯雪山（今祁连山冷龙岭），也是东西连营 300 余里；太仆卿杨义臣率兵驻扎在东面的琵琶峡（今门源县珠固、仙米一带），连南北营 80 里；将军张寿率兵驻扎在西面的泥岭（今门源西大通山）。整个包围圈绵延 900 余里。

上面提到的几个将领，都是隋代比较有名的战将。如段文振，自幼膂（l）力超凡，胆识过人，凡攻城拔寨，常冲锋在前，曾任过兰州总管、云州总管、灵州总管等职，为官“甚有威惠”，曾两次以行军总管之职率军北征突厥，立有大功，其中沃野（在今内蒙古五原北）一战，打得西突厥达头可汗晕头转向。又如杨义臣，本姓尉迟，其父在与突厥作战中阵亡，他自幼养于宫中，被隋文帝赐杨姓，杨义臣“性谨厚，能驰射，有将领之才”。有一年突厥达头可汗率兵犯边，杨义臣以行军总管率步骑 3 万出白道，大败突厥兵。隋炀帝时，汉王杨谅在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作乱，将隋代州总管李景围困住，杨义臣奉命往救，但所带兵

不多，一开始又打了败仗。后来他将军中牛、驴收集了数千头，令数百兵士每人带一面鼓，预先悄悄埋伏在沟谷中。等到与叛军作战时，刚一交手，命驱赶牛驴的兵士擂鼓疾进，一时鼓声震天，牛驴狂奔，漫天尘埃飞扬。叛军不知怎么回事，以为中了杨义臣的埋伏，人心惶惶，阵脚大乱，杨义臣纵兵攻杀，大获全胜，以功升上大将军，授相州刺史，后转任太仆卿。这次这些将领个个统领雄兵，虎视眈眈，必欲将吐谷浑剿灭在覆袁川。

伏允可汗发现自己被隋军四面包围，就急忙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众臣都认为只要保全可汗，吐谷浑就有复国的希望，无论如何，可汗一定得脱身。其余的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降。而可汗脱身，靠武力冲杀风险太大，化妆出逃则比较保险。于是找出相貌与伏允差不多的名王假扮成可汗的样子，带领部众退守车我真山（在泥岭以西），摆出与隋军决战的架势，伏允则带领百十名亲信逃出了重围。隋炀帝不知伏允已逃的消息，还想生擒伏允，他派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率军攻车我真山。

张定和，字处谥（m），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曾任骠骑将军，一次与突厥作战，率先冲锋，脖子被敌人刺伤，他用草塞住伤口，神情自若，继续冲杀，终于得胜而还。隋文帝听说后，被他的壮举所感动，派人带上药飞速驰至他驻扎的地方，以表示慰问。隋炀帝即位后，张定和先后任宜州刺史、河内太守，颇有惠政，后升任右屯卫大将军。这次从征吐谷浑，奉命率部攻车我真山。他见吐谷浑部众不多，以为这些人没有什么战斗力，凭自己的勇武，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

里。张定和先令人喊话，让吐谷浑人投降。可是他们拒不降顺，于是张定和很恼怒，没有披甲戴盔，便挺身登山。埋伏在崖谷下的吐谷浑部落兵见张定和像个当官的，便瞄准他一齐放箭。只听“嗖嗖嗖”弓箭声呼啸而过，张定和“哎哟”一声，扑倒在地。随从一看，他身上已连中数箭，都很致命，只说了一两句话就气绝身亡。隋军死了统帅，军心有些惊慌。张定和的亚将柳建武临危不惧，他咬牙切齿，发誓要为张定和报仇。于是组织军队分三路发起攻击，很快将吐谷浑人打败，逃避不及的吐谷浑将士全部被斩。隋炀帝听说张定和战死，为痛失爱将而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隋军慢慢收缩包围圈，遇到吐谷浑人，先迫令其投降，如不投降就武力剿杀。吐谷浑部众伤亡较大，突围无望。五月二十八日，十余万口男女在其仙头王率领下向隋炀帝投降。覆袁川之战以隋军获胜宣告结束。

隋军在降众中找不到吐谷浑可汗伏允，才知道中了伏允金蝉脱壳之计，叫他早早逃出了包围圈。隋炀帝很不甘心，六月二日，又派右光禄大夫梁默、右翊（yì）卫将军李琼率军追击伏允。梁默原是隋大将梁士彦的苍头（奴仆），因骁武绝伦，屡立战功，后升任大将军。这次领命追击伏允，他信心百倍，一心想着再立新功。他听说伏允在赤水城（今兴海县）一带出没，便率骑兵急急向南追奔。来到赤水城附近后，梁默、李琼及所带领的兵士大多程度不同地发生高原缺氧反应。吐谷浑的军队不等隋军休息、吃饭，发起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地将隋军包围起来。梁默等立即迎战，但他们处于不利的地形，加之长途追奔，体力疲惫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渐渐招架不住，梁默、李琼力战而死，所率隋军死

伤严重，只有少部分逃回去向隋炀帝报信。隋炀帝又派卫尉卿刘权率军从伊吾道（晋伊吾县治今甘肃安西）追击伏允，刘权一行越过今祁连山南下青海湖西滨，来到吐谷浑都城伏俟城（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古城，在青海湖西15里），俘获了1000多名吐谷浑人，又乘胜向西南行，攻战了吐谷浑曼头城（在今兴海县河卡乡东）、赤水城（今兴海县桑当乡夏塘古城）。伏允率2000余骑南奔党项羌（活动在今果洛州一带）。刘权奉命在赤水城设积石镇，大开屯田。

六月八日，隋炀帝一行经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肃交界之扁都沟）前往张掖，十七日登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南大黄山）举行盛大庆典仪式。次日，隋炀帝下令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城）、鄯善（治所在今新疆南部若羌县）、且末（治今新疆且末县）四郡。吐谷浑国一度亡失（隋亡后才又复国）。隋炀帝一行返回时，又经大斗拔谷，此谷山势险峻，道路狭窄，人们只能鱼贯而行。正行走间，突遇大风雪，士卒冻死大半，马驴冻死十之八九，后宫妃子、公主等冻饿交加，互相失散，不得不与军卒们杂宿山谷中，狼狈不堪。九月二十五日，隋炀帝车驾返回长安。

三、五路唐军大战吐谷浑

昏聩伏允，拘人启衅

隋大业末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爆发，吐谷浑可汗伏允乘隋朝衰亡之机，率部众返回故地，重建了吐谷

浑王国。当时陇右地区有薛举、李轨等割据势力盘踞。唐武德二年（619年），高祖李渊为了消灭占据武威自称河西大凉王的李轨，派遣使臣来到吐谷浑国与伏允可汗接洽，想约请吐谷浑与唐东西夹击李轨，并许以事成之后放回隋时留质长安的慕容顺（伏允之子）。伏允答应了唐朝的约请，及时出兵库山，配合唐军平定了李轨，唐朝也兑现诺言，将慕容顺遣回吐谷浑。此后，唐浑关系以和好为主。唐太宗继位后，吐谷浑一方面不断派使者入唐，维护已建立的通贡和互市关系；另一方面则又屡屡出兵，频繁扰掠唐西部边境，阻梗西域通道。如贞观元年（627年），伏允遣使入唐朝贡，使者未离长安，吐谷浑部众却大掠鄯州。当时北方突厥势力正盛，唐朝为避免兵力分散，暂时不想出兵征讨吐谷浑。唐太宗对伏允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策略，对其过错只是遣使下诏责问，同时召他入朝面谈。伏允自觉理亏，不敢见唐太宗，故称病不行，却派人为其次子尊王请婚。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请婚要求，通知伏允，让尊王亲自前往长安迎娶唐宗室公主。但尊王又害怕被拘押，也称疾不肯入朝。于是唐太宗下诏取消婚约。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乘东突厥内外交困和连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这样，唐朝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仍在阻梗中西通道的吐谷浑和西突厥。而年老昏聩的伏允对自己面临的严峻形势没有清醒认识，听信其权臣天柱王之言，继续不时地对唐朝西北边境进行攻扰。

唐贞观八年（634年）十一月，吐谷浑又寇掠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并拘执唐行人鸿胪丞（官名，掌传旨、册封等事）赵德楷、安侯等人，唐太宗派人交涉10次，还亲自对吐谷浑使者喻以祸福，伏允仍没

有放人。这时，唐朝国力日渐强盛，具备了讨伐吐谷浑、扫除中西陆路交通障碍的条件，唐太宗又是个英武雄杰、志在开拓的皇帝，吐谷浑拘押唐朝官员的很不明智的做法激怒了唐太宗李世民，成了唐朝发动对吐谷浑战争的导火索。这年十一月，唐太宗发布了《讨吐谷浑诏》，诏书大意是说：朕继位9年以来，大修文德，以求国家安定，四方少数民族首领无不思顺臣服，而吐谷浑蕞（zuì）尔小番，占据河右，地方不足千里，人众不足一万，却不自量力，且不爱抚百姓，肆意拒命，与上国抗衡。朕多次派人晓谕，并召其使者亲自告诫开导，劝行善道，亲和相处，以安宁边境。但训导积年，凶顽未改，剽掠边郡，略无宁息。今上书语辞傲狠，又拘我使臣，全国上下，同心怨愤，都愿诛讨。理应派大军穷其巢穴，但有罪的只是吐谷浑年老昏庸的伏允可汗和天柱王等一二奸邪权臣，其余部众，一概不问。平凶息暴，是朕之本意。十二月，唐朝决定派大军征讨吐谷浑。

李靖挂帅，出师西征

唐太宗在任命征讨吐谷浑的统帅时，自然想到自己最信任的将领李靖，本想派李靖统帅大军出征，但考虑到他年岁已大，前不久因患足疾而离职休养，不忍心再叫他到很远的地方去打仗，经历艰难险阻。但李靖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要求前行。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北）人，是唐朝杰出的军事家。他自幼好学，精通史书，有文武才略。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当与他谈论兵事，都拍手称绝，赞不绝口。隋末唐初，李靖追随李世

民征战南北，多次立有重大军功。在平定江南之战中，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迫使占据江陵、自称梁帝的萧铣投降，击败诈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辅公柝（shí），得到唐高祖李渊的赏识，称李靖是萧铣、辅公柝的克星，用兵之神赛过古代的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贞观四年，李靖率3 000 骑兵深入突厥境内，一举攻下定襄城（在今山西大同市）。后又乘突厥颉利可汗请求降唐，放松戒备之机，突出奇兵于阴山，消灭了东突厥国，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唐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使李渊、李世民欣喜若狂。他先后出任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检校特进等职。两个月前，他辞去了已任满4年的宰相职务。当听说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吐谷浑时，他顿时精神抖擞，不顾足疾与64岁高龄，主动请求挂帅，亲自远征。李靖找到宰相房玄龄，对他说：“我虽然老了，但还能走这一趟。”唐太宗听说这位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老将愿意挂帅，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以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州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胶州郡公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zèng）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统统由李靖指挥，择日出发，远征吐谷浑。

李靖等奉命赴任之时，正是寒冬腊月季节，唐朝大军约10万人马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向西杀奔而来。次年（贞观九年，635年）三月，抵达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李靖召集众将商议进军方案。有的将领认为唐军经两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人马困

乏，应当先稍事休整，征集粮草，准备充分后再发动进攻。好多人附和这个提议，认为等天气再暖和些，草再长高点，对唐军更为有利。侯君集说：“我大军已到，而吐谷浑贼徒还没有逃到险远处，这是天助我也。应当挑选精锐，长驱疾进，乘其不备，突然发动攻击，肯定能取胜。如果拖延时日，吐谷浑人必定会逃到险远之地，那时，有崇山峻岭阻隔，想要讨伐他们可就难了。”这个提议完全符合李靖的谋略，于是李靖采纳了侯君集的建议，挑选出精锐骑兵，减少所带的干粮和用具，轻装疾进，向青海湖方向奔袭。

吐谷浑人听说唐军大军压境，纷纷向山势险峻的地方逃命，距离唐军达千余里。唐军虽说在鄯州逗留不久就追过来了，但还是耽误了一些时日，当他们追到赤岭（今日月山）以西时，已不见了吐谷浑人的踪影。有的将领提议息兵东返，只有李道宗坚持继续向西追讨，得到李靖的允准。闰四月，李道宗所率偏师日夜兼程西追，急行军10天，终于在库山（约在今青海湖西北天峻县境）地方追上吐谷浑部落。吐谷浑人占据险要地形，与唐军展开殊死苦战。李道宗见急攻难以取胜，便想用前后夹攻之计破敌。他一边指挥大军正面徐攻，一面派1000名骑兵暗暗绕道山后，乘吐谷浑人不注意，突然从背后发起攻击。吐谷浑人腹背受敌，大吃一惊，所占据的有利地形渐渐被唐军夺去，他们见难以坚守，开始溃逃。唐军却越战越勇，经过激战，唐军大获全胜，俘虏了吐谷浑400多人。

烧草逃命，分兵追击

库山兵败后，吐谷浑可汗伏允更加惊慌，他召集大

臣商议对策。大臣们认为：“唐朝大军深入我国，所带粮草不多，如果我们火烧草原，断了唐军马草，将有利于我们撤退。”伏允再也想不出什么好计策，便下令火烧草原，自己率亲随向西部沙漠逃命。莽莽草原被付之一炬后，唐军马草确实成了问题。部分将领便向李靖建议：“贼徒西遁，不知确切地方。我军如要前行，必然要借助马力。如今马无草可食，疲瘦不堪，远途追击实有困难。不如暂且退回鄯州，等马肥之后，再图进取。”侯君集说：“不能退兵。昔日段志玄率军从吐谷浑境回撤，刚到鄯州，吐谷浑人随后就追到了城下。那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国家还完整，都很卖命。现今吐谷浑一败涂地，他们人心涣散，像鸟兽般自顾自逃命，烽堠都没人守望，君臣分离，父子失散，乘此机会消灭他们，就像弯腰拾草一样容易，如果丧失这个机遇，日后必定要后悔。”李靖也不愿无功而返，他再次听从了侯君集的意见。于是决定兵分两路，在千里草原寻歼吐谷浑有生力量。北路由李靖率领，李大亮、薛万均、薛万彻等为副，出曼头山（约在今共和县与兴海县交界一带），向西穷追；南路由侯君集、李道宗率领，进入今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又自西折向东追击。

闰四月二十三日，李靖部将薛孤儿（一作薛孤吴儿）率精锐前锋来到曼头山，与一股吐谷浑军队相遇。吐谷浑人在其名王指挥下据险拒敌，薛孤儿利用唐军人数众多、发动迅猛攻势，经过激战，终于获胜，斩杀了吐谷浑名王，俘虏 500 人，获取大批牛羊等牲畜，使唐军的口粮及时得到补充。

五月初，北路军李靖等率部从曼头山继续向西进军，来到赤水源（又叫赤海，可能即今都兰县南部的

乌兰乌苏郭勒)。同行的有沃沮道行军副总管薛万均，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薛氏兄弟是敦煌人，后迁至京兆咸阳（今陕西咸阳）。他二人身材魁梧，武艺高强，作战十万骁勇，所立战功卓著，薛万彻还曾被唐太宗称为“当代名将”。这时，他们各率 100 名精锐骑兵在前开道。正行走间，突然与数千吐谷浑骑兵相遇，他二人分头拍马冲入敌阵，左右刺杀，如入无人之境，吐谷浑人无人敢阻挡。杀了一阵，他二人分别飞马奔回唐军中，对其他将士说：“贼人软弱，容易对付。”于是又冲入对方军中，右突右杀，人马血流，勇盖三军。薛氏兄弟轻敌先进，一开始占了些便宜，哪知随后却被吐谷浑人包围起来，激战中，他二人都负了枪（矛）伤，从马上摔下来，步战拼杀，跟随他二人冲过来的数百名唐军大部分战死。薛氏兄弟渐渐体力不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正在危急时刻，左领军将军契苾（bì）何力率领数百名骑兵赶到，他们杀入重围，竭力奋击，所向披靡，薛万均、薛万彻兄弟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这契苾何力是铁勒人，铁勒莫何可汗是他祖父。契苾何力 9 岁丧父，后与其母率部众千余到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归降唐朝，被唐太宗封为将军，他作战英勇，又有头脑，为唐朝建立了许多功勋。这时解了薛氏兄弟之围，薛氏兄弟很感激他。北路唐军的另一支在且末道行军总管李大亮率领下从青海湖西滨向西南行，到蜀浑山（在赤水源西）一带，遇到吐谷浑人，双方接战，打了几天，唐军获胜，俘吐谷浑名王 20 人，掳杂畜 5 万多头只。另外，将军执失思力是降唐的突厥人，他率突厥兵随李靖出征吐谷浑，这时在沮茹川（又作东如川、居茹川，即今都兰县柴达木河一带）遇

到了一支吐谷浑军队，经激战，也取得了胜利。

北路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李靖率部进占吐谷浑都城伏俟（sì）城，并继续派人搜歼吐谷浑残部。吐谷浑人藏匿到地势险要的山中，仍免不了被追击的命运，这时，国民都十分怨恨国相天柱王，认为正是由于受他的蛊（gǔ）惑，老耄的伏允可汗才作出派人攻扰凉州、扣押唐使的糊涂事，惹恼了唐太宗，以至于如今被打得躲没处躲，藏没处藏，百姓死伤无数，无家可归。天柱王就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伏允长子大宁王慕容顺这时顺应民心，果断作出决定，带人将天柱王斩首，于五月中旬来到李靖帐中，表示愿率举国部众投降唐朝。

就在慕容顺投降唐朝之前，吐谷浑可汗伏允已西逃到今新疆南部的且末一带。后听说唐军将要穷追西来，于是又西入突伦碛（今新疆且末与和田间的大沙漠），想投奔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唐北路军中李大亮、薛氏兄弟、契苾何力等追击伏允来到且末，听说伏允在突伦碛，众将对是否继续追击发生了分歧，薛万均对赤水源被围之事心有余悸，主张不要再追了，但契苾何力坚决主张乘胜穷追，他说：“贼徒没有城郭，只是追逐肥草美水而生存，如果不乘其不备穷追猛打，一旦被他们知道有人追击而四散惊奔，再想寻觅他们的踪影就难了。”他不顾薛氏兄弟的劝阻，径自挑选了1 000余名骁勇骑兵，亲自带领他们日夜兼程继续追击，直奔突伦碛。薛万均不得已只好随后跟进。唐军深入大沙漠几百里，碛中缺水，众将士干渴难耐，不得已只好刺马饮血止渴。经过几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追到伏允的牙帐跟前，与伏允所带亲随数千人展开激战。契苾何力等将他们大部分斩首，但伏允再次逃脱，伏允的妻室家小被

俘获，同时唐军掠得杂畜 20 多万头。伏允虽然再次捡了一条活命，但众叛亲离，身边追随者才百余骑，过了几天，走投无路，自缢而死（一说被左右所杀）。

唐南路军在侯君集、李道宗率领下，于五月初由库山进至乌海（今玛多县冬给措纳湖，又名托索湖），与吐谷浑人展开激战，俘其名王梁屈忽（一作梁屈葱）。之后，西行 2 000 余里，经过的大多是荒无人烟之地，这里盛夏降雪，地上多有积雪，山中多有瘴气（即缺氧反应），气候十分恶劣。他们又过破逻真谷等地，那里水少，将士含冰解渴，战马也都啃雪充饥。向东返回时，经过星宿川（今曲麻莱县东北），到达柏海（今扎陵湖、鄂陵湖），其间多次碰到吐谷浑人，发生激战。每次作战，唐军都有斩俘。侯君集所率唐军北望积石山（即大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还观看了黄河源头。最后沿旧路向东北方向返回，与北路军会师于大非川（今兴海县大河坝河上游）。

唐军六道总管中的另外两道总管及所率军队没有参战。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所率军队于三月在洮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打败叛归吐谷浑的羌人后，一直逗留不前，延误了主帅李靖约定的军期，受到责罚。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及左骁卫将军樊兴所率唐军从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出发，经过党项羌辖区时，发生了意外。党项羌大首领拓跋赤辞早在 4 年前即率部归附了唐朝，唐在其地设了几十个羁縻州。李道彦率部到阔水（今四川松潘西）时，见党项羌对他们毫无防备，竟派兵进行抢掠，由此激怒了党项羌。诸部羌人联合起来阻击唐军，拓跋赤辞亲自带人守在野狐峡（约今甘肃迭部的拉达），挡住李道彦的去路。李道彦自知

理亏，无言可答，双方交战，唐军大败，李道彦不得不退回松州。樊兴也因故逗留不前。他二人回朝后均受到唐朝廷的责罚。虽然上述两路总管及所率军队均贻误军期，没有参战，但唐军仍取得了征服吐谷浑的全面胜利。

五月，唐太宗下诏让吐谷浑复国，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授予“𪚩(j) 胡吕乌甘豆可汗”(意为吐谷浑英明的君主)称号，又派李大亮率兵数千留驻，作为他的声援。慕容顺在长安生活的时间长，在草原生活的时间短，不为国人所拥戴，不久在内乱中被杀。慕容顺死后，其子燕王诺曷钵继位。诺曷钵年幼，因而“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唐太宗又派侯君集率兵进入吐谷浑，帮助平息了动乱。贞观十年(636年)，诺曷钵请准唐太宗，在吐谷浑国颁行唐历，奉唐朝年号，唐太宗封诺曷钵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意为智慧富贵的君主)，从此吐谷浑成为唐的属国。

四、薛仁贵败绩大非川

吐蕃的兴盛与吐谷浑之亡国

大非川之战是公元670年发生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一场战事。大非川的今址，过去大多认为是今青海兴海县境内的切吉旷原，这里是南北宽约五六十里，东西长约一二百里的大平川，地形开阔，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建有塘格木农场和新哲农场。然而近年学者根据史书记载中提到的大非川与相邻其他地方的里程关系，以及地面遍布泉眼的地貌特征等，认为大非川应是今兴海县大

河坝河上游的水塔拉地区而不是切吉旷原。这个水塔拉是一条宽约 30 里、纵深约八九十里的山谷坡地，穿行其间的水塔拉河是大河坝河上源的一条主要支流。“塔拉”是藏语，意为宽阔的原野或川原。这里海拔 4 000 米以上，广泛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泉眼。笔者于 2005 年 5 月亲赴大河坝河上游黄清河与青根河附近考察，见这一带的地貌确属大小泉眼遍布的草甸草原，只是各泉已干涸而已。将大非川认定在水塔拉一带可能与史书的记载更为吻合。

唐朝为什么与吐蕃在大非川打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交待一下吐蕃的兴起以及它与唐朝的关系。

吐蕃人是现今藏族的主体先民。根据考古发现，西藏高原在距今一万余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有人类居住，西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卡若文化、曲贡文化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时代相近，且有一定联系。据汉藏文史籍记载，约公元前 4 世纪时，雅隆地区（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琼结一带）的悉补野部落脱颖而出，该部落首领仰赤（一作聂赤）赞普（藏语意为国王），号鹄提悉补野（又作勃悉野、罕（x）勃野、费夜、宝髻）。仰赤及以后的 6 代赞普，被合称为“七天座王”，其后依次又有“中丁二王”、“六地善王”、“八德统王”、“五赞王”等，以上共计 28 位王。“五赞王”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鹄提悉补野”之名，成为了雅隆地区的古称，进而一度成为了整个藏区的名称。从第 26 代王起，其谱系有了确切记载（此前均系追述）。其第 30 代王时初步形成国家。隋末唐初，鹄提悉补野部的第 31 代赞

普郎日弄赞兼并了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一部分邦国，其子松赞干布在位时，诛戮叛臣，东征西杀，兼并周边更多的部族，建立起统一强大的吐蕃王朝。约唐贞观七年（633年），吐蕃将都城由雅隆迁至逻些（今拉萨）。吐蕃王朝建立初期，国势兴盛，对外扩张的欲望很强。而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特点决定了吐蕃扩张的重点方向是其东北方向，首当其冲的就是吐谷浑国。

吐谷浑与吐蕃交往的历史比较早，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年色先天失明，由于从吐谷浑国请到了医术高明的大夫，他才得见光明。唐朝初年，吐蕃与吐谷浑国宗室有联姻关系，双方结为“甥舅之国”。唐贞观十年（636年），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向唐求婚，唐太宗答应将弘化公主嫁给他。同一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也派出使者向唐朝求婚，却遭到唐太宗的婉言拒绝。吐蕃使者将求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吐谷浑从中作梗，于是松赞干布发兵20万攻击吐谷浑。吐谷浑毫无防备，遭受失败后逃到青海湖以北。吐蕃又屯兵松州（今四川松潘），声言如果唐朝不许嫁公主，就要入寇。结果被唐军击败。松赞干布又遣使谢罪，再次诚恳求婚。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将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吐谷浑与唐朝和亲后，与唐朝的关系日益亲密，而与吐蕃的关系有所疏远，引起吐蕃的嫉恨。同年，在吐蕃部分贵族的策动下，吐谷浑国内以宣王为首握有实权的亲吐蕃势力，阴谋借祭山神之机袭击弘化公主，劫持诺曷钵奔吐蕃，以颠覆吐谷浑王国。但事机泄露，诺曷钵闻变后，急忙带上弘化公主飞骑直奔唐鄯城县（治所在今西宁市）。唐鄯州刺史杜凤举派果毅都尉席君买，与在鄯城的诺曷钵属下威信王合兵攻击宣王，杀死了其兄弟3人。这一

事件使吐谷浑国内亲吐蕃势力受到打击。不过，从总体上看，松赞干布、唐太宗在世时，吐蕃与唐、与吐谷浑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后来，随着这两个人的先后去世，情况发生了变化。松赞干布去世后，新赞普年幼，大相噶尔·禄东赞当权，极力推行对外扩张的政策，于是加快了征服吐谷浑的步伐。

唐显庆元年（656年），禄东赞率兵12万击败吐谷浑属国白兰（在今青海鄂陵、扎陵湖为中心的地区），并驻兵于此。龙朔三年（663年）五月，吐谷浑亲吐蕃的权臣素和贵叛投吐蕃，将吐谷浑的虚实及兵力部署情况全部告诉给禄东赞。吐蕃于是调集重兵，避实就虚，在黄河边上轻易击败吐谷浑军队。诺曷钵被打败后，与弘化公主一起率数千帐部民逃到唐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境内，并遣使向唐高宗告急。吐蕃占据吐谷浑全境，严重威胁到了唐朝西部边境的安全，但当时唐朝正忙于辽东战事，一时很难抽出太多的兵力增援吐谷浑，只派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右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以防吐蕃。六月，又以左卫卫大将军苏定方任安集大使，节度诸军，声援吐谷浑。这时，吐蕃遣使入唐，上书罗列吐谷浑的“罪状”，要求唐朝认可其占领吐谷浑之地的既成事实，理所当然遭到唐高宗的拒绝。十一月，郑仁泰病死，苏定方按照唐高宗的意思“平两国怨”，即做调解工作，试图使吐蕃与吐谷浑和睦相处，并没有出兵对吐蕃进行反击以救助吐谷浑。此后几年中，在是否出兵援救吐谷浑的问题上，唐朝大臣意见分歧，唐高宗犹豫不决，这事便被搁置起来。结果，在青海高原立国近350年的吐谷浑国就这样消失了。

唐军西征 ,名将挂帅

唐咸亨元年（670 年），吐蕃继攻占吐谷浑国之后，又出兵攻占了唐在西域建立的 18 个羁縻州，并与于阗（在今新疆和田县）一起攻陷龟（qi）兹（在今新疆库车县）的拨换城，于是唐朝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全部废罢，唐在西域的统治受到致命的打击。这使唐高宗大为震怒，也促使唐朝下决心对吐蕃攻势正旺的扩张进行反击。

这年四月，唐朝在辽东的战事结束，兵力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唐高宗任命左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罗娑道行军大总管，以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兵 10 万攻讨吐蕃。此行还负有援助吐谷浑回到其故地并复国的使命。

薛仁贵是唐朝名将，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贫贱，为人骁勇，骑射技艺十分精良。他贞观末年应募从军，跟随唐太宗征讨高丽（今朝鲜）时，逢对方 25 万大军依山列阵，薛仁贵身穿鲜亮的白色战袍，手执方戟，腰挎弓箭，大声呼叫着率先冲入敌阵，左驰右骋，所向披靡，勇不可挡。敌军害怕，有的转身逃跑，唐军乘机攻击，大败敌军。唐太宗在远处观战，没有看清穿白衣率先冲锋的勇将是谁，便派人召来询问，对仁贵十分喜爱，当即拜他为游击将军。回到长安后，唐太宗又对薛仁贵说：“朕身边旧将都老了，外出打仗难靠他们，后来挑选的勇将，都不如卿。朕得到了辽东也不如得到卿高兴。”不久，又提升他为右领军中郎将。高宗显庆年间，薛仁贵多次出征高丽、契丹，均立有显要武功，升左卫卫将军。龙朔二年（662 年），薛

仁贵随郑仁泰征讨九姓突厥，对方派几十名骁勇善战的武将挑战，薛仁贵只射了3箭，3名武将当场毙命，其余的大惊失色，都下马请降。当时军中流传的歌谣说“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从此衰落，不再来犯唐边。

这次薛仁贵奉命西征吐蕃，自恃英勇善战，没有把吐蕃放在眼里，仍充满自信。那么，严阵以待的吐蕃军主帅是谁呢？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吐蕃名将钦陵。钦陵姓噶尔，是吐蕃大相禄东赞之子。松赞干布死后，新立的赞普年幼，禄东赞以大相名义摄政。禄东赞虽不识字，但非常机敏，性格刚毅，有主见，他当权时，极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禄东赞死后，钦陵出任吐蕃大相，继续执掌朝政。钦陵和他父亲一样行事果断，足智多谋，善于用兵。钦陵的3个弟弟赞婆、悉多于、勃论也都很有才干，均居外统率重兵，使邻国畏惧。噶尔家族在吐蕃专权，给唐朝造成边患长达30年。钦陵听说唐朝派名将薛仁贵前来讨伐，便预先调兵遣将，作好迎战准备。他特意把战场选在大非川。据《册府元龟》记载，吐蕃境内有叫鹿服泉的地形地貌，多分布在高海拔黑土带冻土区，其特点是呈片状分布，满山遍野尽出泉眼，泉口大者丈余，小者一二尺，水深尺余。吐蕃人骑的当地战马熟悉这种地形地貌，在泉口行走，不致失蹄。每当吐蕃与中原汉族军队打仗，总是设法把对方引到这类地方，因汉马不熟悉地形，常误入泉眼而翻到，汉军因而常吃败仗。这次钦陵又想诱使唐军在此类地方作战。

钦陵听说唐军要有10万人马，他除了要在地理上占优势外，还要在兵员上占绝对优势，于是准备动员40万兵力。吐蕃王朝建立以来，已先后兼并了今西藏

北部和青海南部的苏毗（pí）、今通天河流域的当弥、今扎陵、鄂陵两湖为中心的白兰以及今青南的党项等羌人小邦国，使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唐高宗时期，唐朝的府兵制开始走向衰落，而吐蕃王朝作为一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其国势仍处在上升时期。它像我国古代北方许多游牧民族政权兴起初期一样，具有极强的向外扩张的能量。为了适应扩张战争的需要，其政治、经济生活完全纳入战争轨道。临战之时，以部落为单位，兵民合一，群体出征。这种体制在动员兵力、提供军需等方面比唐军具有更多的优势。吐蕃还有一套法令统驭制度和利益激励机制，每逢战事，前队尽死，后队才进，其俗人人以战死为荣，以退却为耻。其军队无粮饷，掳获物归己。因此，吐蕃兵士向前冲杀的积极性很高，战斗力十分强大。

钦陵及其所指挥的吐蕃兵士气高涨，秣马厉兵，以逸待劳，等着与唐军决一死战。

辎重失，马颠蹶，唐军惨遭失败

薛仁贵所率大军于五月出发，七月到达鄯州，后越过赤岭（今日月山），进入吐蕃地界。薛仁贵派出探马四处侦察，寻找吐蕃主力，以便早日将其歼灭，但是数百里草原竟然空荡荡的，连牛羊都很少见到。原来吐蕃已提前将人畜作了转移，唐军探察数日，才知道吐蕃兵的主力驻在原白兰国及其以南地区。薛仁贵与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商议后认为：唐军远途征讨，所带粮草有限，宜在速战，而吐蕃军得知唐军压境，惊慌逃窜，匿于山嶂险阻之处，尽管那里有瘴气，地理、气候、后勤供应等方面于唐军不利，但蕃军如果一直据险不出，唐

军也不能空手而返。于是薛仁贵决定深入敌境，以期迅速歼灭敌军。

八月初，唐军来到大非川，扎好营寨后，薛仁贵召集众将进行战事部署，他说：“我军继续南进，将要经过乌海（今玛多县境内冬给措那湖），行军路途遥远，沿途地势险要，车行艰难，那里又多瘴气，没有久留的必要。如果继续携带粮秣辎重行军，将失去战机。我等深入死地，行动迅速则有利，如果迟缓就会遭受失败。我看大非岭地势宽平，上面完全可以设置两个寨栅，应将辎重全部放在栅内，留2万人守护。我等率精锐轻骑加速前进，乘敌不备，必能破敌。”阿史那道真表示同意，郭待封没有表态。次日，薛仁贵率领中军向西南方向先行，阿史那道真率军跟进，作为策应。薛仁贵等深入到河口（约今玛多县城一带），与吐蕃军相遇，双方交战，唐军获胜，斩获甚众，掠获牛羊万余头，回到乌海城（约在今玛多县黑海乡），等待与唐军其他部队会合。

郭待封曾镇守过鄯城（在今西宁），论官职级别与薛仁贵相平，但薛仁贵这次是主帅，郭待封以位居薛仁贵之下为耻。在他看来，薛仁贵盛气凌人，对他指手划脚，使他感到难以忍受。因此，对薛仁贵的命令，即使正确，他也故意相违。薛仁贵率军出发以后，郭待封本应按主帅的命令留下2万兵力设栅守护辎重，然后再率其余精锐寻歼吐蕃军主力。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亲自率领拉运辎重的军队缓缓前行。数日后，郭待封一行快到乌海时，突然遇到一支吐蕃军队挡住去路。起初，郭待封以为是吐蕃的小股部队来骚扰，便命令军士反击，不料，来围堵的吐蕃兵越来越多。原来是吐蕃军在主帅

钦陵的率领下，来了 20 万人，将郭待封等包围起来。

吐蕃军向唐军压过来，他们大声呐喊着，见了唐军举刀就砍。唐军举起兵器迎敌，杀死一批，来一批，根本无法杀退。郭待封一看形势不妙，免不了惊惶失措，率随从杀开一条血路，夺路而逃。他押运的辎重被吐蕃军队劫掠尽净。薛仁贵听说郭待封违令跟进，辎重尽失，气得直跺脚，他知道形势严峻，急忙往大非川方向撤退。来到大非川旧营地，清点人马，已丧失二成多。

薛仁贵收拾残兵败将，准备向鄯州方向撤退，但为时已晚。探马来报，吐蕃军主帅钦陵已调集了 40 万大军来战，密密麻麻的吐蕃军已经将唐军的退路彻底堵死，只有西南方向没有围兵。唐军人无粮、马缺草，本已疲惫不堪，又遭重兵包围，兵士们不免内心恐慌。薛仁贵想到第二天再组织兵马，摆开阵势与吐蕃军大战，谁想吐蕃军仗着人多，连夜就来劫营。这一夜，天气突变，刮起西北风，飘起雪花。不适应高寒缺氧的唐军被迫应战，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大非川泉眼较多，黑夜间，唐军的战马不熟悉地形，动不动就踩到泉眼，战马失足跌倒，人也跟着摔到地上。吐蕃骑兵往来驰突，却毫无妨碍。唐军进退失据，加之人少，平均每个人要对付 5 个吐蕃兵，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唐军人马的尸体遍地皆是，吐蕃军也伤亡数万人。战到天明，唐军所剩无几，均已精疲力竭。薛仁贵、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将领杀出重围，身边所随者，仅数十人，仍不断遇到吐蕃军的追击和阻击。在没有外力接应的情况下，单凭他们几十个人的力量，要安全返回唐境的希望十分渺茫。钦陵考虑到以后还要和唐朝打交道，唐朝 10 万人的军队已被消灭，对吐蕃而言，已是特大胜利，

几个将帅杀不杀也不是什么大事，与其穷追拦截，将他们砍头，还不如作个人情放他们回去给唐高宗报信，叫唐朝死了帮助吐谷浑复国这条心。于是与薛仁贵约和，下令沿途吐蕃军队不得阻击，只管放他们生还。

薛仁贵兵败大非川，给唐朝带来的损失不只是伤亡 10 万将士。唐朝本指望这一仗打败吐蕃，好送河源王诺曷钵返回故地，复建吐谷浑国。大非川之败，宣告了吐谷浑复国希望的破灭。吐谷浑国的灭亡，使唐朝失去了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唐朝控制区域从河源一线退至日月山一线。而吐蕃牢固占据了水草丰美的河源地区和环青海湖地区后，充分利用原吐谷浑辖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唐朝西北边境的劲敌。此后，唐蕃双方在青海省境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对峙和争夺。

五、哥舒翰强攻石堡城

石堡城巡礼

石堡城之战是公元 749 年发生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著名战事。主战场的核心点石堡城位于今湟源县日月乡大茶浪村南，这里北距湟源县城约 30 公里，西南距日月山碑亭约八九公里。你如果从西宁乘车去日月山，在青藏公路 80 公里处放慢车速，隔车窗朝左（东）看就能看到这座石堡故城。虽然史书上称它为石堡城（又名铁仞城），但其实并没有城墙，它是由与石山连为一体的两个方台构成的，两个方台一南一北，南面的叫大方台，北面的叫小方台。大小方台位于青藏公路东侧药水河的东岸，当地老人称之为石头城，与方台所连的那

座石山称为石城山。这座石堡城的形势十分险要，史书说“其城三面险绝，唯一径可上”，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大方台的南、西、北三面均是犹如刀削一般呈竖直状的绝壁，壁上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石岩呈红灰色，峥嵘险峻，气势磅礴，要到台上去，只有东边一路可通。小方台的东西两面也是陡坡，很难攀登。石堡城就设在这天然形成的方台上。

最初在这里设城的是吐蕃。唐朝于开元五年（717年）筑了白水军（在今湟源县城东，今称北古城），吐蕃针锋相对置了石堡城。他们认为，白水与赤岭（日月山）之间应当是空闲地带，双方都不应设军事据点，既然唐先筑了白水城，吐蕃也有理由筑石堡城。石堡城的面积并不宽阔，仅能容数百人驻扎。考古部门在方台上发现过7排房屋基址以及唐代陶片、“开元通宝”铜钱等。两个方台上各有1座烽火台，面积3米见方，残高1米左右。大方台绝壁朝南的山坡上和山脚，曾发掘出一处群葬坑，当地人称“万人坑”，坑内白骨累累，坑中发现过300枚唐代钱币。上述发现无可置疑地表明这里就是唐代的一处古战场。

石堡城之战规模很大，唐蕃双方投入的兵力合起来在20万人以上。如前所述，石堡城地形逼仄，那么，双方兵力是在怎样的一个范围内摆布的呢？专家认为，石堡城之战的战场不仅仅是大小方台，大小方台只是石堡城防御体系的核心点，而不是全部。站在大小方台的烽火台上，整个日月山东麓，尽在其鸟瞰之下，这里有居高了望、烟火报讯、挥旗指挥的便利，是最主要的制高点。石堡城周围还有与这个制高点相互呼应的若干个防御据点，它们是与大小方台隔河相望的相距不足1公

里的若约故城（又名“北京台”）、位于大小方台南约3公里处的料瓣台、位于料瓣台南约2公里处的野牛山山腰的古营盘城以及日月山的隘口等等。若约故城和古营盘城中均发现过唐代遗物，被文物考古部门认定为唐城，若约城的平面呈不规则形，长80米，宽40~60米，墙是用石块砌筑的，西南角城外有座烽火台。古营盘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50米，东西宽100米，城是用土夯筑起来的，城内有9组房基遗址，城北有一座烽火台，城外有护城河遗迹。唐代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石堡城之战就是在以大小方台为主体、其以南以西十来华里的区域内展开的。

石堡城之战距离大非川之战近80年，在这近80年间，无论是吐蕃还是唐朝，都经历了很多事情。两国之间既有彬彬有礼、和好交往的时候，也有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的时候。总体而言，唐蕃对峙的局面依然存在，对峙的主战场依然在今青海省境内。唐玄宗继位以后，唐朝国势强盛，出现“开元盛世”的局面，唐利用丰厚的物质条件，对吐蕃发动了一系列主动进攻，力图改变其在军事上所处的被动防守的局面。吐蕃则毫不相让，要在唐军入蕃的必经之地凭险据守。于是，位于日月山口东麓的石堡城等据点就成了双方举目关注和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

开元十七年（729年），唐信安王李祎（yì）任朔方大总管，他率所部铁骑西赴陇右道（治所在今青海乐都），乘吐蕃不备，以10万余人的兵力攻下石堡城，斩吐蕃首400余级，生擒200余口，在石堡城设置振武军，派1000人镇守。吐蕃丢失前沿军事据点，十分沮丧，不得不多次遣使请和，而唐玄宗十分得意。此后几

年，唐朝守军的防守线向吐蕃方面推进了一些。但吐蕃绝不会甘心丢失石堡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吐蕃发大军反攻唐边。当时唐朝镇守边境的将领是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盖嘉运原来是碛西节度使，因武功显赫，被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以防守吐蕃。但他居功自傲，没有尽快赴任，布置军务。吐蕃乘机发兵袭来，经激战攻陷振武军，恢复其石堡城。盖嘉运因没能守住石堡城而被免职。

王忠嗣违令获罪

石堡城落入吐蕃手中，唐玄宗很不甘心。天宝初年，他多次命令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王忠嗣率兵攻夺石堡城，但都没有结果。

这位王忠嗣与石堡城之战关系甚大，需要多介绍几句。王忠嗣原名王训，他的父亲王海宾作战十分骁勇，一次在与吐蕃兵的激战中斩获众多，却不幸阵亡。当时王训才9岁，被赐名忠嗣，养于宫中。王忠嗣长大后，有勇有谋。唐玄宗曾与其谈论军事，他应对纵横，出乎唐玄宗意料，唐玄宗说“你今后必是一名良将。”后王忠嗣随名将征战，其中也包括随信安王李祎攻拔石堡城之战。他因身经百战，又战功突出，职位升迁很快，天宝五年（746年），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兼朔方、河东节度使事，一身佩四将印，天下劲兵重镇都在他掌握中，这在唐朝是空前的。王忠嗣在朔方当节度使时，每逢互市，总是把马价提高许多，边外突厥等少数民族争着卖马，只要来卖，他全都要。日子一久，好马都被唐军收去，突厥各部好马越来越少，装备日差，而唐军装备越来越强。他来河西、陇右任职后，又将朔方、河东

的战马调来9 000匹，使河陇驻军的实力得到增强。但王忠嗣不喜边功，他认为，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只要安抚好百姓，能使边境安宁就行了。他感到一身兼任四节度使，功名过于显赫，便要求辞去朔方、河东节度使的兼职，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得到唐玄宗的允许。唐玄宗当时对石堡城很感兴趣，下诏询问怎样才能攻下仍被吐蕃占据的石堡城，王忠嗣回奏道：“石堡城很坚固，我军一旦攻击，吐蕃会倾其国之兵来坚守。我们若要强取，势必在坚城之下屯驻重兵，肯定得死好几万人，然后才有获胜的希望。臣担心打这一仗所得不如所失，不如练好士兵，喂壮战马，等有了可乘之机然后夺取，这才是上策。”唐玄宗看了奏书很不高兴。第二年（747年），将军董延光献策，请求率兵攻取石堡城。唐玄宗大喜，下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虽勉强答应了，但他知道这是叫将士白送死，所以行动不积极。董延光出兵后，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取胜，就归罪于王忠嗣没有配合。加上奸相李林甫与王忠嗣有隙，诬陷他被养于宫中时曾串通太子谋反，唐玄宗大怒，将王忠嗣罢去兵权，下狱问罪，险些让他死于极刑。

王忠嗣是一位有见识、爱士卒的将领，在河西陇右地区有崇高威信，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将哥舒翰更是十分敬重他。王忠嗣因不愿攻打石堡城而获罪，又受诬陷被逮入狱，将士们都很同情他，听说哥舒翰要去京城面见唐玄宗，众将士劝他多带金帛以救王忠嗣。哥舒翰当时还受唐玄宗宠信，被任命为陇右节度副使。他见了唐玄宗后，极力为王忠嗣伸冤，唐玄宗起身入寝室，他磕头跟进，苦苦诉说，表示愿以自己所有官爵为忠嗣赎罪，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唐玄宗受其感动，才免了王

忠嗣的死罪，将他贬为汉阳太守。

这位哥舒翰在唐代也是十分著名的人物。他出身突厥哥舒部，自幼家庭殷富，成年后有侠风，重义气。他40岁时丧父，客居长安。有一次被人轻视受侮，他便发愤建功立业，仗剑来到河西。一开始随河西节度使王倕(chuí)征战，立有战功。后被王忠嗣补为衙将，又提升为大斗军副使。有一次，王忠嗣派他率兵前往新城（在今青海门源县金巴台城）攻击吐蕃，让另一位副使级将军为副。那位副将倨傲不听指挥，哥舒翰一时性起，将他当场斩首，全军上下惊得双腿打颤。事后，王忠嗣不但没有怪罪他，还提升他当了左卫郎将。有一年，吐蕃犯边，哥舒翰率军迎击，手持半段枪迎战顺山而下的三路吐蕃兵，所向披靡，从此名声雀起。这次极力为王忠嗣求情，更博取了好名声。天宝六年冬，升鸿胪卿，兼西平郡（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太守，接替王忠嗣出任陇右节度使。

哥舒翰与王忠嗣不同，王忠嗣宁可自己丢官，也不忍心让数万名将士送死，他认为攻石堡城得不偿失，“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而哥舒翰虽轻财仗义，但史书说他“不恤士卒，对下严而少恩”，他为了执行命令，为了升官，才不管牺牲多少将士呢。唐玄宗赞赏的就是这一点。

哥舒翰应命攻城

新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雄心勃勃，立功心切。天宝七年（748年）十二月，哥舒翰出兵青海湖西北，置神威军于当地故城（约在今刚察县西南）。刚设置就

绪，就遇吐蕃来攻，被他一鼓击败。但不久此城失于吐蕃。哥舒翰不甘心，又在青海湖中龙驹岛（今海心山）上筑应龙城，并派兵戍守，从此，吐蕃不敢靠近环湖一带。哥舒翰作战勇猛，他打过不少漂亮仗。比如天宝初年，唐积石军（在今青海贵德县河阴镇）屯田区每年遭吐蕃抢收，没有人敢抵御，当时人们把唐军在这里种的庄稼戏称为“吐蕃麦庄”。哥舒翰任关西兵马使时，又逢麦熟季节，他先派人埋伏在积石军南面的两条沟中，自己在城中镇守。吐蕃5 000 骑兵像往年那样来抢粮，等其下马脱甲割田时，哥舒翰从城中杀出，吐蕃兵受惊退逃，被唐伏兵截住，前后夹击，5 000 人无一逃脱者。从此，吐蕃再也不敢来抢粮了。

天宝八年六月，唐玄宗令哥舒翰尽快将石堡城从吐蕃手中夺回来，至于兵力，尽可能多调。哥舒翰知道这将是一场恶战，投入的兵力越多越好。当时陇右、河西两节度所辖兵力可足10万之数，但素质不如朔方、河东两镇驻兵强，哥舒翰要求调这两镇的驻兵作为主力，唐玄宗满足了他的要求。另外，朝廷还命阿布思率所部突厥兵也前来参战。当时哥舒翰可以指挥的兵力约有十五六万，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约10万人。吐蕃方面也投入了大量兵力。上年，唐将高仙芝率兵从安西出发攻小勃律（在今吉尔吉斯国内），俘其王与吐蕃公主，巩固了安西四镇，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本想派兵报复，但其大臣们认为：安西四镇与赤岭（日月山）相比，后者更重要。围绕石堡城展开的争夺战，将关系到唐蕃整个战局的主动权。反攻安西四镇的事可以先放一放，防守石堡城则刻不容缓。赤德祖赞权衡利弊，同意众臣的意见，他决定派熟悉赤岭一带情况、能征善战的将军铁刃

悉诺罗亲至石堡城指挥作战，先调 10 万兵力加强防守，另外调集 10 万人作为后备队。

吐蕃占据石堡城这个地势险峻的制高点，在地形上已经占有优势，他们在城中贮足了粮食及水，准备了大量的橐木及石块。另外，在邻近石堡城的古营盘、若约等几座城中也同样做好了充分的战前准备。

今日月山东麓的几个制高点上都有烽火台，唐军分两路向日月山东麓谷地开进时，被吐蕃哨兵看得清清楚楚。烽火台上发出狼烟信号，吐蕃大队人马见信号后，骑马向日月山以东各个山头奔去。他们一部分人抢先占据有利地形，其余的人向主要据点源源不断地运送橐木和滚石。

哥舒翰率大军来到日月山隘口以东谷地，指挥各军分头进攻吐蕃占据的军事据点。哥舒翰的帅帐就扎在石堡城与古营盘之间，约在今莫多吉村中。当时唐军置身谷地，仰攻吐蕃占据的制高点很困难，却求胜心切；吐蕃占据有利地形，不慌不忙。他们专等唐军爬到半山腰或悬崖边时才朝下滚橐木和石头，或朝下放箭。双方交战后唐军死了一批又一批，却进展不大，军心受挫，士气低落。这些据点中，最难攻的是大小方台和其对面的若约城，这两个据点地势很险，且一东一西，互为犄角之势，易守难攻。其余古营盘、料瓣台、日月山隘口等处的据点较易攻取，先后被唐军攻占。但吐蕃兵不断前来骚扰，使唐军不能全力进攻大小方台。

三天攻不下，提头来见

这样打了几日，唐军已死万余人，大小方台和若约城仍然没有拿下。当时负责攻大小方台的主力是朔方、

河东兵，将领是高秀岩、张守瑜。哥舒翰嫌他们攻击不力，喝令手下将高、张二将推出去斩首，高、张二人磕头求饶，承诺三天内将敌据点攻下，如果攻不下，再砍头毫无怨言。哥舒翰允准他们继续强攻，并令其余各部负责把守各路要隘，阻止吐蕃军前来支援石堡城守敌。

高、张二人走出哥舒翰大帐后，商议攻城策略。高秀岩说：“这几天我军伤亡很大，但对方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三天内取胜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们首先要断绝对方的橇木滚石来源，这几天城头的橇石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且困在城内的吐蕃兵已发生水荒，他们坚持不了多久，我军一鼓作气，定能拿下坚城。”张守瑜表示赞同，他补充说：“蕃兵从山头滚下的橇石砸死了我不少弟兄，现橇石已堆积如山，明后两天还会滚下不少，可令士卒将这些橇石利用起来，搭筑高台，我军可在高台上向石堡城发射箭弩以消灭城头蕃兵。”他二人又仔细商议了一阵具体战术，然后分头召集部下布置。

立下军令状后的第一天，唐军将攻城的重点放在对若约城的进攻上。此城筑在一座土山上，唐军如果从东、南、北三面攻城，都会遭到大小方台上吐蕃兵的飞石打击，但从西边进攻，大小方台帮不上忙。这几天若约城中吐蕃守兵已战得筋疲力尽，加之饮水断绝，所贮橇石用尽，对攻山唐军的杀伤力大大减弱。而唐军为求活命，士气倍增，攻势凶猛，所以到傍晚时分，若约城头就插上了唐军的旗帜。

拿下若约城，为专力进攻大小方台提供了有利条件。形势险要的大小方台上在开战之前已贮备了许多水、粮食、橇石等，开战后，因为吐蕃兵仍控制着上山的小路，橇石等武器得以源源不断地补充。打了几天，

唐军才将上山的小路控制起来，石堡城中的橦石有耗无补，加之对面若约城失守，使得大小方台上的吐蕃守军恐慌起来。

第二天，唐军仍使用人海战术，在石堡城悬崖下搭云梯向上攀援。吐蕃守军不断向下滚橦石、射箭，唐军有的已攀到半山腰，有的快到方台边缘了，但在吐蕃守军的打击下，一批批地倒下，一批批地伤亡。攻城的呐喊声、橦石的撞击声震耳欲袭，伤兵的哭喊声撕心裂肺。唐朝将领们看着士卒成批成批地牺牲，也很心痛，但为了执行命令，不得不继续派兵强攻。

石堡城三面险绝，只有一路可通。唐军也在这条可通的小路上动脑筋。高秀岩、张守瑜二将在派兵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当日又派出1 000名勇士于夜间出发，打算从石城山的背后进攻。这天半夜，大小方台之下呐喊声又起，山下搭起两座高高的木塔，木塔之上站着唐朝弓弩手，绞动弩床，向石堡城上不断放弩箭，吐蕃守兵头都不敢抬。悬崖下，唐兵又像往常一样抬着云梯、尖头木驴、木幔等攻城器具，在火把的照耀下再次攻城。吐蕃守兵已连续作战数日，几乎没有休息过，非常疲惫。他们被山下的火把、呐喊声吸引，强打精神全力对付正面，放松了对山背后的警备。唐军1 000名勇士从小路行进，天将亮时，突然杀入石堡城，领先的几名唐兵见人就砍，吐蕃守兵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就丢了性命。吐蕃守军受到前后夹击，丢下了一片尸体，其头领铁刃悉诺罗被生擒。在唐军逼迫下，铁刃悉诺罗下令吐蕃兵交械投降。唐军一清点，降者共有400余人。

第三天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日月山东麓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惊心动魄的石堡城之战以唐军的最后胜利而

告终。然而，唐军虽然攻下了石堡城及其附近的军事据点，但死去的军士多达3万余人，正应了王忠嗣“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的预言。不过，话说回来，唐朝以高昂代价攻夺石堡城还是有其深远效益的。攻占石堡城的次月，即天宝八载闰六月，唐朝在石堡城设立了神武军，驻兵千人。这些驻兵分别驻扎在大小方台、若约城、古营盘等几个据点中。这年夏季，哥舒翰派兵在日月山以西试开屯田，以谪卒2 000人戍守龙驹岛上的应龙城。不妙的是，这年冬天，青海湖封冻后，吐蕃调大军来围攻，戍卒全部被杀俘。不过，在此后的六七年内，在哥舒翰的指挥下，唐军在黄河上游两岸击败吐蕃守军，取得进一步压缩吐蕃国境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以致在原属吐蕃辖区的九曲之地设郡置军。唐与吐蕃对峙争夺长达80年，至此终于取得了较为乐观的局面，占到了明显的优势。史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长安西面北首第一门）以西唐境万二千里，宫阙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哥舒）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tuó）驼，日驰五百里。”唐帝国终于发展到了它的顶峰。这些成果的取得，不能说与石堡城之役的获胜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石堡城之战中捐躯的三四万唐兵的血似乎并没有白流。

宋、唃、金、夏之间的争夺战

一、宗哥河畔唃廝囉巧败李元昊

唃廝囉建都青唐城

这里说的宗哥河是宋代吐蕃人对今湟水的称呼。唃廝囉是对一位吐蕃王室后裔名叫欺南陵温的人的尊称，李元昊是建都于今宁夏的西夏国国主。

唃廝囉有多大力量？为什么要与西夏国打仗？要明了这些事，还得从很长的话头说起。

唐军与吐蕃军在石堡城发生激战后6年，即公元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奉命率大军平叛勤王，唐蕃边境防守空虚，吐蕃军乘机长驱直入，占领了今甘肃陇山以西的大片唐朝领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居民逐渐吐蕃化了。100多年后，吐蕃国内矛盾激化，发生了平民、奴隶大起义，吐蕃王朝建立的统治机器被彻底摧毁。吐蕃王朝衰落下去以后，分居在各地的吐蕃部落，“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无复统一矣”。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河西陇右地区散居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吐蕃部落，后晋、后汉时，凉州六谷部逐渐强大起来。北

宋初，六谷部政权首领名叫潘罗支，接受宋朝的封号，多次与宋共同出兵攻击西夏。

西夏是党项羌后裔建立的小国。唐高宗时，生活在今川甘青交界地区的党项羌在吐蕃的侵逼下大量内迁，被唐朝安置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交界一带，后逐渐形成六府、东山、平夏三大部落集团，再后来平夏部落集团首领拓跋氏（唐赐李姓）统一了党项诸部，并于宋初由李继迁建立起西夏政权。李继迁进攻凉州六谷部时，潘罗支假意请降，李继迁深信不疑，收兵返回西平（即灵州，在今宁夏灵武北），途中被潘罗支所率吐蕃兵击败，继迁中箭，回去后身亡。潘罗支由此威名大震，湟水流域的吐蕃也依附六谷部。但不久西夏新主李德明（继迁子）率兵前来报复，潘罗支兵败被杀。潘罗支死后，六谷部日益衰落。在这种背景下，与凉州（今甘肃武威）相邻、利害关系一致的河湟吐蕃各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西夏的威胁，形势促使不相统一的各大小部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强大的西夏。

河湟吐蕃部落林立，稍有势力者都想兼并别的部落。不过，吐蕃人有尊故主、重贵姓的传统，有势力的各部豪酋都极想寻找并拥立血统高贵者以号令他部。于是出身吐蕃王室的欺南陵温就成了被争相拥立的对象。欺南陵温于公元 997 年生于高昌磨榆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一说高昌即今西藏南部“郭仓”的异译），12 岁时，被河州（今甘肃临夏）吐蕃商人带到河州，不久被河州大姓耸昌厮均迎往移公城（约今循化县南黑城子古城）。由于欺南陵温相貌奇伟，血统高贵，被时人尊称为唃廝囉（又译作嘉勒斯费，藏语“佛子”之意）。也有人称他为欺南凌温钱逋（钱逋即赞普，吐蕃

称国王为赞普)，号瑕萨（意为当今皇上）。

早在公元9世纪中时，吐蕃王朝赞普达磨被杀后，贵族权臣分别拥立王子永丹和俄松，王室遂分裂为二。后来，永丹的后裔据有拉萨地区，称拉萨王系；俄松的后裔则又分为多个王系，据藏文史书记载，其中有“为东方宗喀之王”者，应该指的就是这位欺南陵温。当时湟水流域势力最大的吐蕃部落首领是宗哥部大首领李立遵和邈川（今民和上川口）部大首领温布奇，他二人都懂得唃廝囉有巨大的政治利用价值，经商议后，共同派人到移公城将唃廝囉劫持到廓州（今化隆县群科镇），并拥立为赞普，挟赞普以令诸部。当时李立遵的势力大于温布奇，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往来廓州不大方便，便独自挟持唃廝囉到宗哥城，自立为相，并与北宋王朝建立了关系。随着唃廝囉一年年长大成人，他不甘心受李立遵控制，二人发生矛盾，恰遇李立遵势力衰落，他便来到邈川，以温布奇为相。但温布奇也想控制唃廝囉而不愿久居人下，受唃廝囉的摆布。宋明道元年（1032年），唃廝囉被宋朝封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温布奇只封了个归化将军。温布奇竟然发动宫廷政变，将唃廝囉囚在枯井中，捕杀其亲信部属。幸好唃廝囉被看守放出，集兵诛杀了温布奇，随即率部西迁青唐（今西宁市）。唃廝囉在青唐及其周围吐蕃诸部大小首领的拥戴和支持下，迅速建立起河湟城区最有影响的青唐吐蕃政权，这个政权又被通称为唃廝囉政权。从此，唃廝囉不仅是对人的尊称，有时又是对政权或部族的称呼。

就在唃廝囉诛杀温布奇，迁居青唐城的同一年，西夏国主李德明去世，其子李元昊继立。李元昊，小字嵬

理（党项语“珍惜富贵”之意），后更名曩霄，《宋史》说他“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此人自幼喜读兵书，善骑射，会用兵，又颇有文才，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善于思考、谋划，是当时罕见的文武双全的一代英才。他的一生，文治武功都很突出，称得上西夏杰出的帝王。但同时他又有“性暴戾（lì）、多猜疑、好杀虐”的暴君的一面。

李元昊继位前，曾奉其父之命领兵袭击占据甘州（今甘肃张掖）的回鹘夜落纥可汗，取得胜利，夺得了甘州。5年后，他又率兵以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回鹘手中夺回凉州。当时河西地区的吐蕃各部、回鹘各部，一听到李元昊的名字都惧怕几分。李元昊继任夏王后，急于想全面牢固地控制水草丰美、能耕能牧的河西地区，作为西夏国的“右臂”。听说湟水流域青唐城兴起了个吐蕃政权，其头目唃廝囉还受到宋朝策封，凉州之役中战败的六谷部、部分回鹘人正欲依附它。李元昊知道，如果听任唃廝囉发展，对西夏是很不利的。《宋史·吐蕃传》称李元昊“欲南侵，恐唃廝囉制其后”。唃廝囉将是李元昊南攻宋朝的后顾之忧。李元昊想乘唃廝囉政权刚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之机，将它一举消灭。

苏奴儿兵败牦牛城

宋景祐二年（1035年），李元昊派其大将苏奴儿（一作索诺尔）率兵2.5万来攻唃廝囉。西夏与唃廝囉还没有交过手，李元昊认为唃廝囉容易对付，所以一开始没有亲率大军来讨，而是派手下将领来战。苏奴儿也有轻敌思想，认为唃廝囉不堪一击。他率军从凉州出发，行军数日，没有遇到抵抗，便顺利到达今大通县桥

头镇一带。原来唃廝囉听说西夏军将要来犯，早已加强了牦牛城（今大通县新城乡旧城）的防守，等待苏奴儿来攻。同时，唃廝囉派出一部分兵力等候在牦牛城以北山林中，交待他们，见西夏兵南进则放行，如其北退，便予以截击。苏奴儿率部继续前进，他进攻的目标是青唐城。但西夏兵行至牦牛城附近时，被唃廝囉部下挡住去路。苏奴儿想，如果继续前进，有可能处于牦牛城与青唐城夹击的不利地位，还不如先拿下牦牛城以解后顾之忧。于是下令攻打牦牛城。牦牛城不算大，周长约650多米，但很坚固，防守力量很强，西夏兵刚一靠近城墙，城中强弓硬弩一齐射来，一批士兵便应声倒下。苏奴儿一次次变换战术，运用较新式的攻城器具强攻，仍然进展不大。攻了几日，西夏兵渐渐有些气馁，军中粮草有耗无补，苏奴儿也有些烦躁。西夏军中有些是凉州六谷部的吐蕃族人，而唃廝囉部下也有不少来依附的六谷部的人，他们互相认识的较多，交战期间，他们暗中接上了头，西夏军中的六谷部人答应等唃廝囉大军劫营时，作为内应。

唃廝囉等西夏兵刚来时的那股锐气消失之后，派一支精锐善战的敢死之士乘夜劫营。苏奴儿营中有六谷部的人作内应，所以刚一交战，西夏兵营就乱了阵脚，而牦牛城中的吐蕃守兵这时也打开城门，向西夏兵营冲杀过来。在无数火把照耀下，呐喊声、兵器的撞击声响作一团。苏奴儿仓促应战，战不多时，被唃廝囉部将生擒。西夏兵失去统帅，众兵将自顾逃命。这时，唃廝囉亲自指挥一支生力军从南边掩杀过来。西夏兵慌忙沿来时旧路回撤，途中又多次遭到埋伏在林中等候多日的唃廝囉兵的截杀。这一仗，唃廝囉大获全胜，西夏兵2.5

万人“败死略尽”。

苏奴儿兵败被擒的消息传到李元昊耳中，李元昊十分吃惊，他想，唃廝囉老儿还真有些能耐，不能小觑。他决定亲自征讨。

李元昊诈和破坚城

宋景祐三年（1036年）三月，李元昊亲率大军西进湟水流域，攻伐唃廝囉。他先将攻击重点放在牦牛城。这次西夏兵带的攻城器具比苏奴儿时还齐全，但由于奉唃廝囉之命守城的军队有上一次成功防守的经验，城内粮械充足，士气旺盛，加之外围有唃廝囉派出的友军的支援和牵制，李元昊大军轮番进攻长达一个月之久，也未能攻下这座小小的牦牛城。

一日，李元昊召集众将商议攻城计策，部下有人建议用诈和之计破敌，李元昊感到可行。于是派人写了一封“议和书”，用箭射入城中。议和书大意是说：这次大夏国王远道来湟中，只是想救回上次败兵之将苏奴儿，并无掠城夺地之意。贵军能攻善守，令人钦佩。昨日密探来报，宋军将攻我灵州，军情紧急，我军须火速回师，今与贵军议和，只要交换所俘将士，我立即回兵，决不食言。此后各守疆土，互不侵犯。牦牛城守城主将见到议和书后，对书中所言半信半疑。但回顾一个多月以来，虽说保住了城池，但伤亡也不小，将士们都有些熬不下去了。加之城外部落和牛羊等被夏军掳掠了不少，他想，如能乘夏军求和之机交换俘获，就此罢兵，也应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再一想，如果其中有诈怎么办？于是他与众将商议后，令手下射出一封答复信，提出要亲眼看见西夏军拔帐回撤，亲眼看见将所俘

人口送至城门前，西夏方只留十余人作为交接使，才肯开城门。李元昊一一答应，并立即率先回撤。但交还的俘虏中有一部分是西夏军所扮，附近隐蔽处藏有西夏勇士，这些都是牦牛城中吐蕃将士所不知道的。等他们打开城门履行交接手续时，被西夏兵混入，这些人立即亮出兵器砍杀守门将士，附近藏匿的西夏兵猛冲过来，吐蕃兵见势不妙，想关闭城门，已来不及了。李元昊也勒兵回师，率部涌入城中。西夏军入城后，大肆屠杀，以泄其愤。城中血流成河，守城吐蕃兵只有少数逃往青唐城，其余军民被杀殆尽。

暗移旗溺敌十八九

李元昊以诈和之计拿下牦牛城后，乘胜向南进兵，攻打青唐、安儿（即汉安夷，今青海平安县）、宗哥及带星岭诸城，五月十五日青唐城被攻陷，唃廝囉率亲随退居邈川，坚壁不出。李元昊在河湟流域东西转战，虽说也攻占了一些城池，但时时处处遭到吐蕃部众各种形式的抵抗和袭击，所以胜负未决而师旅疲惫。唃廝囉深沟高垒，尽量不与西夏兵大规模正面交锋，只是以小股部队袭扰敌方，与敌熬时间、拼消耗。另外，派部将安子罗率精锐把守西夏军的退路，同时截断其运送粮草的通道。

当时，湟水流域因战乱闹饥荒，西夏大军后勤供给困难，以致不少军士死于饥饿。这年秋天，李元昊听说宗哥城中贮存的粮草比较多，便集中兵力围攻宗哥城。守城吐蕃军佯称欲向夏军投降，李元昊半信半疑，在攻打宗哥城之前，派亲兵探明宗哥河的深浅，并在水浅处插上小旗作为标志，以便在攻城不利时安全撤退。结果

因李元昊中了宗哥吐蕃人的诈降计，在双方交战过程中夏兵吃了败仗，急匆匆往南败退，来到宗哥河边，见到插小旗的地方便放心涉水过河，行到河中，方知河水很深，河底巨石遍布，暗流涌动，一个个被水淹死。后面跟着跑的西夏兵因身后有追兵驱赶，只管尾随前面的人过河，他们胆战心惊，前拥后挤，也不断被河水吞没。原来唃廝囉派人侦察时，得知夏兵在河边插小旗的消息后，便派人于夜间悄悄将小旗移到水深处，西夏兵败逃时，慌不择路，反被小旗所误，以致死伤严重。

李元昊仗着有高头大马，在左右亲兵的护卫下，平安过了河，一清点人马，被水淹死的竟有数万人。《宋史·吐蕃传》记这次战役西夏军“溺死十八九”，而唃廝囉“所卤获甚众”。当时外面的传言是西夏全军覆没，李元昊战死。西夏宫中有一位与李元昊不和的妃子索氏，听传言李元昊已死，十分窃喜，每日命人奏乐歌舞，予以庆贺。几日后，李元昊返回，她畏罪自杀。这是后话。

当时西夏残军在李元昊率领下返回青唐城，李元昊召集众将领商议进退行止之计。众将认为，西夏军自从来到河湟地区，转战200余日，城池是占了几个，但损兵折将，代价很大。从双方交手过招的情况看，唃廝囉吐蕃政权虽说实力不是很强，但自守还是绰绰有余的。夏国要想灭掉它相当困难。再说唃廝囉政权的存在，对夏国控制河西走廊妨碍不大，不如就此撤兵，攻夺瓜、沙、肃等州要紧。目前，退路还被唃廝囉部将把守着，西夏军还得集中兵力突破安子罗的防线。李元昊同意这些分析和建议，于是休整了一二月，下令放弃已攻占的青唐、安儿、牦牛等城，集中兵力冲破安子罗的防线，

退出了湟水流域。

宗哥河畔唃廝囉巧败李元昊之战，不仅使刚建立不久的青唐政权更加巩固，同时大大鼓舞了河湟地区吐蕃诸部的士气。唃廝囉在河湟吐蕃中的威望得到了极大提高，新生的青唐政权联合河湟吐蕃众多部落居然击败了气势汹汹的强敌西夏国，从此，唃廝囉政权声名大震，凉州六谷部潘罗支旧部以及被西夏打败的回鹘人共数万部众前来归附唃廝囉，这一切，对唃廝囉政权的进一步兴旺和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二、元符年间宋军与河湟吐蕃的争夺战

王赡献谋西取湟中

唃廝囉于公元 1065 年病逝以后，他的儿子董毡继立为青唐吐蕃政权首领，宋朝将唃廝囉所有的封号加封给董毡。宋神宗时，又给董毡加太保、进太傅。董毡继续奉行其父制定的联宋抗夏的基本国策，使青唐吐蕃政权实力继续壮大。董毡后期，宋朝发动熙河之役，使唃廝囉政权与宋的关系一度由盟友变为战敌，但 7 年后，宋停止西进，董毡又恢复了依宋抗夏的政策。1083 年，董毡去世，其养子阿里骨继立。阿里骨是于阗（今新疆和田）人，小时随他母亲来到青唐，因其母亲嫁给董毡，被收为养子。阿里骨虽然曾跟随董毡征战，立过战功，有一定威信，但在以“种族为贵贱”的吐蕃社会中，阿里骨继承王统，仍是有违传统观念的事，更兼阿里骨上台有采取匿丧矫诏等一系列不正当手段之嫌疑。他继位后，为了稳固地位，树立威望，不惜采取诛

杀异己的高压手段，并一度放弃依宋抗夏的战略决策，错误地发动了依夏抗宋的战争。他想通过收复熙河六州之战把内部矛盾引向宋朝，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由于西夏国失约不予配合，结果阿力骨兵败。此战成为唃廝囉政权衰败的转折点。尽管后来阿里骨竭力与宋恢复和好关系，但唃廝囉政权从那以后一蹶不振，鼎盛气象一去不再复返。1096年，阿里骨在一片怨怒声中去世，其子瞎征继立。瞎征执政时，继续推行诛杀异己的高压政策，史书称他“性嗜杀，部曲睽（kuí）貳”。这时，唃廝囉政权政局混乱，部众离心，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宋绍圣四年（1097年），瞎征听信佞臣心牟钦毡的诬陷，将雄健多智的苏南党征（是瞎毡的叔父）及其支持者诛杀，其中唯有名叫箠罗结者侥幸逃脱，与自称王子的贵族溪巴温占据溪哥城（今贵德河阴镇），发动周边部落共同反对瞎征。

宋元符二年（1099年）三月，箠罗结逃至河州（今甘肃临夏），向宋河州知州、洮西安抚使王瞻透露唃廝囉政权危在旦夕，新主瞎征受大首领心牟钦毡摆布，其国必亡的信息，认为“吐蕃可乘乱取也”，极力劝诱王瞻出兵攻打青唐。

王瞻是秦州（今甘肃天水）宁远人，多有战功，为人奸猾，他曾虚报军功，诈增斩敌首级，冒领赏赐。他在向朝廷派来查询的官员张询自首的同时，提出河湟吐蕃纷纷背叛瞎征，可乘机攻取青唐的主意。张询认为可取，便上报朝廷说，已让王瞻与吐蕃签约起兵。宋哲宗与朝中大臣怪罪他们狂妄专权，将张询罢官，王瞻也受了夺官暂领州事的处分。但王瞻不甘心，他想立功赎过，便秘密制订更为详细的攻取青唐的计划，并派心腹

将计划上报宰相章惇。章惇是哲宗亲政后起用的新派人物，在沿边攻守问题上主张推行积极进取的方针。当时宋朝见瞎征已无力维持日益衰败的政权，对他也失去了信心。章惇将王赡的密报交给熙河兰岷经略使孙路，征求他的意见。孙路认为该计划可行。于是朝廷同意王赡率军从河州出发，向邈川方向开进。

孙路派总管王慤（mn）为都统领，而以王赡为副职同统领。这年（1099年）七年，王赡率河州官兵为先锋，王慤统岷州及熙州兵马为策应西进。王赡先渡黄河，并率先攻下陇朱黑城（唐龙支城，在今民和县柴沟乡北古城）。王慤随后跟来。王赡不愿王慤分享军功，便骗他说：“明日攻邈川城（今民和县下川口），只有45里路，辰时用过早饭再出发。”王慤信以为真。可是，当夜刚过子时，王赡就传令他的部下出发，天明时分已来到邈川。邈川城中的吐蕃人并未反抗，王赡便顺利收复该城。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五日，王慤一觉睡到大天亮，不见了王赡，只好随后整队而行，午时已过才到。这时王赡已将城中府库控制起来，王慤只得住在寺院中。王赡直接向朝廷报捷，并未告知王慤。数日后，王慤被孙路召回熙州（今甘肃临洮），王赡留屯邈川。这时，唃廝囉政权之主瞎征被心牟钦毡逐出青唐城，为保住身家性命，瞎征遁入塔寺林立的青唐新城，并于七月二十九日削发为僧。八月五日，吐蕃宗哥部大首领舍钦脚要求归附宋朝，王赡派副将王咏率50名骑兵前往宗哥城（今乐都县碾伯镇）接洽。这时王慤将王赡骗他并与据府库之事告知孙路，孙路大怒，将王赡召回河州督粮，剥夺了他的前敌指挥权。

瞎征无奈宗哥降宋

王咏等到宗哥城后，城内吐蕃部众相结叛宋，大白天明目张胆抢劫仓库，舍钦脚制止不了。王咏等为了保全自己，登上子城楼，然后去掉梯子以自固，同时派人向邈川告急。这时王愍、王贍都不在邈川，熙河经略司干当公事（官名）王厚与同总领蕃兵将（官名）高永年商议对策，高永年说：“宗哥的安危关乎到青唐的成败，刻不容缓。如果等安抚（指王贍）自河州来再定夺，那就太晚了。在下愿率 1 000 骑兵前往处置。”王厚同意高永年的意见。于是高永年与蕃官李藺毡纳支同行。李藺毡纳支是原宗哥大首领李立遵的孙子，在宗哥吐蕃中有一定声望。八月九日，高永年等来到省章峡（即今老鸦峡），又碰上王咏派出催救兵的使者，于是他们快马加鞭，当天就赶到了宗哥城。城中叛乱者听说宋军赶到，吓得纷纷翻过城墙逃命去了。宋军得粮食 4 万余斛。高永年等占据宗哥城后，在邈川与宗哥之间设流星马，即建立快马驿传制度，并修缮省章峡段难以行走的道路，以便运送军粮。八月十五日，王愍率兵出省章峡来到宗哥城，王贍留在邈川。

八月十八日，青唐大首领心牟钦毡与董毡妻契丹公主、阿里骨妻回鹘公主、西夏公主等派首领李阿温等 6 人带上珍宝美玉来到宗哥城表示降顺之意，王愍向他们宣传朝廷招抚之意，并给来人赐了袍、带等物，当天就打发他们返回青唐。

二十三日，瞎征带着妻小儿子及亲信数十人来到宗哥城请降，王愍出城受降。此后瞎征被先后送往邈川、熙川、邓州（今河南省邓县）生活，三年后死于邓州。

由于宋军迟迟不西进，青唐城内国主空缺，人心离散，只有心牟钦毡父子及亲信百余人把守。八月下旬，心牟钦毡等将唃廝囉的曾孙、木征长子陇拶（z n）由黄河以南迎入青唐，立以为主。这年（1099年）九月，王贍一边令部将骑攻取安儿城（今青海平安县平安镇），一边派人到青唐规劝实权人物心牟钦毡早日归降。心牟钦毡自知力不能敌，便出城归降。二十日，王贍率步骑万人开赴青唐，青唐主陇拶与各首领及契丹、西夏、回鹘公主等一并出降。唃廝囉政权至此基本解体。不久，宋廷下诏以青唐为鄯州，以邈川为湟州。

青唐吐蕃公然叛宋

王贍率军进占青唐后，宋朝朝臣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朝廷没有能力为守住青唐等城提供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应当及早撤出为好。但这种意见没有引起哲宗的重视。王贍其人并非善良之辈，他只顾自己贪污青唐府库中的珍贵财宝，对降服的吐蕃首领没有采取什么安抚措施，反而纵兵大肆掳掠，因而大失吐蕃民心。心牟钦毡与钱罗结以及陇拶旧属嘉勒摩等内外策应，发动吐蕃各部围攻青唐城。九月末，心牟钦毡每天召集吐蕃百余人在青唐宫禁前马头对马头说事，懂吐蕃语的人混入窃听，什么也听不到，但估计吐蕃人必定要反叛。闰九月初二，宋军巡逻者捕到心牟钦毡派往西夏国请救兵的使者4人，经审问，才知心牟钦毡等已与西纳阿结家族商定，让各部落派人质到青唐来，同时做好打仗的准备，定于闰九月九日内外相应，复夺青唐。

到了初九这天，山南吐蕃部落果然率先公然叛宋，聚集武装攻打安儿城，并打算向青唐城进发。王贍得到

消息后，挑选精锐 2 000 骑，让部将李忠等率领，当夜南入冷谷迎击。初十，各地吐蕃部落都兴兵响应，不少人逐渐向青唐城聚拢。王贍下令迅速将青唐城中心牟钦毡以下大小首领 18 人收捕关押起来，紧闭城门，加强防守。青唐城外四面八方都有吐蕃人，他们大声呼喊，昼夜不息。王贍不敢松懈，他自己率一部分兵力守卫西城，令王瑜等将率一部分兵力守卫东城。十一日，城外吐蕃部众约有十万余人，他们有的抱着柴禾，有的背来门板，打算火烧城门而入。恰好初九晚上派到南山去的李忠打败蕃兵，解了安儿城之围后返回，在青唐之东与围城的蕃兵展开激战，交锋中，双方都有伤亡。正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王贍派一支军队从青唐东城杀出，与李忠部前后夹击，打败了东城外的蕃兵。仓惶逃命的蕃兵自相践踏，从山崖上滚下去摔死的不计其数。下午，青唐城外不见一人。十二日，王贍下令将囚禁的心牟钦毡等大首领 9 人斩首，并捕杀城中无辜吐蕃百姓，青唐城中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不久，王贍召集各部头人，劝他们动员吐蕃青壮年加入宋军，但这些首领正萌生异心，所以没有人响应。钱罗结对王贍说，他愿离开青唐回到本部落去，让本部落的人率先入伍，为其他首领们作个榜样。得到王贍的允许后，他回到原部落。但一脱离青唐，他就与各地吐蕃部落进行串联，合兵围攻青唐城。兵败后，钱罗结仍与嘉勒摩收合散亡，保据青唐崕（约今西宁东部小峡一带）。

王愍孤军死守湟州

闰九月初九在青唐城遭围的同时，湟州和宗哥城也

遭到吐蕃各部的围攻，其中尤以湟州的攻守战最为激烈。当时湟州城中的宋军将领是总管王愍，宋军只有2 400余人（一说不足千人）。九日，发起攻城的蕃兵达数千人。十三日，西夏派星多、保忠（一作贝中）、达克摩等三监军率军相助，攻湟州城的军队达10余万人。他们先断炳灵寺桥，烧毁省章峡（即老鸦城）栈道，然后四面急攻。守城的宋军不仅人少，而且武器缺乏，王愍下令军士拆下门板当盾，削尖木棍涂上墨作戈，让城中100多名女子穿上男装充当军士，数十名儿童在瓦片上炒青稞、麦、谷供士兵充饥，又从士兵中募敢死之士300人，头戴黄巾，作为中坚部队。王愍已是67岁的老人了，但他精神抖擞，擐（huàn）甲跃马，亲率敢死之士开门出战，杀退吐蕃与西夏联军的一次次冲锋。宋军在城门上方先挖通孔穴，等敌兵攻到门下时，投下巨石，砸死数人，于是敌人不敢再近城门。湟州城之南是一道山梁，蕃兵在山下掏洞，以山洞为掩护挖掘通入城中的地穴，这里箭射不着，石头砸不到。王愍命兵士拆下房屋中的木料，点燃后扔进地穴中，将穴中敌兵烧死。湟州城的北面紧靠湟水河，河北有水寨，有一天，蕃兵攻入水寨，王愍急率敢死之士打开城门将进入水寨的敌兵砍死百余人。西夏军攻破宋南宗堡（今甘肃永登县河桥驿），俘城官刘文珪，将刘文珪驱至湟州城外，高声对王愍喊话：“我们所要的只是城与地，王将军如能把城让出来，我们保证你的安全，护送你们从金城关回宋朝。”王愍回答说：“你给夏贼传话，宋天子派我守城，夏贼如有本事杀了我，就可得湟州城。”湟州城从初九日被10万大军围攻，王愍率孤军浴血苦战，坚守至二十三日，共16天没有被攻破。

二十三日这一天，蕃、夏联军在城南门外堆积了大量柴禾，准备用火烧毁城门。城中守军见状，十分惊慌，不知所措。恰在这时，宋熙河兰会经略使胡宗回派兰州知州苗履、会州知州姚雄率秦凤等路宋军渡过黄河，从陇朱黑城一带杀奔而来。沿途数百里内烟尘遮天蔽日，吐蕃兵和西夏兵看见后十分惊慌，也不知宋军来了多少，怕逃得晚了要丢性命，所以无心再攻湟州城，一个个急急忙忙抢渡湟水撤退。过河时因拥挤争抢，被水淹死了数千人。宋军赶到，生擒了一部分来不及逃走的西夏兵士，湟州城解围，城中王愍等这才松了一口气。

种朴中伏战死一公

姚雄、苗履等解了湟州之围后，合兵西进，与王贍联手攻打青唐峽，双方互有胜负。这年十月，钱罗结、嘉勒摩又拥立溪巴温第三子溪赊罗撒（人称小陇拶）为青唐主，继续保据青唐峽，与宋军作对。

苗履从青唐返回熙州，途中听人讲黄河以南郎家部落大首领朗阿克章（又称阿章）策动周邻各部公开叛宋。胡宗回派熙河兰会钤（qín）辖（官名）、河州知州种朴与兰州知州苗履共同率兵讨伐。苗履以兵少为由，不敢率先迎敌，请求先去河州，以便与姚雄互相照应。当时种朴赴任河州出任知州才两天，他以吐蕃兵锐气正盛，而且天气寒冷为由，请求暂缓出兵。但经略使胡宗回每天下七八道命令催他出征，不得已他只好出兵。阿章听说种朴将率部西讨，预先设下伏兵。

种朴所率宋军过了一公城（今循化县南道帷乡起台林北黑城子古城，一说在今甘肃临夏县甘加）后，

吐蕃伏兵突然从山上冲杀下来，这里山高坡陡，道路狭窄，宋军顾了前头顾不了后头，被迫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应战。交战过程中，种朴殊死搏斗，但敌不过对方人多，终于力竭被刺，其尸体也被蕃兵驮于马上带走。宋军见主帅殒命，大声号哭，再无战心，便向东撤退。阿章率兵乘胜追击。宋军因撤时要翻越险要隘口，行进速度放慢。蕃兵约有万余骑追来，眼看越追越近。宋军中有一名善于射箭的勇将名叫王舜臣，他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此时只见他以弓挂臂，行走在最后。王舜臣见领头冲过来的六七名吐蕃兵像是头目模样，不仅人有盔甲，马也披有铁甲，他对同伴说：“这六七个人必定是蕃酋中最狡猾骁勇之人，今天如果不先把这几个人消灭掉，我军将全部死在此地。”说着他前行几步，对着吐蕃军先锋大喊道：“我要叫走在最前面者眉间插花！”说着引弓发出一箭，只听“嗖”的一声，最前面的人果然面部中箭，滚下马来。王舜臣连发三箭，有三人落马而死。另外几人吓得魂不附体，掉转马头往回逃命，但都被射穿脊背而毙命。万余名吐蕃兵一下子都被镇住了，面面相觑，不敢前来。宋军乘机快撤，王舜臣组织了一批射手占据有利地形继续掩护。不久，吐蕃兵又追了过来，王舜臣箭无虚发，共放出1 000余支箭，他的双手被磨破，鲜血直流。天快黑时，全军越过隘口，进入一公城。王舜臣的双手自肘以下全都是血。此战之后，宋军“将士气夺，无敢复言战者”。

过了两三天，吐蕃兵又在阿章的率领下来攻一公城。这座城东西长120多米，南北宽110多米，朝北开有一门，城池还算坚固。宋军在赵吉、王舜臣的率领下坚守孤城。吐蕃军包围此城先后长达40天，城中宋军

缺水乏粮，只好“日杀马，食肉，饮其血”以活命。十月三十日，赵吉、王舜臣等率众突围而出，一边与吐蕃军作战，一边向东撤退。转战百余里，宋军大部分牺牲，活着回到河州的只有二三成。

宋朝鉴于深入湟中后受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之后勤供应困难，难以立足，便于这年（1099年）十二月，授权已归宋的陇拶（被赐名赵怀德）以河西节度使、鄯州知州、西蕃都护的名义管理湟中地区。元符三年（1100年），宋朝军队、官员开始撤出鄯州，后又撤出湟州。首议攻取青唐的王贍受到朝臣的追究，有人揭发他盗取鄯、湟二州财物，又杀心牟钦毡灭口，“制造事端以生边害，万死不塞责”。有人建议斩王贍之首以谢一方。于是朝廷将他贬官，发配到昌化军。行至半路，王贍自缢而死（约4年后，又得到平反）。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一月，宋廷又授予小陇拶“西平军节度使、邈川首领”的称号，扶持他代表宋朝统治河湟地区。而此前被封为知鄯州的大陇拶又被改封为知湟州，大陇拶无法在湟州立足而躲到黄河南。大、小陇拶互相敌对，河湟吐蕃力量分散，为宋军第二次西进提供了条件。

三、崇宁年间宋军再次西进湟中

激战巴金城

宋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起用早年曾追随王安石变法的蔡京为相，效法神宗熙宁年间的做法，要在西北地区开疆拓土。当年神宗重用王韶，将熙州（治今

甘肃临洮)、河州(治今甘肃临夏)等地纳入宋朝疆土。王韶有个儿子叫王厚,从小追随其父行军打仗,对西北吐蕃诸部的情况十分熟悉。元符年间王贍攻打青唐时王厚作为王贍的部下也身历其间。后宋军撤出河湟,王厚也被贬官。这时,朝廷再度开边,先恢复了王厚原来的官职(知湟州),又改任他为知河州兼洮西安抚使,让他主持收复鄯、湟诸州事宜。

崇宁二年(1103年)六月,宋军兵分两路由熙州向湟水流域进发。一路由主帅王厚和监军童贯统领,共8万兵马,从河州安乡关(今刘家峡水库上口一带)北渡黄河,率先直趋湟州(今民和县下川口);另一路2万兵马由统制官岷州蕃将高永年和权知兰州姚师闵、管勾招纳(官名)王端(王厚弟)等率领,出京玉关(今甘肃永登县河口一带),作为策应西进,打算与王厚在湟州汇合。

六月十七日,童贯率李忠等作为先锋到达巴金城(约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南)。巴金城座落在巴金岭上,地势高峻,四边都是深不可测的天堑,所以许多地段并无城墙,但登城之路狭窄。湟州东南一带吐蕃大首领叫多罗巴,他事先已派三个儿子率数万人在此拒守。宋军望见城门是开着的,偏将辛叔詹、安永国等争先攻入。吐蕃兵见宋军进入城中,便从工事中跃出迎击。交战中,安永国从天堑边上掉下去摔死,辛叔詹率余兵急忙退出。当时适逢大雨,双方休兵。十八日,蕃兵背靠巴金城结阵,要与宋军决战。城之前方左右两翼制高点上也有他们的伏兵。宋军见此阵势有点畏惧,恰在这时,主帅王厚率大兵赶到。蕃兵见宋军阵势强大,兵马如云,多少有点气泄,王厚亮出帅旗,派人招降。多罗巴

的长子叫阿令结，次子叫厮铎麻令，三子叫阿蒙。他三人血气方刚，对宋朝使者毫不客气，高声叫骂，宁死不降。宋使往返三次，见仍不降，王厚下令攻城。蕃军据险力战，宋军难以靠前。王厚亲自来到阵前观察了一阵，命偏将邹胜率一支精锐骑兵绕小路来到巴金城后背，同时下令强弩在阵前齐射。在箭雨的威逼下，蕃兵死伤较多，开始退却。就在此时，蕃兵突然发现背后也有宋兵，于是大为惊慌。宋军乘蕃军人心慌乱之际，命全军从四面急攻。混战中，蕃兵首领阿令结、厮铎麻令败死，阿蒙被飞箭射中一眼并贯通后脑，身负重伤择路向西逃命。这时多罗巴率援军往巴金城急赶，中途听说城已失守，就没有再来。这天中午，王厚已攻下巴金城。

阿蒙见了多罗巴，父子二人抱头痛哭，然后退至来宾城（今民和县中川乡丹阳古城）。随后，又怕这里不安全，便逃往青唐。十九日，部分宋军进驻宁洮寨（在今民和县马营乡一带）。二十日，王厚率2 000余人进攻来宾城，诛杀不愿降顺者，在临黄河险要处留驻一部分兵力，由李忠率领防守。二十一日，王厚等进至陇朱黑城（今民和县柴沟乡北古城），二十二日，来到湟州城外。同日，高永年所率另一路人马也赶到这里。宋军驻扎在湟州城的四面八方，派人到城中吐蕃进行招降。

强攻湟州城

湟州城中的吐蕃大首领是丹波秃令结，他下令将城中愿降宋军的人拘押起来，亲率不愿降的部众坚守城池。王厚与董贯登上湟州城南面的山岗，从山岗上朝下

望，城中战守的情况大致能看得清楚，回来后下令诸将各从一面攻城。下午时分，其他地方的蕃兵陆续赶来增援湟州城，他们不断从城北的湟水桥上过来，对围城宋军构成威胁。傍黑时，赶来的蕃军聚集成黑压压一大片。宋军中有些将领建议：“贼兵得援势力更大，而我军连日攻战，现已被劳不堪，不如暂时撤离湟州城以休士卒，攻城之事过几天徐图之亦无不可。”王厚对童贯说：“大军深入至此，是为死地。不急破湟州，青唐王子一旦率大军来援，据桥而守，十天半月之内我军难以取胜。到那时形势将更加被动，归途安在？诸将不为攻城出谋划策，却想休息自便，这难道是军人的良策吗？再敢如此言者斩！”众将领听了这番话，谁也不敢再提休息二字，一个个鼓舞士气，组织兵力，尽力攻城。

这天夜间，宋军在火把的照耀下，从四面攀云梯而上，快到女墙时，被蕃兵用石头砸到城下者不计其数，但宋军仍然前仆后继，昼夜攻城不止。宋军还从高处向城中射箭，箭如雨下，但蕃兵身背盾牌而立，毫不退缩。攻守战持续了一夜，不分胜负。

元符年间宋军为了守住湟水桥，曾在湟水北边筑了一座城，这时这座桥城被蕃兵援军占领，对宋军十分不利。六月二十三日，王厚派勇将王用率一支精骑出敌不意，绕到湟水上游，在蕃兵援军背后发起突袭，打败援军，并乘胜夺占桥城。但是蕃兵仍然顽强抵抗，至夜，攻守双方仍势均力敌。这时，王用指挥军士焚烧湟水桥，木桥被浇上油点燃，在风力作用下，越烧越旺，照得河两岸如同白昼。宋军在火光照耀下攻城势头更猛，城中蕃兵难以抵挡，有愿降者缒城送出密信，表示愿为内应，得到王厚允许。半夜时分，宋将王亨夺水门入西

城，与部下大声吼叫着猛攻。守城主帅丹波秃令结见部下军心动摇，有的公然降宋，知大势已去，便只顾自己逃命，率数十骑出西门向青唐方向逃去。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宋军攻占了湟州。

王厚攻占湟州后，吸取当年王贍急于西进、继而放弃鄯、湟二州的教训，上奏朝廷，拟采取巩固湟州的措施。他认为，要巩固湟州，必须控制住三个地方：一是来宾城，二是省章峡（今老鸦城），三是南宗寨（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南河桥驿，这里距西夏的卓隗和南军司较近）。得到朝廷允许后，他分兵收复湟州所辖城寨 10 座，短期内吐蕃部民归降者达 10 余万口。这时青唐主溪赊罗撒率众自青唐东援湟州，军至安儿城（今平安县城）时得知湟州城已破，遂进至宗哥城，准备抵抗。六月二十七日，王厚在省章峡西洒金坪（约在今民和县莲花台之北）筑 500 步城一座，名绥远关，派兵据守。溪赊罗撒派人请求以绥远关渴驴岭为界议和，这正符合王厚先固湟州、待来年春天再举兵西进青唐的图谋，所以很顺利地得到王厚的同意。随后，宋军将赵怀德（大陇拶）迎至湟州“以顺人心”，并继续大力开始招抚工作，并于七八两月开赴黄河南部一带，攻取吐蕃诸部的重要据点，郎家部落首领角四结等归降。十月，王厚、童贯等率部返回熙州。

会战葛陂汤

崇宁三年（1104 年）三月，宋军从熙州出发再度进军湟中。四月七日，各路宋军赶到湟州集结。在此之前，王厚做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他担心一旦开始西征，西夏的军队可能乘机侵扰兰州、湟州边界，黄河以

南尚未归附和新归附不久的吐蕃部落可能乘机骚动，牵制军势。于是他派通远军将军潘逢权领湟州、会州知州姚师闵权领兰州，共同控御防范西夏；另派河州知州刘仲武率一支军队驻安强寨（约在今甘肃积石山县西），以保障宋军往来通道畅通。上述较为严密的安排，解除了后顾之忧，王厚这才率大军专力西征。

当时宋军接连打胜仗，部分将领认为青唐容易对付，主张直接西行攻取。王厚则认为不然。他召集众将分析形势说：“青唐诸蕃，用兵诡诈，不可轻敌。如果我大军不分道而进，就不足以张大声势，攻破奸敌。湟州之北有胜铎谷（约今乐都县东北马厂乡一带），西南有胜宗隘、汪田、丁零宗谷（今民和县西米拉沟），中道有绥远关。假设吐蕃兵扼守这三谷，断我运粮之道，然后诸部合势夹攻渴驴岭与宗哥川之间，我军就有吃败仗的危险。”于是商定兵分三路西进。王厚与童贯率前、中、后三军经绥远关、渴驴岭沿省章峡西进，都护高永年率所部取道胜铎谷出宗哥河之北，别将张诚同招纳官王端率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出宗哥河之南，定于四月九日在宗哥城下会师。七日，童贯率部先期到达绥远关，令部下率军登渴驴岭。巡哨骑兵报告说岭下驻扎的青唐兵不少，童贯不敢再前。八日，王厚所率后军赶到，这才继续前进。

这日，青唐主溪賒罗撒派西域客商般次人来到省章峡，迎着宋军行军方向而行，目的是暗中察看宋军虚实。宋军将他们带去见王厚，王厚告诫说：“回去告诉你们主子，如想投降就早一点定下决心；一旦大军开到，锋刃一交，想逃也没地方逃了。”这些般次人回去报告说宋军人数不多。溪賒罗撒听后高兴地说：“哈

哈，宋军如果只有这么些，我有什么担忧的？”于是率大军占据朴江古城（今乐都县东破羌古城）。可是，不久又听说宋军是分三路西进的，般次人见到的只是中路，于是又急忙挥军后退20里，在葛陂汤地方驻扎下来拒敌。

四月九日这天，太阳还未出山，宋三路大军就集齐赶到葛陂汤。只见蕃兵约有五六万人，依地形高下而列阵，兵器耀眼，士气高涨，远处北山之下还设了疑兵。王厚对童贯说：“虽然蕃兵以逸待劳，其势正盛，但我军进攻宜速不宜缓，否则太阳渐渐升高，人马饥饿，将于我不利。”于是命令中军超越前军，傍北山整阵而行，同时催促王亨等将领快速进入战斗。

对方蕃军中，溪賧罗撒和大首领多罗巴严密注视宋军的动向。他们从装束打扮判断出王厚、童贯是总指挥，于是对部众说：“对面罗盖之下的两个人，必是宋朝的太尉，你们一定要给我将他拿下。”在双方列阵相持之时，溪賧罗撒在数千精兵的护卫下，登上其军北面的高岗，也张开大黄屋（伞），展开两列军旗，发号施令，坐镇督战。北山下吐蕃兵远远望见王厚、童贯，便出动中军，向宋军发动冲击。王厚派游骑千余绕道登山，悄悄攻蕃军后背。蕃兵发觉背后有敌兵，便向侧翼转移，宋游骑紧追不舍，双方短兵相接。吐蕃中军擂鼓呐喊，高永年急忙指挥选锋五将率众突阵，双方战鼓声、喊杀声、兵器碰击声响成一团。厮杀一阵后，蕃兵渐渐不支，开始退却。这时，张诚率一支轻骑从南面骑涉过宗哥河，直捣蕃军中坚。溪賧罗撒和多罗巴见状，急忙向山下撤退，其大黄屋和军旗被宋军抢到手，于是宋军举着这两样东西，登高大呼：“抓到贼酋了！”

宋军受到鼓舞，士气大震，战鼓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恰在此时，暴风从东南方刮起，顷刻间，尘土飞扬，天昏地暗，蕃军面向东南，睁不开眼睛，不辩敌我；而宋军乘风朝西北冲杀，却越战越凶。蕃兵兵败如山倒，四散逃命。溪賧罗撒单骑逃到宗哥城，却见城门紧闭。原来在双方交战之前，宗哥城首领名叫结毡将文字的已经令其弟结菊前往宋军，声言愿于大军到时归降。这时，溪賧罗撒逃到城下，他们不予接纳。溪賧罗撒无法，只得逃往青唐。宋军有几位将军紧追不舍，追到天黑，接到童贯不必再追的命令方才返回。这一仗，宋军共斩杀蕃兵4 300余人，俘虏3 000余人。至夜，三路大军均至宗哥河南宿营。

青唐城不战而下，高永年轻敌殒命

四月十日，胜宗谷首领钦厮鸡率众来降。十一日，王厚、童贯率军西进，顺利进占安儿城（今平安县平安镇）。十二日，宋军兵临青唐城下。青唐城中溪賧罗撒之母龟兹公主，前齐安郡夫人青宜结牟及吐蕃首领李阿温等率城中大小首领、西域客商等开门出降，鄯州平。

青唐主溪賧罗撒逃回青唐后，本想组织兵力继续抗击宋军，但青唐诸部见他打了败仗，主力已丧失，感到大势已去，都不肯听他的。溪賧罗撒不得已只在青唐留宿一夜，便带上他的长妻逃入溪兰宗山（今湟中县上新庄南）中。王厚知道后，派部将率1万精锐骑兵前往追捕。溪賧罗撒又逃往青海湖北，最后投奔了西夏。十三日，宋军进驻青唐城西的战略要地林金城（今湟中县多巴镇）。十八日，王厚又率兵进占廓州（今化隆

县群科)，令大军驻于城西，并派人向朝廷报捷。二十一日，宋徽宗下诏说：“王厚、童贯提兵出塞，曾未数月，青唐一国，境土尽复。其以厚为武胜军留后、熙河兰会经略使兼知熙州；贯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依旧勾当内东门司。”宋朝上下为收复青唐故地称贺。二十六日，王厚过湟州，沿途耀兵巡边，返回熙州。

从崇宁二年六月开始到崇宁三年四月底结束的河湟之役，为宋朝新开疆境3 000余里，招降到吐蕃族首领2 700余人，户口70余万，前后6次作战，斩获1万余人。至此，唃廝囉政权宣告瓦解。五月，宋改鄯州为西宁州。

崇宁四年（1105年）四月，已投降西夏的溪赊罗撒等引来西夏国四监军之众数万人助其复国。夏兵包围了宣威城（即牦牛城，今大通县新城乡旧城），宋陇右都护、西宁州知州高永年以河州知州刘仲武为统制，发5万兵前往解围。宋军出西宁后北行至30里处时，刘仲武主张先驻扎下来看看情况，暂不要进攻。高永年则认为前方之敌容易对付，便轻敌迎战。交战中，蕃将亲兵尽是高永年早年熟识之人，高永年不防备这些人，不慎被劫（另一种记载说高永年自己的亲兵背叛了他，将他执献于敌）。蕃兵头目多罗巴杀了高永年，并割其心肝而食，对部下说：“此人夺我国，使吾宗族漂落无处所，不可不杀也。”高永年是西宁人，原是吐蕃部首领，早年归宋，任北宋将领数十年，能征善战。崇宁年间王厚率部收复河湟，其谋策皆出自高永年。可惜一时不慎，死于非命。宋徽宗得知高永年死的消息，十分悲痛并震怒，亲自书写五路将帅刘仲武等15人的姓名，要将他们问斩，后经人劝谏才作罢。宣威城兵败，引起

廓州等地吐蕃相继叛宋，王厚急忙派兵弹压，才稳住了局面。大观二年（1108年），宋廷又令童贯率军征讨黄河南诸部，在赵怀德的协助招谕下，占据溪哥城（今贵德河阴镇）的吐蕃“王子”臧征扑哥归降，宋遂在此置积石军。又过了七八年，宋军与西夏兵战于古骨龙城（在今门源县境），宋获胜并置震武军，从而控制了整个河湟地区。

四、祈安城结什角突围

庄浪族叛服无常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破宋朝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次年掳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大批官吏等北去，北宋亡。赵宋王朝南渡后，为了遏止金人势力西向，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仓促派北宋故官陕西经制使钱盖经抚河湟，寻找到唃廝囉后裔，名叫益麻党征者（陇拶之弟），封为陇右郡王，赐姓名赵怀恩，让他“措置湟鄯事”，即代表南宋王朝行使对河湟地区的行政管辖权。4年后，即南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年），金将宗弼（兀术）遣部将奔睹（又名昂）与撒离喝领兵8 000自熙州、秦州向西进攻，先后攻占了原北宋所置乐州（由湟州改）、西宁州、廓州及积石军，从此河湟地区成了金朝的辖区。

河湟地区与西夏国土毗连，西夏对这块土地图谋已久，也付出过很多代价，如今这一区域被金占有，西夏很不服气。南宋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西夏大德二年，1136年）七月，西夏乘金朝不备，突然出兵湟

水中下游，攻占了乐州，并以乐州为基地，进而挥兵西向，又占据了西宁州。西夏主乾顺虽然派兵用突然袭击的方式顺利夺取了湟州、西宁州，但心中并不踏实，于是第二年，他又派使臣带上重金晋见金朝皇帝，很恭敬地请求金将“河外三州”割让给西夏。金熙宗为了笼络住西夏，让其充当共同攻击南宋的同盟者，加之此前曾有让地的许诺，但一直没能兑现过，这次西夏采取先兵后礼的措施，占有了西宁等州，金朝只得顺水推舟，答应西夏已占的西宁州、乐州归西夏，并将积石州、廓州也让给西夏。从此，黄河以北、今隆务河以西归西夏管，黄河以南、隆务河以东归金朝管。西夏得到积石州的第二年（1138年）五月，将积石州更名为祈安城。

当时祈安城所辖的吐蕃族主要是庄浪族。与庄浪族相邻居牧于黄河上源及河曲一带的吐蕃大族还有乔家、鬼芦（一作果洛克）、木波、把羊、丙离等大族。这些吐蕃部有的归附南宋，有的归附金，有的受西夏管。庄浪族生性强悍，西夏派大军施加威慑，才勉强归服。西夏希望庄浪族服贴听话，地方安宁，故改积石州为祈安城。但庄浪族又分四门，名为吹折、密藏、陇逋、庞拜，他们对西夏时叛时服，祈安城辖区的形势并不安宁。

南宋乾道二年（西夏天盛十八年，1166年）二月，陇逋、庞拜二门又叛，西夏想兴兵镇压，出于恭敬和礼貌，先给金朝打招呼。金主不知陇逋、庞拜二门原来隶属于夏国，还以为是金国所辖部落，所以不同意西夏擅自出兵。陇逋、庞拜二门又引诱吹折、密藏二门也暗中依附于金。这年十月，西夏不再给金朝打招呼，直接派殿前太尉任得聪率兵2万，袭击吹折、密藏二门。这两

门蕃族事先不知消息，毫无防备，所以被西夏兵打败，大量资财、人、畜被掳。陇逋、庞拜二门害怕像吹折二门那样遭到西夏的袭击，于是动员男女老幼，赶上牛羊，带上帐篷等物逃离西夏祈安城辖区，向南迁移，投奔乔家、木波等族大首领结什角。

结什角探母遇害

结什角是唃廝囉的嫡系后裔。唃廝囉长子叫瞎毡，瞎毡有六子，其中有叫巴毡角者，附宋后被赐名赵醇忠（又作赵顺忠），任宋左武大夫官，遥领莱州防御使，仍任把羊族大首领。其子赵永吉、孙赵世昌依次袭职。结什角就是赵世昌的次子。金朝攻下陕西后，赵世昌改任忠翊（yì）校尉。不久，鬼芦族首领京臧与把羊族闹纠纷，杀死了赵世昌。金朝派军队将京臧逮获，押至临洮市（治今甘肃岷县），当众斩首，复委任世昌子赵铁哥为把羊族都管。南宋隆兴二年（金大定四年，1164年），南宋军队攻破洮州（治今甘肃临潭），赵铁哥弟结什角护送其母到乔家族躲避。乔家族首领与邻族木波、陇逋、庞拜、丙离四族耆老大僧等以结什角血统高贵，为人刚正，见识高超，乘机拥戴结什角为木波四族大首领，对外号称“王子”。金临洮尹移刺成听说结什角名望很高，便派人召请。结什角念金朝为其报了杀父之仇，便于次年（1165年）率众投附了金朝，向金朝献马100匹，并请求每年向金朝贡马。金世宗下诏说：“远人慕义，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抚其众。厚其赏赐。”这个结什角政权可以说是唃廝囉政权崩溃后，唃廝囉后人在金朝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辖区北接西夏积石军地，南限大山（今阿尼玛卿山）与南宋

邻近，东南与叠州羌（今甘肃迭部一带）相接，西与卢甘族（在今青海玉树地区）相接。地高寒，不产丝麻五谷，惟产青稞，居民将青稞与野菜酥酪混和而食。其疆境共 8 000 里，辖有 4 万余户。

结什角所辖木波族中也有陇逋和庞拜族，如今见庄浪族的陇逋等门前来依附，自然予以接纳。再说，结什角之母是庄浪族人，南宋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西夏天盛二十一年，1169 年），其母居于庄浪族中，结什角与庄浪族有割不断的关系。可是结什角接纳西夏国属民投金，势必为西夏所不容。当时西夏权臣（国相）任得敬有篡权野心，他想先征服结什角，以便通过其境与南宋进行沟通，以得到南宋的支持。

这年四月，任得敬得知吐蕃王子结什角将要到庄浪族居地（今青海贵德县境）探视其母，便提前派军队在祈安城等候，结什角刚出现在庄浪族，西夏兵就突然将他包围起来，并喊话让他投降。结什角带的随从不多，不是西夏兵的对手，但结什角毫不畏惧，严辞拒绝西夏人的招降。于是双方展开搏斗。结什角拔出兵器左砍右杀，其随从亲兵也个个武艺高强，以一当十，勇敢地与夏兵进行格斗。只听兵器撞击声铿锵作响，不断有人被砍伤或杀死而倒下，遍地鲜血直流。结什角率所部随从经过激战，终于突破西夏兵的包围圈，向南撤退。行走不远，得到庄浪族人的接应，西夏兵没有再追。但直至此时，部下才发现王子结什角的左臂已被敌兵砍断，浑身被血污染，成了血人。结什角的母亲没有突围出来，被西夏兵掳去。结什角本人回到自己部落后不久，因伤而死。临死留下遗言，希望金朝重立乔家族首领。

这年（1169年）十月，西夏任得敬为防乔家等族前来报复，便派军士4万，征发国内役夫3万，共7万人，修筑祈安城，增广城池，三个月完工。今贵德县南新街乡藏盖村的藏盖古城很可能就是祈安城旧址。此城南依大山，平面呈不规则形，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300米，面积达25万平方米，城内出土过筒瓦、板瓦及宋代四耳罐等文物，考古学专家认为“此城与西夏政权有关，疑是祈安城。”从防范结什角势力而言，将祈安城由今贵德河阴镇南移至藏盖村，也能说得通。

第二年（1170年）二月，金世宗得到奏报：“闻知夏国主李仁孝与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国，发兵四万，役夫三万，筑祈安城。杀乔家等族首领结什角。屡获宋牒人，言宋欲结夏人谋犯边境。”于是诏令大理卿李昌图、左司员外郎粘割斡特剌前往调查，并欲制止西夏人筑城、处理乔家等族别立首领问题。金使质问西夏人為何擅杀金朝藩属首领，西夏人回答道：“祈安城本积石旧城，久废，边臣请设戍兵镇抚庄浪族，所以备盗，非有他也。结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杀之，不知为乔家族首领也。”李昌图等查实结什角被砍掉一臂的战场确实在西夏国境内，也不便再说什么。至于兴筑祈安城一事，业已完工，兵士、役夫都已回去。问及乔家等族民户意见，都愿以结什角侄赵师古（赵铁哥子）为首领，于是由朝廷下诏委任赵师古为木波、乔家、丙离等族都钤（qián）辖，并加宣武将军称号。金人侦得西夏国相任得敬派间谍与南宋联系，想共同出兵吞并乔家等族。据此，金世宗下令在熙州（治今甘肃临洮）、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逼近宋、西夏冲要之处，增设戍兵。

赵师古继任首领后，为了替其叔结什角报仇，多次

率兵北上攻打西夏国的祈安城。任得敬派其心腹任纯忠率3万军队入驻祈安城，加强了防守。这年（1170年）八月，任得敬及其党羽被西夏仁宗李仁孝诛灭，任纯忠听到消息后，知道大事不妙，只身逃出祈安城，藏身于金朝北部。不料被金朝巡逻兵发现，将他逮住，送往陇逋族。赵师古正苦于找不到报仇的机会，不想金兵将任纯忠送来，真是喜出望外。他正好杀任纯忠以祭结什角。

明清时期的主要战事

一、李英率部征讨安定、曲先卫之战

这场战事发生在 500 多年前的明朝前期，战场的具体地点是“雅令阔”，这个雅令阔在今何地不是很清楚，据史书记载，它在昆仑山以南，估计大致在今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可可西里草原至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一带。这一带地势高峻，平均海拔在 4 500 米以上，全年只有冷暖两季，且冷季漫长（七八个月），暖季短暂，牧草生长期不足 3 个月，常年多风，高寒缺氧，不宜人类居住，现今是野生动物野牦牛、野驴、藏羚羊、岩羊、白唇鹿等的栖息之地。五六百年前这里的气候特点与今天大概差不多。那么，这样人迹罕至、荒凉无比的地方何以成了古战场？交战双方因何而起争端？战争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战事来由

当时被征讨的安定卫、曲先卫是明洪武八年（1375 年）所设西宁塞外四卫（安定、曲先、阿端、罕东）的两个卫。安定卫设卫时的活动中心约在今海西

州大柴旦镇一带，永乐年间西移至昔尔丁（约今海西州冷湖东北苏干湖一带）。曲先又称苦先，设卫时居地中心在阿真（今海西州茫崖镇西青新交界地区），永乐年间移至药王滩之地（约在今海西州花土沟镇及其以南那仁郭勒河上游一带）。安定卫、曲先卫的居民以撒里畏兀儿人（今裕固族前身）为主体，也有一部分藏族和少数蒙古族人（主要是官员、军人）。这些人元代曾受蒙古宗王卜烟帖木儿的管辖。明初，卜烟帖木儿归服明朝，受封安定王，继续管辖安定、曲先、阿端等卫。洪武十年（1377年），安定卫、曲先卫发生内乱，曲先卫指挥使沙刺弑安定王卜烟帖木儿，王子板咱失里复仇，诛杀沙刺。不久，沙刺的部将又杀死王子，整个撒里畏兀儿人内部一派混乱。随后，原在青海东部地区起兵叛明的藏族部落首领朵儿只巴在明军的追剿下逃窜柴达木西部，乘火打劫，大肆杀掠，安定、曲先卫受到残破，一度废卫。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在安定部落首领的请求下，明朝复设了安定卫，安定部落首领孩虎都鲁等58人分别被授予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僉事、千户、百户等官。永乐二年（1404年），指挥使朵尔只束主动向明王朝表示愿意承担每年向朝廷纳差发马500匹的任务。永乐四年（1406年），在明朝的扶持下，曲先也恢复了卫的建置，指挥使是曲先部落首领三即。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朝使者内官乔来喜、邓诚出使西域，途经安定、曲先等卫地段时，遭到抢劫，并被杀身亡。这次劫杀朝使的主谋是安定卫指挥哈三孙子散哥和曲先卫指挥散即思，他二人不知天高地厚，纠合安定、曲先、阿端三卫官民5000余人犯下了

这桩命案。事后才知闯了大祸，这几个人吓得不知所措。使臣遭劫杀的消息传到北京，这时永乐皇帝已去世，新继任的仁宗皇帝闻讯十分震怒，下令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李英和必里卫土官康寿，迅速查清并进讨劫杀朝使的“贼人”。

李英其人

这位李英，是当时河湟地区十分著名的人物。明代青海土官中，所任官职和所受封爵级别最高、势力最大、声名最显赫的要数李家。李家祖籍今宁夏，是西夏党项人后裔。公元1226年西夏亡于蒙古，李氏家族为避战乱，迁居今青海境内，世居今民和县上川口。李英之父李南哥是明代李家第一代土官。此人元末以来即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方豪杰，明初率部归附，被授予西宁卫管军土官所镇抚之职，后因说服西宁部分藏族部落附明，奉命深入撒里畏兀儿之地，为安定、阿端、曲先等卫的设置以及说服这些卫定期向朝廷纳马作出了一定贡献，还有奉命征讨等武功，先后升任西宁卫镇抚、西宁卫指挥僉事，受赐怀远将军称号。永乐五年（1407年）李南哥以老告退，李英袭指挥僉事之职。李英，字士杰，自幼聪慧不凡，爱学文，勤习武，长大后，体魄魁梧，精于骑射，而且有才略，有胆识。当时明朝经常与北元蒙古作战，永乐皇帝多次率兵亲征，他喜欢带西北土兵随征，这些土兵忠于朝廷，战斗力强，指到哪里冲到哪里。而河湟地区的土兵随驾出征，每次都由李英带队。李英先后四次率土兵随永乐皇帝北征蒙古，他那时二三十岁，精力充沛，每次作战都冲锋陷阵，既英勇又机警，深得永乐皇帝喜爱。《李英神道碑》记，李

英每战“必贾勇为前锋。公夙负才略，有胆气，部下皆西边精锐士，故所当者罔不摧败，所虏获者，比诸将恒多，为是上心简注，眷贲（lái）之恩亦独厚焉。”有一次，永乐皇帝单独召见他，询问西土人情，还赏给他宝刀、良马以及佛像、彩缎、衣物、羊只等。由于李英战功突出，其官职也不断升迁，至仁宗继位时，已升为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从二品武官）。

战事经过及结果

李英接到朝廷命令后，立即准备军械、粮草、简选人马，于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亲率大军前往征讨。据《明实录》记载，李英所率军队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卫所军士，这是当时分驻各地的国家常备军，李英征调的卫所军除以西宁卫军士为主外，还包括河州卫、庄浪卫、甘州卫、凉州卫等卫的部分军士；二是土兵，明代河湟地区有世袭土官十余家，各家都蓄养有一定数量的土兵，少则三五十名，多则四五百名，比较著名的有李家土兵、祁家土兵等；三是藏族部落兵，永乐年间西宁卫所辖“西宁十三番”即13个藏族部落，均有数量不等的部落兵，藏族部落兵的性质与土兵相似。土兵和部落兵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或充当头人的卫队、侍从，有警则听国家调遣出征。当时随李英出征的是西宁周围的“十二番族”，即隆奔、巴哇、嘉尔即、申冲（或作申中）、申藏、革哂、果迷卜、章哂、西纳、隆卜、把沙、咎（zán）哂等12个藏族部落，这12个部落的部落兵由隆奔族国师贾失儿监藏、散丹星吉负责。

李英及河州卫土官康寿率领大军浩浩荡荡西征。行军数日，来到青海湖滨，这里是罕东卫的地界。罕东卫

同知绰尔加主动来到李英大帐，行过拜见礼后，对李英说：“劫杀朝使的事，是安定卫指挥哈三之孙散哥及曲先卫指挥散即思、卜答忽等所为。目前曲先卫的人已经人心惶惶，准备远逃。”李英说：“这次军事行动是奉皇上之命，每个人每个部落的表现将由本官如实奏报朝廷，不知同知大人能否陪我们走一趟？”绰尔加表示愿听驱使。于是点了本卫千余名骑兵与李英等一起西行。

李英率明军来到昆仑山下（约今格尔木市南），得到探马报告，说安定卫散哥等听见风声，已率部向南逃遁。李英下令骑兵加紧向南追击。明军越过昆仑山，又西行数百里，来到雅令阔地方，终于看到前方有人马蠕动。明军追得十分辛苦，但安定卫的人更是人困马乏，筋疲力尽，实在逃不动了。因为他们中有老人、妇女、儿童，还带着帐篷、赶着畜群，所以行进速度快不了。这时见明军追来，年青力壮的人立即占据有利地形，拿出兵器，准备等明军冲过来时进行厮杀。

李英等在距安定卫部众 200 多米远的地方勒住马头，稍事喘息，然后派人喊话，让他们交出劫杀朝使的凶手。安定卫这边听小头目党锁南的指挥，党锁南回答：“劫杀朝使的事是散哥干的，散哥如今不在这里，我们都是无罪之人，请朝廷放过我们。”李英与康寿等众将商议了一阵，认为不能就这样空手回去，反正前方是安定卫的人，劫杀朝使的事与这些人脱不了干系。他们抗拒朝命，不交首犯，就得剿杀。于是李英挥刀率众冲杀过去。党锁南急令部众放箭，明军有的人马中箭倒下，但后面的继续冲上来。顷刻间，在人喊马嘶声中，一场血战在空旷的高原展开。由于明军人数众多、装备较好，安定卫部众抵抗了约一个时辰，就败下阵来。这

一仗，李英等共斩首 480 余级，生擒 700 余人，缴获驼、马、牛、羊共 14 万多头只。从俘获的人那里得知曲先卫的人在他们之前即已向西逃跑，估计再追三四天就可追上。李英还想穷追，但部下都以道路险远、瘴气太大劝阻，李英确也领教了这里气候多变、缺氧反应剧烈的厉害，只好作罢，班师回营。并将征讨经过上报朝廷。

明仁宗于这年五月病逝。元月宣帝继位。接到李英的奏报，已到了闰八月，宣帝对朝臣说：“安定本畏兀儿之地，我朝置卫设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见利忘义，今之败，实其自取。然朝廷驭夷，叛则讨，顺则抚，彼能悔过归诚，朕何吝宽贷？”后听说曲先卫远遁，便下令不必穷追。

八月三日，宣帝下敕书告谕李英、康寿、鲁失加（庄浪卫鲁土官）等土官，说：“尔等祇事我皇祖太宗文皇帝（sh）忠竭诚，奋志效力，屡著勋劳，洵（jiàn，荐）加爵秩。我皇考仁宗昭皇帝嗣承天位，以安定等处番寇杀害朝使，劫夺财物，益殫智谋，奋勇敢先，躬率壮士，深寇穴，剪戮擒获男女千有余人，得其驼马牛羊十有三万，使凶寇灭迹，良善安居，道路往来，永无患害，眷尔忠勤，深入用嘉悦。……所获驼马悉送京师，牛羊就彼给赏随征将士，尔等驰驿来朝。故谕。”

十月四日，李英到达京城，进献“所获安定番童一十五人及马驼”。宣帝对兵部的人说：“番人作过，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恶足矣，童子何罪？即遣本土，无父母可依者，付各卫令善养之。马驼付御马监。”十月六日，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土官李英以征讨安定、曲

先功，升职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正一品官），食禄不视事，赐给世袭诰命。罕东卫指挥同知绰尔加、必里卫土官指挥同知康寿、庄浪卫土官指挥同知鲁失加均升职为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僉事（正三品官），不理司事。其余有功官军，各按职秩予以升赏。

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赦免安定卫、曲先卫之罪，派使臣到今柴达木西部进行招抚。安定卫外逃之人返回故地者700余人，曲先卫返回旧地复业者4.2万余帐。指挥使散即思派人入朝谢罪，贡献驼马，与朝廷关系和好如初。

二、捏尔朵峡、康缠沟激战

这是明后期发生在今湟中县境内的两场战事，捏尔朵峡是今湟中县上新庄乡南的马鸡沟峡，康缠沟是今湟中县汉东乡境内的一条宽沟，明代分别属于西宁南川、西川范围之内，故地方志上又称这两次胜仗为“南川大捷”及“西川大捷”。交战的一方是驻西宁的明朝官军，另一方是“西海蒙古”。战争以明军的胜利而告终，所以官修的志书上留下了许多报捷的记载。

何为“西海蒙古”

青海境内有蒙古族定居，始于元代。元代蒙古族是统治民族，他们的地位高于其他民族，青海境内有好几位蒙古宗王，如附马章吉曾被封为宁濮郡王，西宁州是他的封地。章吉死后，他的弟弟脱脱木儿（或作脱帖木而）继尚公主，被封为濮阳王，后改封为岐王。柴

达木地区有蒙古宗王宁王。另外还有西宁王、镇西武靖王等。蒙古宗王大都带有一部分蒙古族将士，这些将士携家带口，世代戍守地方，无战事时就地耕牧。年代久了，有一部分蒙古人逐渐融入当地其他民族。元朝灭亡以后，蒙古人中一部分退到北方草原，一部分归附明朝，更多的则融入其他民族如土族、藏族、撒里畏兀儿等族之中。至明代中期，青海境内蒙古族人数已很少了，势力也不大。蒙古族再次大量移入青海，以致出现“西海蒙古”，并长期居住下来，是明后期的事了。

公元15世纪末、16世纪初，元裔达延汗（明人称“小王子”）展开统一蒙古的战争。蒙古永邵卜部首领亦卜剌和鄂尔多斯部首领阿尔秃斯联兵抗拒，兵败后于正德四年（1509年）来到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青海草原上避难。东蒙古迁来后，“大肆焚掠”，安定、曲先、阿端、罕东等卫被攻破，部众或散亡他处，或受蒙古族役属。从此，青海不再安宁，人们将攻入青海湖一带的蒙古人称为“西海蒙古”、“海寇”。嘉靖年间，“小王子”之孙墨尔根吉农与其弟俺答多次攻入青海，先前来此地的蒙古各部先后被驱逐或被降服。达延汗死后，俺答继承汗位，墨尔根吉农死后，俺答汗成了蒙古右翼三大部即鄂尔多斯、土默特、永邵卜的盟主，威震北方。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俺答汗与其第四子丙兔及侄孙宾兔率数万之众又一次兵临西海，不久，俺答汗本人东归，留宾兔据松山（今甘肃天祝县东），留丙兔据青海，遂使土默特、鄂尔多斯、松山、青海联成一片，以俺答为首的蒙古势力进出青海毫无阻碍。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汗与明朝讲和修好，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朝沿长城一线向蒙古右翼各部开放互市，由此

结束了长期以来明蒙兵戎相见的对峙状态。“西海蒙古”攻扰西宁边地的行为也略有收敛。万历五年（1577年），丙兔奉俺答汗之命，建成一座寺庙（址在今共和县恰卜恰附近），明神宗赐额曰“仰华寺”。万历十年，俺答汗死，先后继任的汗王无论能力还是威信都远不如俺答汗，于是万历十六年后，青海蒙古族诸部开始自相雄长，各行其是。在此前后，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达到29个，人数达到10万。其中最主要的除丙兔为首的土默特威武慎部以外，还有以火落赤（俺答汗侄）为首的多伦土默特（一作哆罗土蛮）部、以瓦剌他卜囊为首的永邵卜把尔户部。火落赤“桀骜不驯”，他与瓦剌他卜囊见明朝边备松弛，便背弃与明朝和好互市的盟约，率部肆意攻击明边。万历十六年（1588年），瓦剌他卜囊率4 000余骑进攻西宁，在南川杀死明副总兵李魁及官军100多人。万历十八年六月，火落赤部4 000余骑由捏工川（今青海同仁县与甘肃夏河县交界一带）进攻洮州，明副总兵李联芳及所率3 000名官兵被歼。七月，火落赤又与真相（丙兔之子）联兵东犯河州、临洮及渭源，明固原总兵刘承嗣等连吃败仗，于是，明朝“西陲大震”，朝野惊慌，万历皇帝急忙派兵部尚书郑洛前来经略。郑洛到西宁后，采取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迫使留居青海的东蒙古各部大部分返回今内蒙古等原居地，对留居青海的各部也采取了军事行动，但环湖地区的这些部落闻风逃逸，追击的明军扑了空，便将仰华寺付之一炬，然后撤兵。

永邵卜把尔户部初败捏尔朵峡

万历十九年，郑洛虽采取了军事征剿的行动，但西海蒙古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多伦土默特部、威武慎部、把尔户部并没有受到明军的打击，他们只是受了点惊吓，实力并未受到损失。明军撤走后，火落赤、真相、瓦剌他卜囊等依旧胁迫藏族部落依附于己，积极积蓄力量，想与明军再比高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他们以往年所掠李魁等破旧盔甲数十套、牛羊百余头归还明朝，还假意请求处罚，借以窥探驻西宁明军的虚实，以图攻取。

这年（1595年）五月，明朝派甘肃巡抚田乐谋划河西军事。田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与思考，拟定了先打击河西走廊蒙古青把都部，后治青海永邵卜等部的计划。一日，田乐将甘州、永昌、凉州、庄浪、西宁等卫的各级军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青酋近窥甘泉，永酋逼穴湟中。我西则青酋东举，我东则永酋西发，首尾牵制，内顾不遑。酋盖以此为长计，以绊我兵，使我疲于奔命耳。青酋恃强无备，今出不意，势必可克。青酋既克，则得专力青海，而永酋可擒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明军在甘州甘浚山重创青把都部，其首领单骑逃走。之后又选调甘、永、凉、庄等卫骑兵赶赴西宁，准备对西海蒙古实施军事打击。

九月初，役属于西海蒙古的西纳、刺卜尔等藏族部落派人送来密报，说永邵卜把尔户部首领瓦剌他卜囊开始聚众捉马，他曾与火落赤、真相等商议道：“田公刚在甘州打了胜仗，必无暇顾及于我。我若出兵，必可得胜，运气好，则有望得到‘顺义王’之爵号；就算不济，也可报青把都部之仇。且西宁之番，可以尽收，河

右五郡可图也。”还说：“九月九日汉儿重阳节，必不知设备。”于是把尔户部打算于九日这天发动2 000余骑兵从南川来攻西宁。

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副总兵都督同知达云接到密报后不久，又收到陕甘总督李汶、甘肃巡抚田乐让他们严加戒备的命令。于是刘敏宽、达云与西宁监收通判龙鹰商议，采纳龙鹰将计就计、诱敌深入的计策，决定在南川打一场伏击战。

刘敏宽是山西安邑人，进士出身，任西宁兵备副使期间，曾在互助北山一带兴办炼铁厂，还主持修造兵器，添置战车，防务严整。若干年后升任甘肃巡抚，陕西总督，这是后话。这年九月八日，刘敏宽下达命令：碾伯守备郑恕带兵1 000，埋伏在乞答真（今湟中县田家寨）；古鄯守备邓荣祖带兵600，埋伏在阿峦堡；土官指挥同知祁秉忠带兵500，西宁卫中军百户夏孟明带兵250，共同在伏羌堡（今湟中县总寨乡徐家寨村）埋伏；副总兵达云亲率精锐2 000名，在南川暗门（在西宁南40里总寨一带）驻扎；北川守备余世威率兵900，至夜汇入达云之营；镇海营游击白泽率兵2 000，作为机动，随时策应各地。另外，西纳、刺卜尔、申中、隆卜等藏族部落共出兵500，在蒙古兵可能逃逸的要冲地方把守堵截。分派已定，各将领均领命积极准备，于天黑之前到指定地点埋伏。

九月九日天刚亮，蒙古骑兵已越过今拉脊山来到捏尔朵峡（据顺治《西宁志》记载，该峡在西宁城南100里）。瓦刺他卜囊留1 000余骑于峡外，让1 000余骑毁掉明朝所设边障，向南川方向深入，高喊“与我款乎”？即向明朝驻军表示愿投诚归附，请求开放互市之

意。瓦剌他卜囊的本意是以一半弱兵引诱明军，等明军来攻时，以便前后夹击而获胜。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明军早有埋伏，等着他们来送死。明朝各路伏军天亮前已向捏尔朵峡一带围拢过来，等蒙古兵一大半进入峡中时，号炮轰然一响，伏兵突起，前后邀击，对西海蒙古发起围剿。只见火炮铅丸纷飞，空中箭如雨下，只听喊杀声震耳欲聋，回荡山谷。蒙古骑兵见状大惊失色，其队伍被冲为数段，首尾不顾，他们一边应战，一边向地形宽阔一点的地方撤退。这时达云率精锐冲杀过来，与蒙古兵短兵相接，双方厮杀在一起。由于明军投入战斗的人数达3700余人，比西海蒙古多，加之早有准备，又有大神炮、涌珠炮、佛郎机铳(chōng)、火龙箭、单矢弩等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弹药充足，士气高涨，而把尔户部势单力薄，前后受敌，互相难以照应，明显处于劣势。双方自辰时到午时战了三个时辰，蒙古兵大败，共计被斩首639级。其中被达云亲自斩杀的一名头目，他叫把都尔恰，正是7年前杀害李魁副将之人。此人被斩，使明军大受鼓舞。不过明军也有少量伤亡。

瓦剌他卜囊见明军集中在南川，估计西川防守不严，于是率残部向西川撤退。刘敏宽也料到把尔户部将向西逃窜，便急派人通知镇海营（在今湟中县多巴镇南通海村）游击白泽，令他调兵守住要隘。另外命令相邻的藏族刺撒尔（在今湟中县拉沙乡）、捨尔等部落协助堵截。

九月十日，白泽所率镇海营兵及刺撒尔等部的部落兵又对逃经西川的把尔户蒙古部进行截击。到十二日，总共斩首681级。青海湖东一带的真相、火落赤所辖部落听到瓦剌他卜囊兵败的消息后，部分部众连夜向西迁

徙，被他们劫掠的一些藏族部落，乘机相率逃归原居牧之地。

西海蒙古再败康缠沟

甘肃巡抚田乐得到南川大捷的报告后，估计火落赤等蒙古部落必将前来报复，西宁兵力有些单薄，于是亲率标下游击余德荣、参将张应学等将领 10 人、精兵 3 000 从甘州赶到西宁，统筹防范。

十月初，明军得到西纳部落密报，火落赤、真相、瓦刺他卜囊将合兵万余，来攻西宁，以报南川之仇。十三日，西海蒙古出兵 1.5 万人，号称 2 万，甲骑前后数十里，弥望于道，前锋已越过边墙，进入明境，将犯康缠沟。但他们鉴于上次莽撞吃了亏的教训，这次十分谨慎，其表现是不急于深入明境，而是先将藏族刺卜尔部落的寨堡包围起来。该堡位于山险处，明军不能长驱直入反击蒙古兵，保护刺卜尔部。

田乐对诸将说：“敌以忿来，本欲致死于我，而先图孤番者，诱我也。”于是派藏族人暗中告知刺卜尔首领：“若力能守者，坚守十日，我必破贼；若力不能，相机行事。”而火落赤也想结好刺卜尔部，以便借为向导，添作羽翼，所以对他们秋毫无犯。刺卜尔被围甚急，便假意附合于蒙古。田乐对诸将说：“刺卜非心背我者也。我已密约，必左给（dài，欺骗）贼。且天寒草枯，贼马力已竭，如驱刺卜返回，则为上计。而气骄轻我，将必直前。我攻其外，刺卜应于内，破之必矣。”于是在康缠沟布置 4 000 余名官兵坚壁以待。康缠沟是一条南北向的谷地，在今湟中县汉东乡所在地，东西宽约 2~3 公里，西北长约 18 公里，两侧土山高约

50~100米，地形较为开阔。当时明军兵力的分布情况是：主将达云率大营主力500余人驻扎在康缠沟东杓尔湾；西宁营中军柴国柱率900营兵扎营于南；守备余世威等率赞理营兵800及北川营500扎营于东；庄浪营兵800在参将张应学等带领下，扎营于北；协守营兵600及古鄯营兵300在守备邓荣祖等带领下，列营于西。

二十二日，明军以几百名疲弱之兵出击诱敌，蒙古兵见明军不多，便整众突入康缠沟，大喊“今日必无汉儿矣！”其头目挥众四面齐攻，射出的利箭犹如雨点般向明军飞去。明军也是四面还击，弹无虚发，箭无虚射。达云将所部分为三组，轮流施放火炮和强弩。由于明军占有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所以伤亡较小，而西海蒙古在沟底平衍处，死伤较多。蒙古诸部分头冲杀不成功，便集中骁悍精锐，配用长枪钩杆，向南单攻西宁营，企图先破中坚，再及其余。但这里的主将柴国柱十分骁勇，他督军奋战，兵气百倍，腾跃迎敌，阵地不动如山。蒙古兵咋舌叹道：“西宁兵马，不知为什么一夜间变得像铁壁一般？”

达云发现蒙古兵头目中有拥坐大旗者，料定必是其酋长之类，便亲自操作大神炮，瞄准目标，一炮射出，将那人击伤。恰在此时，巡抚田乐撰（hàn，穿）甲跃马，亲自率领1200名营兵自西宁城向西增援。他们驰到徐家寨一带时，路尘飞扬，被蒙古兵望见。蒙古军知道明军又有增益，其军营一阵骚动，开始退却。此时天色已暗，田乐料到敌兵可能乘夜要西逃，便命柴国柱从间道出左边的干沟（今甘河滩），白泽从间道出右边的小康缠沟，都绕到敌军后边，准备截断其退路。同时派人找到刺卜尔部落的青年刺住子，让他今夜深入西海

蒙古营中，就说“明军以刺卜遽降，屠其族属，我得脱而来归降。”然后暗中找到刺卜尔部落头人，告诉他明日明军将汇合各营兵力，与敌人大战，刺卜尔部作为内应，要伺机行动。

十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田乐告诫诸将士说：“按我朝旧制，将士论功行赏要凭所割首级的多寡而定，但今日作战，因敌众我寡，诸将逐敌不得离营垒，猾夷即使毙命，也不得争割首级；夷退却时，不得紧追，违令者以军法议斩。此战要在歼灭其众，不在首级多寡。其众歼则夷气衰，气衰则不遑安处，遁归故穴。余冀弱夷而移其巢，挾河以西胸腹之疾也。青海之澄，四卫之复，在此一战。”说完，命达云、龙膺等率部直逼西海蒙古大营。

火落赤等见飞尘四合，知是明军大军压了过来，便急令其部众赶着牲畜在前面走，披甲持兵器者殿后掩护，徐徐向北撤退。明军列阵追击，炮声震耳，箭如雨飞，蒙古兵且战且退，付出了较大伤亡。这时刺卜尔部的人乘乱砍杀蒙古兵，从蒙古阵营中杀出，与明军会合。蒙古兵遭内外攻击，人心惶惶，再无战心，遂加快脚步向西石峡和水峡方向溃逃。明军也不紧追。据刺卜尔部的人说，他们听蒙古人议论，昨日被达云将军神炮击中者，正是蒙古某部的满克王，后以伤死；被众兵士击毙的，有把汗他卜囊、脱赖舍人等。总计西海蒙古折损大头目10人，死伤兵众约800余人，死伤牛马约六成。明军追到险要处，田乐下令收兵。二十四日，溃逃的西海蒙古军又遇到柴国柱、白泽等所率伏兵的截击，又有少量伤亡。明军人数少于蒙古，也没有再继续穷追。于是，这场战争以蒙古兵撤退而告结束。

万历二十三年一年之内，明军在河西地区组织了对蒙古诸部的三次战役，即甘浚山之战、西宁南川与西川之战，史书称上述三役为“湟中三捷”。发生在青海南川、西川的两场战事，都是由西海蒙古进入明军埋伏圈，明军在当地藏族部落兵的援助下利用有利地形和优势武器装备取得胜利的。从战争的性质而言，明军具有卫土守边的正义性，因而上下一心，将士用命，百姓支持，这也是战役能获胜的主要因素。“桀骜不驯”的西海蒙古诸部首领背弃和好盟约，进行武力挑衅，却遭到失败，那是咎由自取。“湟中三捷”扭转了这一地区数十年来明军老是被动挨打的局面，打破了西海蒙古不可战胜的神话，改变了当时各族百姓普遍恐惧“海寇”侵扰的心理。火落赤、真相、瓦剌他卜囊等首领遭此兵败后，在蒙古人民中威信有所下降，“西海蒙古”从此走向衰落，再没有向西宁地区发动过较大规模的武力攻扰。此后，青海各族人民获得了一个时期稳定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生擒却图汗的“血山之战”

这场战事发生在明朝末年，它在漠北蒙古喀尔喀部与漠西蒙古和硕特部之间展开。这两支蒙古人为什么来到青海？为什么要打仗，这还得从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蒙古人的关系说起。

教派纷争，各寻靠山

约11世纪时，随着大量寺院的建立，藏传佛教自

西向东出现了众多教派，主要有宁玛派（俗称红教）、噶当派、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等。15 世纪初，又出现了格鲁派（俗称黄教）。格鲁派由出生于青海宗喀地方（今湟中县）的僧人宗喀巴（1357~1419 年）创立。由于格鲁派自身的宗教优势和以西藏帕竹统治集团为首的各贵族在经济上的大力扶植，该派自产生以后，得到迅速发展。明万历五年（1577 年），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共和县恰卜恰镇附近新落成一座规模宏大的格鲁派寺院，明万历皇帝赐额仰华寺。次年，蒙古首领俺答汗邀请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来仰华寺会晤，并尊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法海无边的伟大的上师”，以表示对索南嘉措的尊敬，这就是达赖喇嘛世系的开端。索南嘉措则赠给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意为“睿智贤明的转轮王”，格鲁派上层从而与蒙古势力建立起政治联盟。此后，格鲁派在蒙古各部中得到广泛传播。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圆寂后，其转世灵童在蒙古族中寻访到，他便是俺答汗的曾孙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 年），此后格鲁派与蒙古势力的联盟更加密切。这种情况引起格鲁派以外各教派以及西藏地方政权藏巴汗的不安甚至嫉恨。17 世纪前期，格鲁派遭到藏巴汗政权的打击和迫害，格鲁派上层曾求助于西海蒙古火落赤部。火落赤的两个儿子曾于万历末年率兵入藏援助格鲁派，但在与藏巴汗的军队交锋中失利，从而使格鲁派蒙受的损失更为深重，不少寺院被迫改宗。天启元年（1621 年），西海蒙古小拉尊和洪台吉经周密策划，再次率兵 2 000 人入藏，在拉萨江塘岗战败新任藏巴汗丹迥旺布所率 1 万人的军队，把藏兵赶到

药王山包围起来，迫其归还被侵占的格鲁派各寺院所属领地，废除禁止达赖喇嘛转世的命令，被迫改宗的寺院也重新恢复。次年，五世达赖喇嘛顺利坐床。

明崇祯初年，西海蒙古内部发生矛盾，首领之间互相攻掠，内讧的消耗，使得西海蒙古更加衰落。格鲁派的敌对势力乘机邀请漠北喀尔喀蒙古贵族却图汗南下青海。

却图、顾实两汗争雄

却图（1580～1637年）又叫朝克图，是喀尔喀万户格埒（liè）森札之曾孙。格埒森札是达延汗第九子，15世纪末与其兄长阿尔楚博罗特（达延汗第六子）共同被封为喀尔喀万户。兄长领内喀尔喀五部，格埒森札领外喀尔喀七部。到明末，喀尔喀地区出现三大部，首领分别称车臣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却图是三大汗领导下的一名台吉（或洪台吉）。但却图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见解。当时明王朝在农民起义打击下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而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有着锐不可当的发展势头。漠南、漠北、漠西的蒙古各部有的想与后金抗衡，有的想与之结好。漠南蒙古左翼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欲与后金努尔哈赤父子争雄，便率部攻击归顺后金的蒙古各部。这时喀尔喀蒙古内部也起了纷争，喀尔喀三大汗均倾向于与后金和好，而却图台吉却主张与林丹汗联合对抗后金，双方观点对立，矛盾激化，结果是却图台吉被逐出喀尔喀部。恰在这时，却图受到西藏反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敦请，便于崇祯五年（1632年）率部进入青海，征服了因内讧实力损耗殆尽的西海蒙古，将青海据为己有。从此，被称为却图汗。

明崇祯七年（1634 年），皇太极率兵攻入察哈尔部，林丹汗兵败，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西逃。却图汗立即与林丹汗取得联系，双方议定合兵占据青海，将青海作为基地，共同支持噶玛噶举派和藏巴汗，与格鲁派作对。但林丹汗在西进途中病死，从青海发兵支持藏巴汗的事只有靠却图汗去做了。

却图汗在青海站稳脚跟后，一方面打击迫害青海的格鲁派势力，一方面与西藏的藏巴汗、康区的白利土司互相呼应，结成反格鲁派的强大同盟。格鲁派面临着新的更加严重的危机，于是其上层派人远赴天山北路，邀请游牧在那里的漠西蒙古即厄鲁特（又作卫拉特，额鲁特）蒙古出兵青海，援救格鲁派。那时，厄鲁特蒙古有四部，即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四部中，和硕特部是“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后裔，处于盟主地位。和硕特部首领叫顾实汗（1582 ~ 1656 年，又作固始汗），他原名图鲁拜琥（蒙古语意为天资聪颖），是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撒尔的后裔，此人少年时即以勇武著称，13 岁时曾率兵击溃“果噶尔”（指头缠白布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等 1 万余人，从而威名远播。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图鲁拜琥 25 岁，当时厄鲁特部与喀尔喀部因纠纷而起战争，互相之间剑拔弩张，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喀尔喀部进行调停，通过巧妙而高超的调解，使二部化干戈为玉帛，被当时在喀尔喀部传教的格鲁派高僧东科尔呼图克图和喀尔喀部汗王共同赠给“大国师”的称号。“顾实汗”、“固始汗”都是“国师汗”的转音。顾实汗接到格鲁派求救的消息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率部前往。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也表示支持。

交战湖滨，血染山红

明崇祯八年（1635年），顾实汗和巴图尔珲台吉化装成商人，带着少数随从经青海向西藏进发。同年，却图汗派他的长子阿尔斯兰率兵1万入藏，目的是支持藏巴汗，反对格鲁派。这两拨人在通天河上游一带巧遇，他们同行至拉萨。一路上阿尔斯兰没有识破乔装成商人的顾实汗等，顾实汗却巧妙地说服阿尔斯兰支持格鲁派，反对藏巴汗。阿尔斯兰在高超的游说艺术感召及重金贿赂下改变了立场和态度，由身负反对格鲁派的使命变为支持格鲁派。他在藏北当雄一带消灭了永邵卜部亦不刺的后裔，声名大震，又以献礼少而杀死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一说受到轻视，未被杀），接着兵分三路，攻击藏巴汗的军队。后来藏巴汗的军队由后藏进至藏北，阿尔斯兰才退到拉萨。到拉萨后，他还拜会了五世达赖喇嘛，恭敬地听其讲经。他的这些做法使噶玛噶举派上层十分气恼，便写信告诉却图汗。却图汗知道后怒不可遏，命人将阿尔斯兰诱杀。不久，阿尔斯兰被部下杀死，其部众溃散。

顾实汗一行到拉萨后，了解了青藏地区的真实情况，与五世达赖喇嘛等人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便返回天山以北驻地做准备。崇祯九年（1636年）秋末，顾实汗率和硕特部全部精锐兵马，又有巴图尔珲台吉所率部分准噶尔部军队的配合，共约万余人，经过伊犁、塔里木盆地，进入青海。这年冬天，这支漠西蒙古军队在柴达木盆地卜浪沟（一作布灵格尔）地方（在今青海乌兰县境）休兵养马，适应当地气候，做着战前各项准备。

却图汗占据青海后实行的是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为敌的政策，而环青海湖地区的藏族、被征服的原西海蒙古土默特等各部均信奉格鲁派，因而喀尔喀蒙古与当地原有居民之间矛盾比较尖锐。崇祯十年（1637年）顾实汗对却图汗发动的军事进攻，使他们有了协助顾实汗、推翻却图汗、迎接新汗的机会。

这年正月，顾实汗乘却图汗不备，兵分两路，向青海湖西北今天峻县与刚察县交界一带进军。厄鲁特蒙古骑兵的突然出现，使喀尔喀蒙古人大吃一惊。却图汗急忙调集3万（一说4万）人的兵力迎战。

骁勇善战的和硕特蒙古骑兵，在顾实汗指挥下向喀尔喀蒙古军冲杀过来，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只见矫健的蒙古兵士个个身挎弓箭、手执利刃，呐喊着催动坐骑向前冲杀；将士们坐下的战马一排又一排嘶鸣着风驰电掣般奔跑在空旷的草原上。有的在疾奔过程中中箭，连人带马栽倒，成为对方将士的刀下鬼或俘虏；有的在马上东躲西闪，避掉飞箭，继而往来冲突，抡刀砍杀对手。交战的第一天，双方互有伤亡，基本不分胜负。

次日，顾实汗想，这样拼打不行，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应当集中优势兵力，直捣却图汗大营。恰巧哨兵引来土默特蒙古首领和当地藏族部落头人秘密派来的使者，他们表达了愿为内应的意向。于是，顾实汗与这些密使定下了联络信号，各自依计而行。一天夜里，风高月黑，寒风刺骨，数千名和硕特部蒙古骑兵在土默特蒙古兵的暗中配合下，人衔枚，马摘铃，悄悄来到却图汗大营附近，与营中内应取得联系后，突然点燃火把，杀进却图汗大营。却图汗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急忙披挂上马，在亲兵随从的护卫下突围。双方展开激

烈的厮杀，喀尔喀蒙古兵因处于劣势而失败，死伤无数。交战处的两座山岗被鲜血染红，后来被称为大乌兰和硕、小乌兰和硕。而邻近的土默特蒙古兵和藏族部落兵有的临阵倒戈，有的乘机溃散。第二天天明，却图汗的军队大部被歼，少数兵士随却图汗向东逃亡。顾实汗之子达延台吉率一支轻骑紧追不舍，将却图汗及其所率残兵追到哈尔盖地方的河滩上，又是一阵厮杀，喀尔喀蒙古兵又丢下一批死尸。却图汗被追极了，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据说，当时情急之下，还真碰到了一处开口较大的旱獭洞，却图汗为了活命，顾不了许多，便顾头不顾尾地往里钻。结果还是被和硕特蒙古兵发现了。结局当然是被捉去斩首。这就是著名的“血山之战”。

以顾实汗为首的和硕特蒙古以少胜多，取得了血山之战的胜利。经此之战，据有青海地区的喀尔喀部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厄鲁特蒙古和硕特等部。此后4年内和硕特等部陆续移牧青海草原，并先后出兵消灭了白利土司，斩杀了藏巴汗。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顾实汗在拉萨组成了以蒙古汗王为主要执政、与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合作的联合政府，开始统治整个藏区。

四、清军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战

这场战事发生在清朝雍正初年，战场主要在西宁周边地区，同时波及今青海全省。这场战争震动了全国，对青海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心怀不满，悍然举兵

罗卜藏丹津（1692 ~ 1758 年）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顾实汗幼子达什巴图尔亲王之子。康熙五十二年（1714 年），达什巴图尔去世，罗卜藏丹津嗣立，两年后，被清廷正式册封为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之所以发动反清战争，与清朝调整西藏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派部将策零敦多布率军向西藏进发。次年，策零敦多布进攻拉萨，藏王拉藏汗（顾实汗孙）兵败被杀，从而使顾实汗建立起来的蒙古和硕特部对西藏地方长达 75 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康熙五十七年、五十九年，清朝两次进兵西藏，逐走准噶尔蒙古，收复了拉萨。在第二次进军西藏时，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和硕特蒙古各部也积极参与，予以配合。罗卜藏丹津认为，清军驱走准噶尔蒙古后，必定会重新恢复和硕特蒙古贵族对整个藏族聚居区的统治，而他作为青海诸台吉中唯一的一位亲王，自然是新的和硕汗王的最佳继任人选。

出乎罗卜藏丹津的预料，清朝中央政府从统一大业考虑，决定对西藏的政治体制进行全面调整，终止蒙古人对西藏实行占领与统治的割据局面，改行清中央在西藏直接组建地方政府的政策。当时清朝废除西藏地方政府中总揽大权的第巴一职，委派四名藏族世俗贵族为噶伦，共同负责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同时在西藏派驻军队，以防范被驱逐的蒙古势力卷土重来。这是清中央对西藏施政的历史性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

罗卜藏丹津“希冀藏王，已非一日”，新的噶伦制度的实行，使他日思夜想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他不为

国家大计着想，只为一己私利考虑，感到非常失望。加之朝廷在对协同清军入藏的青海蒙古诸台吉论功行赏时，罗卜藏丹津只得到加俸银 200 两、缎 5 匹的薄赏，而原是郡王的察罕丹津被晋封为亲王，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被晋封为郡王。清中央分化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的策略，使罗卜藏丹津原有的权势受到钳制和削弱，这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于是，罗卜藏丹津暗中与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联系，在对方答应出兵援助的怂恿下，于雍正元年（1723 年），乘康熙皇帝去世不久，雍正皇帝刚刚继位和青藏地区大批边防军内撤的时机，联络当地格鲁派寺院，煽动附近藏族公开作乱。

这年五月，罗卜藏丹津召集青海蒙古各台吉于察罕托洛亥（今共和县倒淌河乡北）会盟，提出“恢复先人霸业”的口号，勒令各部首领称呼旧时名号，将他称为“达赖浑台吉”，一概不许称清朝封给的王、贝勒、贝子、公等名号。六月，青海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因不愿反清，受到罗卜藏丹津的攻袭，逃至甘州向清军求救。雍正皇帝最初认为这是青海蒙古贵族间的内讧，便令当时驻在西宁的兵部左侍郎常寿往见罗卜藏丹津，进行调解，让他们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津不听调解，反诬托克托鼐、察罕丹津等意欲反叛，他不得不兴兵讨伐。随后，罗卜藏丹津又率兵南渡黄河与游牧在河曲地区的察罕丹津开战，杀戮抢掠。察罕丹津抵敌不了，被迫于八月初率妻子随从 140 多人避居河州老鸦关内。常寿根据所见所闻，知道罗卜藏丹津的所做所为不仅仅是蒙古贵族间的内讧，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矛头指向清朝的政治叛乱，于是立即向朝廷报告了事件真

相。

大军云集，诸川先平

弄清了罗卜藏丹津兴兵的真实意图后，雍正皇帝令川陕总督年羹尧早早筹度军务，并传令西宁、松潘、甘州等处驻军加强战备。这时，罗卜藏丹津又声称愿意罢兵，要求与常寿面谈。见了常寿后，他说：“我等往察罕托洛亥会盟再议。”行至和尔地方时，突然遇到蒙古兵二三千人，将常寿捆起来。随行的笔帖式（翻译）多尔济以忍受不了凌辱自刎而死，常寿被拘押在堪布庙中。

这年（1723年）十月，年羹尧由甘州到达西宁，雍正授给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印，令他节制四川、陕西、云南等省兵力，调集各路大兵，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并以四川提督岳钟琪参赞军务。

年羹尧和岳钟琪都是清朝赫赫有名的人物。年羹尧（1688~1725年）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十九年（1700年）进士。其妹是雍正之妃，年羹尧本人早在康熙时期已是雍正王府的私人。康熙末年，历任川陕巡抚、总督十余年，多次出兵西南，在处理青海诸部及四川、云南、陕西边务方面，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此人身拥重兵后，独揽大权，擅作威福，飞扬跋扈，结党营私，贪赃枉法，雍正三年被大臣弹劾，列出90余条罪状，后来被削去一切职务，并被责令自杀。岳钟琪（？~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祖籍甘肃临洮（一说河南汤阴，是岳飞后裔）。他为人沉毅多智谋，治军严明，能与属下同甘共苦，而又爱好文学，工于吟诗，是一位儒雅将军。他一生打过许多胜

仗，被乾隆皇帝誉为“三朝武臣巨擘（b，本意大拇指，喻指能手）”。

当时，年羹尧派都统穆森防守吐鲁番，参将孙继宗驻布隆吉尔（今甘肃安西），副将阿喇纳率兵2 000向噶斯（今海西州茫崖镇尕斯）一路截击，以防敌兵逃往新疆，另外在巴塘、里塘、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处也调兵驻守，以防敌兵南入川藏。还檄调青海东部各土司派出土兵把守附近隘口，命岳钟琪率川兵6 000专征青海。

罗卜藏丹津乘清朝大军尚未集结之机，派兵攻打西宁周围的南川申中堡（在今湟中县上新庄乡）、西川镇海堡（在今湟中县多巴镇通海村）和北川新城堡（今大通县新城乡）等处，每处有蒙古兵二三千人。西宁附近的塔尔寺、郭莽寺、郭隆寺及却藏寺等寺院的僧众也在少数上层喇嘛的鼓动煽惑下起而响应罗卜藏丹津，披甲持械，攻城打仗。被裹胁叛乱的各族僧俗群众约20余万人。年羹尧令都统武格率兵攻镇海堡，不料武格等反被叛军包围达6昼夜。于是年羹尧又令参将宋可进率兵赴援，清兵里应外合，方才击败叛军，斩600余人，并将附叛的多巴昂索阿旺丹津生擒。在南川申中堡一带拒敌的是守备马有仁所率清兵，攻守双方相持不下，宋可进自镇海堡来援，叛军败逃，堡中昂索被歼。十一月，叛军2 000余人攻新城堡，游击马成辅奉命迎击，双方均有伤亡，后年羹尧又派副将王嵩等率兵援助，击败叛军。

十一月至十二月，年羹尧从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甘州、大同、榆林、土默特蒙古、鄂尔多斯蒙古、吐鲁番等处檄调的精兵1.9万名陆续到

位，在岳钟琪等将领的率领下，按计划重新组成四路大军，分别从松潘、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围剿罗卜藏丹津。在清军强大的攻势和声威震慑下，数以万计的附随叛清的蒙古部众，藏、土等族喇嘛及部众纷纷放下武器，表示愿意降清。年羹尧对来降的蒙古头目赏给茶叶、大麦，将他们安置在边地居住。罗卜藏丹津见形势越来越于己不利，便于十二月十三日将囚禁的侍郎常寿放还，并上奏朝廷，仍诡称由于察罕丹津等欲霸占西藏，所以才兴兵。但雍正不信他的诡辩，认为他“辜负国恩”，“国法断不可宥”，下令削去罗卜藏丹津的亲王爵位，让年羹尧等派兵继续进剿。

十二月下旬，清军将领许容等围攻塔尔寺，堪布（住持）诺门汗努穷归降，但年羹尧认定他是煽动塔尔寺僧众随叛的首恶分子，所以历数其罪状，下令将他斩首。十二月底，岳钟琪所率之兵与其他各路兵在西宁会师。岳钟琪一路平定了今贵德、共和县等地附叛的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郭密等藏族部落。这时，一度被迫胁从罗卜藏丹津的察罕丹津属下各部“各杀贼归降”，青海湖以南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清廷以岳钟琪为奋威将军，指挥三路人马攻打西宁以东响应罗卜藏丹津叛乱的郭隆寺。清军兵分三路，西路由许容和前锋都统苏丹、副都统伊礼布带领满汉兵由威远堡前进，东路由总兵黄喜林、吴正安率领经今乐都县胜番沟前进，中路由岳钟琪亲自率领经今互助县哈拉直沟前进。十二日，郭隆寺僧众及寺院周围藏族、土族部落民众1万余人在哈拉直沟扎营，迎战清军。清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使用大炮、火铳等先进武器，郭隆寺僧俗群众根本不是对

手，交战不久，便败下阵来。清军连夺三岭，攻破十寨。次日，三路清军进抵郭隆寺，施放大炮，聚薪纵火，前后共杀死 6 000 余人，焚毁郭隆寺而还。至此，西宁周围东、南、西、北各川均被平定，受罗卜藏丹津控制的地区只有青海湖以北及柴达木盆地一带了。

长途追歼，易服逃命

这年（1724 年）二月初，岳钟琪挑选绿营、八旗精兵 6 000 及川陕土司兵、蒙古兵等分三路向柴达木西进，寻歼罗卜藏丹津。总兵吴正安率一支军队走北路，总兵黄喜林、副将宋可进率一支军队走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率 2 000 多人走南路，副将王嵩、纪成斌等各率小股部队随后搜山跟进。

二月十二日，岳钟琪追至哈喇乌苏（约今通天河支流楚玛尔河），与蒙古兵交战，斩千余人，继续尾追一支蒙古兵，急行军一昼夜，生擒其台吉阿尔布坦温布及以下 200 余人。中路将领黄喜林派人向岳钟琪报告，他们在追击过程中也有斩俘，并擒获蒙古小头目巴珠尔阿喇布坦。十四日，清南路军继续西追，只见茫茫草原上有野兽奔逃，岳钟琪对部下说：“前方不远必定有设卡放哨的贼兵，快追！”于是，清军吃些干粮，快马加鞭疾驰，果然追上百余人，将他们擒获。清军继续西行，到席尔哈色地方，与一支蒙古军交战，其台吉盆苏克旺扎尔等向岳钟琪投降。

二月二十日，岳钟琪等追至哈达河，见有一支蒙古军据河扎营。岳钟琪指挥军队渡河，过河后即与对方交战，蒙古兵败，被斩千余人，其余的继续西遁。其贝勒彭措等被追上后，下马请降，并向岳钟琪说，他们的达

赖浑台吉罗卜藏丹津拥众数万，驻在乌兰穆和儿，就在前方 160 里远的地方。岳钟琪等立即连夜追赶，追到乌兰穆和儿时，又得知罗卜藏丹津已逃至柴旦木（即大柴旦）。清军继续追击，途中擒获罗卜藏丹津母阿尔太哈屯、妹阿宝、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等。二十二日，岳钟琪等追至柴旦木，仍不见罗卜藏丹津。于是，清军分一部分兵力来到乌兰白克，遇到一股蒙古军，经交战，擒获吹拉克诺木齐、扎锡郭多卜等八台吉。这时罗卜藏丹津身边只剩 200 来名随从，他十分惊慌，换上藏族妇女的服装，骑上白骆驼快速西投准噶尔部。岳钟琪留下部分兵力守柴旦木，自率数百名骑兵，继续穷追。又追了两三天，见前面红柳蔽天，知道追不上，便班师返回西宁。

这次远途追击，在往返月余时间之内，清军共迫降蒙古台吉 30 余人，生擒台吉以上头目 15 人，前后斩首数万，俘虏男女数万，获军械、驼马等不计其数。

四月，2 万余名清军又在岳钟琪等将领率领下，对仍在顽抗的大通河中上游桌子山、棋子山一带的谢尔苏等藏族部落和纳朱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仙密寺进行了讨伐，前后转战 50 余日，焚加尔多寺和仙密寺，杀伤甚众，完成了平叛扫尾工作。

罗卜藏丹津叛乱从雍正元年五月开始到雍正二年五月被平定，前后历时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大小战事难以计数。罗卜藏丹津发动的叛乱，违背了清初政治统一的历史潮流，没有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即使在蒙古贵族中，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蒙、藏、土等族广大僧俗群众被卷入战争，但真正持械上阵的并不多，他们一旦摆脱胁迫，也就摆脱了战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

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数以万计的人充当了炮灰。经过这次事件，青海蒙古族人口大幅度减少，其势力由兴盛转向衰落。清朝在办理善后时，采纳年羹尧的建议，将青海蒙古各部收为内藩，实行盟旗制度；将原来隶属于和硕特蒙古的青海藏族各部和西康藏族收归清中央直接管辖。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置“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或西宁办事大臣），常驻西宁，从而加强了清朝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控制，开始了对青海地区的全面施政。

五、清军驱剿北迁藏族之战

这场战事发生在清朝后期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咸丰（1851～1861年）年间，时断时续，共计绵延五六十年方告结束。交战的一方是清朝官军，另一方是黄河以南藏族部落。交战地点并不固定，主要在今黄南、海南、海北三个藏族自治州境内。那么，这场战事因何而起？为什么打了半个多世纪？这还得从清代蒙古族与藏族的分布格局说起。

占地不公，战端不息

明初以来，环青海湖地区居牧的民族主要是藏族。明中期以后，随着以土默特永邵卜等部为主的漠南蒙古的移入及后来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的依次移入及定居，这里的藏族大部分陆续迁往他处，其中以迁往黄河以南居牧者为多。200多年后，到清朝雍正初年，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事件，这次事件平息后，清朝对青海

蒙藏民族的分布格局又作了一次大的调整。调整的结果是：以黄河为界，河北划定为 24 旗蒙古的游牧之地；河南除安排 5 旗蒙古外，其余均作为安插藏族部落之地。众所周知，黄河以北环青海湖地区土地优于黄河以南。如此调整之初，藏族就有意见，他们认为朝廷偏袒蒙古族，因为给蒙古各旗分给的都是水草肥美之地，而分给藏族的大多是水草不太好的土地。但当时藏族分部落而居牧，每部落不过百余户或数十户，地广人稀，草场狭小的问题还不突出。可是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到乾隆末年，藏族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丁口日繁”，人众地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许多部落日益贫困，一些牧民生活无着，竟然靠抢掠偷盗为生。与此相反，蒙古族经过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民族性格由过去的强悍不羁逐渐变得孱弱不振，其人口急剧减少。以致“河北数千余里尽属旷土”，环青海湖地区出现牧地广阔而人畜稀疏的局面。于是，黄河以南藏族不断过河在属于蒙古族的牧场抢牧，并把向蒙古各旗展开争夺草场牧地的斗争作为长期努力的事业。

河南藏族北移并不纯粹表现为借草场或抢草场放牧而已，它往往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攻掠行为。最常见的是抢或偷马牛羊等牲畜。由于藏族各部落之间素无统属关系，各自散处游牧，各部落虽有头人，却难以严加约束。各部落中胆大妄为之人往往互相啸聚，结成数百或千人以上不等的群体帮派进行抢劫。这些人得手后，胆子更大。日子一久，养成了习惯。而蒙古各旗由于人少势孤，互相之间又无统属关系，所以遇到抢掠，习惯于依赖官府保护，缺乏自卫的能力。如官兵保护不及时，他们就退逃散避，或躲到附近州县。另外，丹噶尔厅

(今湟源县)、循化厅、贵德厅、巴燕戎格厅(今化隆县)辖区的回、汉等族人中,有些常去藏族中私贩茶叶、火药、口粮的商人,日久与藏族熟悉了,也掺和进去进行抢劫。这类人往往穿上藏族服装,聚集多人带上枪械,名为防贼,实则瞅准机会也抢掠蒙古族人。还有一些忍受不了蒙古贵族残酷压榨的蒙古族牧民投奔到藏族中,引导、伙同藏族进行抢掠。据清代档案记载:陕甘总督长龄、松筠曾向朝廷上奏说:“因该王、公、札萨克、台吉罔知自检,任意需索,以致(属下人户)力不能支,或携眷逃亡乞食,或投入番族营生,亦有积怨已深,勾结野番抢劫本主财物者”。不断发生的抢掠行为使蒙藏社会动荡不安,加剧了蒙古各旗经济的凋敝与人口的流失,造成两族关系紧张,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河南藏族的北迁严重冲击着雍正初年朝廷匡定的“南番北虏”的格局。嘉庆皇帝、道光皇帝不懂得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牧场使用权,通过疏导化解矛盾,而是一味用“堵”的办法,只知维护前朝定下的规矩,一听说河南藏族北移,便派兵驱赶。而藏族虽害怕被讨伐,但只要人多地狭的矛盾得不到解决,他们仍然不停地北移。因此,这场战事虽规模不是很大,每次参战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战事延续的时间却很长。

沙卜浪族惨遭屠焚

嘉庆年间,朝廷动用兵力驱赶、攻打黄河南藏族的事发生多起,其中尤以发生在今同仁县攻剿焚掠沙卜浪族的战事最为惨烈。当时,河南藏族北迁处在早期阶段,迁徙规模不大,而抢劫、盗窃案发生得较多。清朝办理这类“番案”,较多见的是派军队到该部落示威,

只要主动交出赃物和为首案犯，就可撤兵了事。嘉庆十二年（1807年），朝廷接到奏报，青海不仅环青海湖地区有藏族移入，大通县境内也多次受到藏族抢掠。嘉庆皇帝“赫然震怒”，决定兴师问罪，对河南藏族进行讨伐。于是派宁夏将军兴奎率兵征剿，陕甘总督长龄、新任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协同办理。

兴奎在任宁夏将军之前，曾任西宁镇总兵10年，对青海的情况很熟悉。他接到圣旨后，立即赶到大通，与当时尚在任的西宁办事大臣贡楚克扎布共同商议用兵之计。当时查得贵德厅所辖卓色勒部落多次抢掠，现又逃往他受部落中，该二部落聚合起来，其中仍有二三十人游弋抢掠。兴奎当即令西宁镇总兵九十率兵进剿。该两部落藏族见清兵来讨，便占领附近山头抗拒，他们有的持有鸟枪，有的使用弓箭刀矛，对准攻山的清兵枪箭齐发。官兵3000多人分成四路，接连发起冲锋，击毙7人，其余的藏民开始奔逃。清军仗着人多，又整队督剿，追杀藏民100余人，生擒3人，夺获牛羊马匹1万余头只。

六月，将军兴奎派人探查战败的这些人逃跑的去向。清军搜索前进，在甘坝、竹坝一带遇到恃险抵抗的藏民，经攻击，又打死10余人，其余“狂奔肆窜”。兴奎一面派人继续穷追，一边增调凉州、甘州、洮岷各营2500名绿营兵及撒拉族士兵500名协助进剿。

清军深入藏族聚居地，各部落有过抢掠行为的人纷纷逃窜，官受等20多个部落的头人亲自前往清军营中投诚乞降。但“素称凶悍”的沙卜浪（一作夏卜浪，驻牧地在今同仁县年都乎乡一带）部落，收留了各部落被追讨的“散贼”，倚仗地险人众，公然抗拒清军。

兴奎等商议后决定对沙卜浪族“痛加剿戮”。

七月二十五日，兴奎等从细麻岔拔营移驻甘坝，派巴里坤总兵肖福禄、河州镇总兵游栋云率兵从噶楞雅哈（可能是今循化县南尕楞牙壑）一路进发，令甘肃提督百祥、副都统格布舍率兵从三阿一路进发，令金塔协副将博勒忠阿率兵从循化一路搜剿。兴奎与贡楚克札布率中军从三扎滩（约在今贵德县东沟乡东）一路督应。肖福禄、游栋云一路率先于八月初四到达什尖里干（在今同仁县境内），远远望见沙卜浪部众占据各山，早有准备。他们便根据地形，兵分三路前进。循化营参将张联奎、土司韩辉宗从右首山梁攻击，游栋云和都司吴顺由左首沟内直上，肖福禄和游击马隆等从中路攻扑。沙卜浪藏族兵各守险要，严阵以待。约一个时辰后，右首山梁上几十名撒拉族士兵从悬崖上攀援而上，开枪击毙几个藏族兵，乘沙卜浪部惊慌之际，土司韩辉宗乘势挥兵抢上山梁。左首游栋云所率之兵这时也已从沟内扑进。藏族兵见状，惊慌逃跑，从陡崖上滚下摔死数名，被击毙十余名，其余的入沟奔跑，又被追杀 20 余人。

八月五日，沙卜浪余众屯扎在汪科合大山中，清军进攻时，一部分人被埋伏在右首山梁的藏族兵打死，都司吴顺被击毙。土司韩辉宗等率撒拉族士兵奋力攻压，才将吴顺尸体抢回。七日，沙卜浪部落的人在沙卜浪沟树林中放鸟枪拒敌。这时，百祥、博勒忠阿率领的另外两路清兵也已赶到。三路清兵汇合后，扑至沙卜浪部落所住的村落，向土房中抛掷火球，又有数十名沙卜浪人被烧死或杀死。清军还派人在各沟内搜捕、屠杀藏匿的沙卜浪人，一直追到隆务寺地方，夺获马牛羊 2 万余头

只，并占据四面山梁，在要紧地方安营驻兵，步步紧逼。八月八日至十一日，清军七八千人又分头在附近山沟、密林中搜剿沙卜浪部落的人，在追剿中，一些妇女儿童被逼自杀或被杀而死，沙卜浪部落所居住的五六百间土房全部被烧。全部落约 1 600 人，大部分被杀死，只有少部分零星散窜，各自逃生。头目完木古等恳请大喇嘛诺尔布到清军大营乞降。

八月二十七日，隆务昂索同大喇嘛诺尔布、沙卜浪部落头人完木古、蓝本甲等来到兴奎大营。诺尔布代为表达了畏威悔罪的诚意，表示愿意出具甘结保状，并带领众头目顶经发誓，保证不再滋生事端，兴奎说：“尔等罪孽深重，王法断不能容，今既真心悔罪，可以免你们一死。嗣后若有再犯，必当灭尔全族。”随后亲见诺尔布等顶经发誓毕，方才收兵。

这次征剿，重点打击了沙卜浪族，此外捎带受到打击的还有都受（一作都秀）、完受、加咱、揣咱（即尖扎）、千木勒（又作千布录）、汪什代克等部落，先后斩千余人，夺获牛羊十余万头只。陆续来营请降的大小藏族部落有 40 多个。之后，兴奎又奏准冬季黄河结冰以后在黄河北岸鄂伦布拉克、恰卜恰及助勒盖三处驻官兵 600 名，往来巡查，防止藏族部落踏冰过河，到开春冰化后，再撤回原营。但藏族偷渡黄河的行动并没有从此停止。

长龄驱剿与那彦成整顿

道光二年（1822 年）正月，循化、贵德两厅所属蕴依、双忽（一作双勿）、刚咱等 23 个藏族部落数千人渡过黄河，来到青海湖以南助勒盖（今共和县切吉

草原)和柯柯乌苏(约在今兴海县北)等处居牧。负责巡查的清兵劝其返回原居地,他们拒不迁返。朝廷得报后,令陕甘总督长龄赶赴西宁,妥筹驱剿事宜。二月,长龄调集所属绿营兵8 000余名欲分头驱剿。

三月,清兵前往北迁藏族驻扎处,乘夜袭击,连胜几仗,毙伤及生擒共数百人。四月,刚咱等部向西南败逃,长龄命官兵驰赴托里地方截击,又命副将丁永安率一支官军严守西北方向的隘口,以防藏族部落向西逃逸。五月,长龄亲自率兵到今兴海县一带追剿,刚咱等部落逃向阿尼玛卿雪山一带,长龄派甘肃提督齐慎率兵南追。齐慎先派人侦察到刚咱等族的藏身之地,随即率兵连夜急进,展开攻击。藏族占据险要地形进行抗拒,齐慎指挥清兵攻山,在火炮的掩护下,集中兵力直冲山梁,藏族死伤200余人,噶布古等16人被俘,刚咱族大头目乙木旦阵亡。剩下的藏族各部纷纷请降,被清军押往河南原居地。长龄命令部下入山搜剿数日,又捕杀了一批未及逃远的,便得胜撤兵。

六月,长龄等与蒙古王公联系,鉴于助勒盖、柯柯乌苏一带原是朝廷划给贝勒特里巴勒珠尔等六旗的草原,近来被藏族插帐居牧,“现经大兵将野番剿除净尽”,长龄便令这六旗蒙古族各归原牧。但特里巴勒珠尔等以搬移到青海附近已二十余年,如今人少势孤、无力自卫为由不愿返回,并奏请将青海东南边界黄河沿一带邻近藏族的六旗原牧地“呈出入官”。长龄等又奏准朝廷,助勒盖一带,令察罕诺门汗旗(族内既有蒙古族,也有几个藏族部落)住牧;柯柯乌苏一带,由早年由玉树地区迁至黄河北的阿里克藏族部落住牧。同时责令他们于每年黄河结冰后分段防守。

但就在长龄等凯旋归来，并上奏朝廷声称“青海全境肃清”之后仅两个月，即这年八月，河南刚咱、汪什代克等 10 多个部落、近 2 000 人又陆续移回河北，以上次清兵进剿他们时有察罕诺门汗随同引路为由，寻仇杀掠该旗男女千余人，并在贡额尔盖（约今共和县西）、盐池（今茶卡盐湖）一带插帐住牧。朝廷知道后，召回长龄，以刑部尚书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代理陕甘总督，到青海“查办番案”。

那彦成（1764 ~ 1833 年），字韶九，满州正白旗人，爱写诗，善著文，是个大学问家。嘉庆年间曾任过西宁办事大臣，后又三次出任陕甘总督，对青海少数民族的情况很熟悉。这次奉命“查办番案”，他又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近几年河南藏族过河行抢的人数增多，是因为混入回、汉奸商和贫穷蒙古人的缘故。河南藏族人等一听官兵云集，便纷纷藏进深山，而黄河以北东西千余里，南北数百里，贫谷深山很多，难以搜遍。另外，北移藏族之所以能立住足，是因为内地回汉商贩为他们提供了粮、茶、火药等生活、自卫的必需品。于是，那彦成提出“以防为剿”的策略，他改变以往片面强调武力驱剿的做法，而是从强化蒙藏地区统治秩序入手进行整治。其措施主要是：遍设防兵，严守卡隘，加强督巡；整顿粮茶章程，使“为非不法”和偷渡河北的藏族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粮茶等物；清查河南藏族户口，设立千百户以加强管理；救济扶助蒙古族民众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很快收到实效，到年底，历年陆续移至河北的贵德厅属 16 个部落、循化厅属 11 个部落，近 2 万人又陆续南返故地，社会治安形势也大为好转。但由于河南藏族人众地狭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

到解决，所以只平静了八九年，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河南藏族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北移行动，清朝又派兵驱赶镇压。藏族则仍是“兵至则远匿深山，兵退则复出窥伺”，数任陕甘总督对北移藏族进行“剿办”，均无结果。

咸丰初年，清廷调重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已没有兵力驱剿北迁藏族。与此同时，北移的刚咱（刚察）、汪什代海、千布录、都受、完受、曲加、公洼、拉安等部落（史称“环海八族”）也不断派人向朝廷请求准予移牧，并表示情愿服从管束、承当官差，与蒙古族平安相处。咸丰九年（1859年），清朝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西宁办事大臣福济代表朝廷筹办安置事宜，经征得蒙古族头人的同意，准许刚咱等8个部落在环青海湖地区按划定的地界游牧。至此，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河南藏族北迁行动终于以“环海八族”的形成和准予合法居牧而告结束。从此，青海蒙古族、藏族的分布格局又为之一变。

参考文献

1. 《汉书》卷 69 《赵充国传》、卷 99 《王莽传》
2. 《后汉书》卷 13 《隗嚣传》、卷 24 《马援传》、卷 87 《西羌传》
3. 《三国志》卷 16 《苏则传》、卷 26 《郭淮传》、卷 44 《姜维传》
4. 《晋书》卷 126 《秃发 傁檀载记》、卷 125 《乞伏炽磐载记》
5. 《周书》卷 28 《史宁传》、卷 50 《吐谷浑传》
6. 《隋书》卷 3 《炀帝本纪》、卷 60 《段文振传》、卷 63 《元寿传》、卷 63 《杨义臣传》、卷 64 《张定和传》、卷 83 《吐谷浑传》
7. 《旧唐书》卷 67 《李靖传》、卷 69 《侯君集传》、卷 83 《薛仁贵传》、卷 103 《王忠嗣传》、卷 104 《哥舒翰传》、卷 196 《吐蕃传》
8. 《新唐书》卷 93 《李靖传》、卷 94 《侯君集传》、卷 110 《薛仁贵传》、卷 133 《王忠嗣传》、卷 135 《哥舒翰传》、卷 216 《吐蕃传》
9. 《宋史》卷 328 《王厚传》、卷 332 《孙路传》、卷 335 《种朴传》、卷 350 《王贍传》、卷 486 《夏国传》、卷 492 《吐蕃传》
10. 《金史》卷 91 《移剌成传附结什角传》、卷 96 《粘割斡特剌传》
11. 《明史》卷 156 《李英传》、卷 239 《达云传》、卷 330

《西域二》、卷 330 《西域三》

12. 《明实录》，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2 年影印本
13. 《清史稿》卷 295 《年羹尧传》、卷 296 《岳钟琪传》
14.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15. (清) 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16. 《清实录》，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
17. (清)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
18. (清) 那彦成著、宋挺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9. (清) 长白文孚著、魏明章标注：《青海事宜节略》，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0.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1. 祝启源：《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权》，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22.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3. 王昱主编：《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上、下），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1989 年版
24. 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25. 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6. 李智信著：《青海古城考辩》，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27. 青海省文化厅编制：《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 年版
28.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军事志》，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29. 谢全堂：《试论唐蕃大非川之战》，《青海社会科学》1991 年第 4 期

-
30. 王子贞：《石城山方台探古》，《青海地方史志研究》1984年第2期
 31. 秦裕江：《吐屈真川与贺真城在哪里》，《青海地名》1996年第1期
 32. 赵宗福著：《青海历史人物传》，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3. 哲仓·才让辑编：《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4. 赖新元主编：《中国通史》（第16册），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